

民主台灣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出版

1987年6月20日 41期



目錄

評論

- 2 社論：迎接海內外大交流……………本刊
3 擇惡固執的對台政策……………鄧愛K

學生世界

- 4 八〇年代台灣學生的反叛……………林中
7 告台灣知識青年……………台大自由之愛

台灣原住民

- 13 來自地底的控制……………排灣族莫那能
15 強烈抗議國民黨政府濫挖原住民祖墳共同申明……………

社會環境

- 9 台灣社會運動的省思……………劉一德
17 台灣組曲……………阿毛
19 期待一個完整的勞工運動……………姚國建
21 談跨國公司的公害輸出……………張台麗
25 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一個初步的考察……………李榮武
66 天堂之旅……………廖莫白

探討中國

- 48 「何維凌：中國的改革：過去、現在與將來」演講記錄……………李佩佩
51 迴響一：簡評何維凌的演講……………何索

認識世界

- 52 菲律賓又要到攤牌時刻？……………張健光
53 美國民間的人權運動——中美洲難民庇護運動的成長與挑戰……………程達文編寫
64 美國的另一種控制……………蔡三郎
65 家沒人？人沒家？……………嘉嘉
66 極權政權的頭痛時間……………林仁傑

民主青年

- 58 民主的前途……………李達 編譯



迎接海內外的大交流

又到了暑期。每年這個時期，是海外各團體舉辦夏令營等群眾性集會的時期，也是台灣從事反對運動人士，出國與海外交流的好時機。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也訂七月二日至五日於芝加哥舉辦夏令營。我們着重邀請了在台從事社會運動人士與會，歡迎各方朋友參加。

海內外的交流，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產生了重大貢獻。海外同鄉用捐款、輿論聲援、訊息提供、遊說美國政要等方式來支援台灣民主運動，對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在人力、財力、士氣鼓舞、制衡國民黨的壓迫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因而重視海外這個資源、出國絡繹不絕。

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台灣民主運動人士不僅得到了物質性的、有形的支援，還承受了美國民主政治的理念與社會價值觀念。透過這種交流、美國式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意識便潛移默化地移位到台灣，從而塑造了台灣反對運動的體質。

美國的民主政治有很多值得吾人學習之處，相對於國民黨的統治、美國的民主政治往往也成為吾人追求的。然而，美國的民主文化與社會意識在促進台灣民主化固然發揮了正面作用，但美國的民主政治也有許多問題，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態度。衆所周知，美國政府長年以來支持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權。這對美國一貫標榜的民主政治而言是一大諷刺。美國政府這種自我矛盾的態度是值得吾人重視與深思的。但這不是本文所要着重分析的。在這裏我們只要指出，在海內外交流中要注意美國政治文化與社會意識無形的移植。

就我們的考察，台灣民主人士很少警覺美國民主政治背後的文化意識底層移植問題，由於缺乏這方面的認識（有的甚或崇拜這種文化意識），產生了台灣民主運動有別於其他國家反抗運動的一個獨有的現象：即台灣的民主運動對既存體制批判力的欠缺。對內，台灣民主運動因缺少社會批判力，反國民黨而不反社會制度，使得運動長期停留在政治層面，不易擴展其群眾基礎，甚至無法領導自發的已經瓜熟蒂落的各種社會力量。對外，台灣民主運動對既有的國際秩序也缺少批判力，主要地追隨國民黨在國際關係扮演的角色，極力爭寵於美國政權，充當美帝國主義在世界佈局上的棋子。

我們指出這個海內外交流所引發的文化意識移植問題，並不是據以反對海內外交流。相反地，我們肯定交流的意義、主張交流應更全面的開展。近幾年來，支援會也積極推動這種交流，即以行動說明了我們的肯定的態度。但我們認為，在肯定之餘，還要注意這種副作用。文化、意識方面的影響總是較間接、較長期的，其利或弊不易立即看出。但其影響卻是相當根本的，一旦影響成形，補救是很不容易。

台灣民主運動的弱質是有目共睹的現象，已引起許多政論家、學者或民主運動人士的檢討。這種弱質的形成，相當程度受到上述文化意識移植的影響。

台灣民主運動是無數民主鬥士以生命血汗耕耘出來的，受到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期待。珍惜鬥士的心血，更珍惜民衆的期待，民主運動宜儘速增強體質。在進行海內外交流時，就須格外注意這種影響。

我們呼籲海外各關心台灣團體在支援台灣民主運動，在進行內外交流之際，要自覺地避免或減少這種副作用。缺少這種自覺，將會對台灣社會造成不利影響，成了好心辦壞事的結果。

擇惡固執的對台政策

鄧愛K

五月初，鄧小平在會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時，重申中國在完成「統一大業」問題上，主要寄希望於台灣當局。鄧小平雖然也提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按其談話上下文看來，着重點是在台灣當局。所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只是聊備一格而已。不久，鄧小平主要助手楊尚昆來美訪問，更明確地表達和談的主要對象將是國民黨當局。

鄧小平、楊尚昆的談話，是民進黨成立之後首度公開表達對台政策，值得注意。民進黨的成立，中共相當震驚。因為多年來中共對台政策，有個基本假設，即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不相信台灣人民與國民黨鬥爭能勝利。台灣人民要求民主的洪流，衝潰了國民黨黨禁的堤防，這是中共事先所預料不到的。因此，在民進黨成立了半年以來，中共對民進黨的態度一直曖昧不明，這顯然是因為事情來得「突然」，不知如何反應。如今，過了半年的研究，曖昧終於轉為明確，「處變不驚」。

鄧、楊的談話也澄清了近兩

年來的一個爭論。早期，中共的對台政策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大約在兩年前，對台政策出現了小變奏：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一字之差，引起了一場小爭論。有人從這個一字之差，認定中共對台政策行將改變。面對著台灣人民力量的日漸茁壯，面對著海外多少關心台灣人士對其舊對台政策的抨擊，這些人認為中共或許從善如流。鄧、楊的談話證明中共在對台政策上是不可能「從善如流」的。

中共的「擇惡固執」勢將激起關心台灣前途且站在人民立場人士的反感，造成台灣人民對中共更大程度的對立。台灣人民與中共的對立，使得國民黨坐收漁翁之利，更加有恃無恐地統治台灣，與中國對抗。

中共是個容觀存在的龐然大物，對台灣前途有不能忽視的影響力。與中共的錯誤政策鬥爭，將有利於台灣人民的進步運動。這是海外無數關心台灣正義人士

前往北京討論台灣問題的主要意義。這些人多年來默默地努力，不能說是毫無作用。在北京的一些從事台灣問題人士；他們對台灣現狀的了解已經較為深入，不少人私下也承認中共對台政策的錯誤。然而，大量的事實，包括最近鄧、楊的談話，告訴我們這種到北京據理力爭是不夠的。現實的政治常常是不講理的，而是依據利益與力量來行事的。任何政策，一定嘉惠某一群人，剝削了另一群人。目前的對台政策，將嘉惠與國民黨統治階級以及與國民黨統治階級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而不利於廣大與國民黨爭民主的台灣人民。與國民黨統治集團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必然千方百計地維持舊有的對台政策。這將是改變中共對台政策最大的阻力來源。

改造中共錯誤的對台政策既不能只訴之於理，就只有訴之於力。只有在台灣人民力量更進一步的壯大，鄧小平才有可能認錯。要到北京去據理力爭，不如先致力於台灣的民主運動。

林中

八〇年代

台灣學生的反叛

編者按：在六〇年代，曾經是社會反抗運動主角之一的學生運動，在經過十餘年的沉寂後，於八六年下半年開始，又紛紛在世界各地再度出現：在南韓、中國大陸、法國、墨西哥、西班牙等地，我們皆可看到成千上萬的年輕學生，在城市的街頭示威抗議。

而台灣呢？我們也看到一些台灣的大學學生自八〇年代初期起，也開始在校園中，試圖突破種種校方、黨部的思想、政治的禁束，為自己的角色尋求一新的定位。台大普選事件，教育部門口抗議事件，李文忠事件、「自由之愛」……等活動，皆表現出他們的新生活力。這股新生力量，它發展的可能性如何呢？它可能遇到的問題又在那裏？林中先生為我們提供一份深刻的對台灣學生反抗的分析；另外我們也選登台大「自由之愛」的「告台灣知識青年」一文，作為相應。

甲、台灣學生反叛的背景

從戰後至六〇年代末期，這二十餘年期間，台灣的社會典型特徵是以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的一個「成長聯盟」(Pro-Growth Alliance)，所謂鐵板一塊的「現代化理論」或是「經濟奇蹟」是對這一個時代的回答。然而，在體制的再生產過程中，提供剝削剩餘價值的溫馴農民和大量不成熟的勞工，顯然在社會形成(Social Formation)中承受著長工時、低工資，甚至「家庭即工廠」式的自我剝削。城市中人口大量凝聚——包括就業、遊學等，區域的發展在受到資本主義、理性崇拜的科技官僚的策劃下，構成一幅擁擠，沒有人性的空間圖像。然而，鄉村之中，人口大量外流，以及加工業的滲透，形成一種斑駁、落後和突兀的景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一種民粹式的鄉愁喚起了在政治鬥爭上敗退下來的大學生，一九七二年社服運動嘗試鄉土主義式的回歸，「到民間去」，一個偉大使命，最後卻因物質基礎的缺乏，加上救國團的介入而未竟其功，畢竟「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的力量加以摧毀」，任何唯心式的贖罪回歸，對於現實社會的實踐，是毫無任何助益的。

七〇年代的台灣經濟成長，隨著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的爆發而中斷，加上美國、中共的建交，使得國民黨的內外矛盾頓時湧現。雖然當局嘗試透過十項建設公共工程來帶動基層建設(Infrastructure)，並做為過渡時期刺激投資成長的可能，然而長期以來國家機器的介入和干預，以及壟斷上游石化原料等生產部門，事實上已經與台灣獨特的大量中小製造商，白領企業家以及握有大量資本的民間企業之間，產生不能統一的矛盾。另外政治上，國民黨金字塔型的威權體制，造成由下而上的參與形式受阻，大批台灣精英缺乏政治出口；而在文化上，現代主義雖然早期反對反共八股文學，為台灣文化學域注入一股暖流後，卻逐漸為官方意識形態所吸納，逐漸淪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打擊鄉土主義。在如此歷史背景下，「黨外」的興起代表台灣新興的政治團體，要求政治資源再分配，揉和了早期台灣士紳，新興的中智階級以及地方政治山

頭的民間勢力，代表了台灣一個新的歷史時勢(Historical Conjunction)和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進入八〇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並未消褪，尤其是面臨重要貿易國美國日益增強的保護主義，外貿形勢日益吃緊。七〇年代末的基層建設原本是為「工業轉型」而設計，希望改變過去勞力密集為主的工業，改以技術、資本密集的發展。然而根本產業結構的未能改變，石化原料上游仍舊壟斷未能開放，致使十項建設只能淪為台灣非正式經濟部門(Informal Sector)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的硬體建設，中小企業面對逐漸不利的貿易條件(包括新台幣升值等)，開始大量依賴非正式經濟部門，包括一些邊緣資本(Marginal Capital)的大量介入，山地勞工、女工、童工等投入勞力市場，以及地下營業，改變台灣的就業結構，卻進一步延緩了中小企業的崩潰，社會秩序的瓦解。政治上，「黨外」的反對運動結構上的弱質，無法有效整合一切資源，並改變本身泛政治化(選舉本位)的面貌，逐漸在商品消費市場中喪失、異化。文化上，都市中西式文化的現代主義取向，使人在物質消費上自我疏離，麥當勞系速食文化以及全球性資本的商業圖像正象徵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上的介入。人們在都市擁擠的空間中，逐漸嘗試要尋找失去的伊甸園，濃郁的鄉愁在現在一切商品化的「鄉土主義式」的電影、藝術、音樂，來安慰那些現代枯寂的心靈，卻也延緩了反叛的爆發，為現政權的國家統治機器扮演再結構的功能。「在過去時代中進步性的思想，逐漸地走向自己的對立面。」這正是今天台灣知識勞動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寫照。

台灣的學生反叛便是在一大堆挫折和冷漠的虛偽中逐漸湧現。面對日據時代激進反叛傳統的切斷，台灣校園在過去的年代中，除了保釣運動掀起微波外，事實上是一片空白。我們儘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道德上的譴責，但這並不能導致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事實上，今天的台灣學生反叛運動，決不能教條主義式地提出任何僵化的鬥爭模式，或只是抽象地、任意地為他們尋求歷史定位；而應該是每個社會實踐必然由各別社會的特殊傳統以及鬥爭形勢來決定，因此它的基礎在於對每個社會內部衝突鬥爭

條件的準確認識。

乙、「自由之愛」

那麼台灣校園內的社會時勢是甚麼？當然校園時勢必須與大社會時勢是休戚相關的。基本上台灣社會在近年來有兩個客觀的事實，第一：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內部社會鬥爭的激進化，包括在國際分工中，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部份，台灣在承擔勞力以及污染過程中，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第二：台灣統治機器內部因矛盾而鬆動、技術官僚在廣泛決策中逐漸吸納社會買辦，而慢慢取代過去習於政治鬥爭的老一代政客以及綠領軍人階級，因此爆發權力上鬥爭。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過去兩三年內，大規模而零星的由下往上自力救濟式社會運動的興起，無疑地，在「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社會中極有可能成為燎原烈焰的星星之火。

「自由之愛」便是台灣大社會中鬆動的社運中的一支。它承續五、六年來台大自發性的「普選」要求，以及自由主義式的權利呼喚，和人文主義式的社會關懷；要求打破校園藩籬，而積極從自身最鄰近土地——校園中做起，切斷做為社會體制再生產結構的一環，進一步參與社會、改變社會。

對於自由之愛，或許可以相當程度地承認它的進步性，儘管它仍舊只是停留在一個「解釋世界」的階段，儘管它只是指出一個「沒有彼岸理想」的虛無傾向，儘管它有許許多多值得填充補實的基礎，但是任何以一個僵化模式框架做為批判標準的教條主義式譴責，事實上是無法放入台灣的歷史過程中做任何分析。因此，所謂「韓國模式」或是「第三世界模式」學運的類比，基本上是犯了時代錯亂的倒置——不論來自善意或是惡意的類比——畢竟「第三世界」不是鐵板一塊，社會實踐是不應該脫離社會脈絡和歷史時勢的。也因此，任何所謂自由之愛屬於體制內或體制外抗爭，都是無意義的爭辯。「和平時期的鬥爭」，這正是千古的教誨。今天台灣的學生反叛的意義，正是在任何有利的地位上，從事曝露的工作，曝露統治者的虛妄性，曝露台

灣國家資本主義下資本邏輯的發展跟控制，曝露國家意識形態機器霸權文化的買辦性，以及政治控制上壟斷性。在這個前提下，反抗者決不能拘泥於形式主義式的教條，而忘卻了抗爭的本質。

儘管我們同意自由之愛在迂迴的抗爭過程中，為了爭取活動空間所做策略上的「轉進」，但是仍然有些問題，是自由之愛的成員所應該注意的：第一，如何取得活動空間的連續性，從普選事件以來，零零星星的反抗事件在過去幾年中，以「事件化」的姿態出現，其中「李文忠」事件絕食抗議為這種斷代的「事件化」理論詮釋的顯峰，儘管事件激進化做法，在曝露台大當局統治者心態上極為有利，但畢竟不能累積任何有利資源，而無法構成一個能動的傳統。「大新停社事件」原本也只是一個突發抗議事件，只是宣言式的反叛，一直到自由之愛組織的成立。但是，這個危機下的產物，在面臨危機即將消失，大新即將復社的同時，是否也意味著自由之愛的結束？是否意味著抗爭經驗累積的不可能？第二，相應於過去，大規模的各校反叛事件的發生，做為中樞性運動核心的台大，如何與各個歷史條件，時勢不同的其他校園，形成一個有力的聯盟，進一步曝露國民黨的統治神話的虛偽性？其中尤其是在經驗交換上，如何轉化不同條件下的經驗？第三，做為一個反叛團體，必須在實踐中串連(a)校園集體消費需要；(b)校園社區文化；(c)校園民主自治的三個目的。它必須自我意識到自己正從事一個校園社會運動，並且必須透過有組織的運作，與社會中的媒體、專業人才、政治團體結合起來。然而，自由之愛對於這些目的，還是處在模糊的階段。或許創造一個社會運動的典範是困難的，但自由之愛卻有過去所沒有的有利條件，這應該是自由之愛的成員所要意識到的。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戰後到六〇年代經濟發展，導致農村的頹敗，才有一九七二年鄉愁式的社服運動；而處於八〇年代社經架構的今天，技術官僚的權力集中，勞動市場內部解體與剝削兩個相對立的過程。庸俗而商品化的鄉土主義等，正是給予從事知識勞動的校園青年，一個再思考，再出發的時刻。因此，自由之愛此時爆發，也正是顯示著一個校園藩籬的打破，以及社會實踐的新的開始！

告台灣知識青年—— 台大自由之愛



各位台灣的知識青年朋友們：

我們，戰後出生的知識青年，處於八〇年代後期台灣歷史的變遷契機，正面臨著嚴肅的考驗與抉擇；我們或者躍入歷史成為真誠的社會實踐力量，或者，淪為時代的泡沫殘渣，坐待後代歷史加諸我們的審判。

■歷史的課題

在國內外環境的制約下，台灣有著變異的政經結構與社會體質。做為社會良心的大學與知識社群，也因而喪失其本然的批判性格與理想色彩。世俗與功利取代了實踐的熱情，繁華富足的背後隱含的是一個虛妄不義的物化社會。然而我們仍有所期望於新生代知識份子。因為基於對其社會屬性的體認，我們相信在真切的反省與實踐中，蘊含著改造既存政經結構與社會體質的可能性。所以，在五月四

日這個歷史時刻，我們誠摯地向全台灣的知識青年們呼籲：讓我們共同溶入校園改革的行列中，以成熟的學生運動解放學院的創造力，護衛大學的獨立自主；讓我們踏入民間，體觸社會的脈動，致力社會改造的巨大工程，建構新的社會正義。

■政經結構與社會體質下的大學

在國際兩極的政治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束縛下，台灣的政經結構早已失卻自發的動力與自主的運作，再加上「政黨——國家」型態的霸權支配，民間社會的活潑生氣不但無由健全的多元發展，甚至型塑為功利世俗的價值取向。

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政經結構與一元僵化的社會體質，就是今日台灣真實的寫照。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固然提供了財富與資本的累積以

及生產與再生產的物質條件，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但是這種成長卻是建立在對勤奮剝良的小農、勞工群眾等結構劣勢者的剝削與抑制。然而，隨著當前國際政經秩序的蛻變，台灣已出現成長的瓶頸危機，新生社會力與既成政經結構，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隨之日益地擴大、突顯。再者，一元僵化社會所供奉的物化價值，不但強化商品功利動機與科技宰割型式，更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細節，成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相待倫理。

今天的大學，在上述政經結構與社會體質的餵養下，扮演的是一個現行體制再生產的機制；被扭曲的大學與知識社群，可以說，幾乎就是一個利益導向的職業訓練所，與意識型態控制下的官僚養成所。再者，規範學院的大學法規，與操弄校園倫理的行政官僚，諸般戕害學術獨立與大學自主，一再剝奪教授治校與學生自治的應有權利。在這種層層束縛下，我們如何能期待大學與知識社群展現批判性格與理想色彩，並做為社會永恆的良知與改造的判準？

■知識青年與新社會正義

展望台灣未來的發展，我們曾一再思索：什麼是建構社會正義的積極力量？

我們認為，必須透悉知識青年的社會實踐與大學的徹底改造，才可能提供新社會正義結構得以萌生的土壤。這種信念，尤其當我們對司法與輿論的公正性極度懷疑時，更加地強化。因為相較之下，知識青年的理想性格與實踐動力比偏差的司法與輿論更不易依附於國家機關與政黨機要的利益束縛，而能從社會整體的利益來考量行動的意義，而這正是我們社會最該珍視的可貴資源。做為知識青年的我們，絕不該妄自菲薄，而應透過思考與實踐的相互辯證，提昇個人與整體的前進動力。

台灣的知識青年朋友們，當我們認識到既存政經結構與社會體質的乖謬，與自身做為一個知識群體所具有的特殊屬性，就必須彰顯這個群體背負的社會改造使命，而我們強調知識青年的良知與使命，並不在誇大道德情操或原罪意識，而是就其社會角色，強調知識份子所應發揮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

良知召喚理想，理想則須投注於具體生活境界的實踐。否則，空洞理想的吶喊，或浪漫情緒的反叛，永遠都是歷史的泡沫。然而，我們的實踐領域在那裏？——就在校園與社會。就現今校園改革來說，實踐的企圖，在反抗政治力量扼殺學術的自主發展、父權意識支配學生的學習活動；使學術的積極力量，能夠凝視歷史的困局；使學生在自由的啓蒙空間，獲得真正的學習，仔細反芻理論與學術的辯證活動。學生的社會實踐，不僅是體認自身為社會的一部分，對反抗各種把制形式的參與解放，同時也在學習民間社會的智慧（這包括議題知識，生命哲學，行動限制與選擇，資源動員方式等；）甚至在參與過程中進一步知悉社會實情，作為自身的啓蒙與批判能力的提昇。更具意義的是，對學生實踐主體來說，這是意識與理想深刻化與具體化的過程。校園實踐與社會實踐交互進行，社會議題引進改革目標逐步達成而啓蒙空間漸次擴大的校園，影響潛在實踐主體，一方面擴大校園改革動員幅度，另一方面結集更多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共同納入於歷史激盪的新生洪流中。

從此我們掌握學生實踐的意涵。就實踐的外部效果而言，在校園，我們必然了解重建具有真誠活潑，自發創造的學術活動，秉持懷疑批判的人文精神和實質的溝通條件的大學，對台灣歷史前途的重要性。在社會，學生雖有很多的行動侷限（能力、資源、角色等），但其理想性格對反抗支配結構，具有一定的「激勵」與「催化」作用。就實踐的主體意義來說，在實踐過程深刻化與具體化了的理想，和對歷史社會的真實感情，保障其不在離開學生生涯面臨經濟壓力時即遇到理想動力的失無和意識的斷裂。

因此，我們對所有台灣知識青年要作出最誠摯的呼籲：我們希望各位親愛的知識青年朋友們，從價值虛無、保守畏縮的校園生活中清醒過來，把無奈與冷漠趕出實踐的心裏，共同改造不義的政經結構與社會體質，落實大學的理念與新社會正義結構！

台大自由之愛 敬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

台灣社運的省思

劉一德

編者按：劉一德先生，數年前「台大普選事件」的領導人物之一，在經過二年兵役後，又回到社會重新投入運動事業。

「台灣社運的省思」一文，原刊於「新台灣」，第廿一期；這是劉君在從事、觀察台灣社運後的一些反省。由此文，我們多少也可看到台灣更新一代的從事運動者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劉君的文章，也向我們揭示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台灣社會運動的定位問題。「民主台灣」下一期的專題是「台灣社會運動」，歡迎對這方面有興趣、有心得的朋友投稿，大家交流看法及意見。

政治活動之外的街頭抗議運動，在台灣的歷史大概還不滿五年。

四年前的二重疏洪道被迫遷居民的抗議行動算是第一宗較大的例子。四年來，接續有了或大或小的抗議運動，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數以千計的鹿港反杜邦運動，數以百計的新竹玻璃公司工人接管工廠運動，也有如最近東港漁會人頭冒貸案受害人抗議。受害者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在強勢團體和政府聯合的淫威下噤若寒蟬，自認倒楣。

不過，這是不是說，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開始出現曙光了呢？答案並不樂觀。

以今年較著名的街頭運動來看，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司法改造運動、反對制訂國安法運動，這三

項運動都是政治性的；不但目標屬於政治性，發起者和參與者也都以民進黨員為主。有人較不客氣的批評：「再辦十個名稱不同的街頭抗議也沒有用。參加的都是那些老面孔，連拍照存證的特務都是！」

■民進黨員運動主力

其它幾個看似與政治活動較不相干的街頭行動，也幾乎全是由民進黨知名人士發起或支持的；如返鄉省親運動、反公害及社區運動、政論雜誌新聞自由運動。這些運動目前其實仍處於「桌上作業」（討論開會）階段。至於進入「街上作業」的，事

實上都是當地居民為捍衛產業所作的最後一搏。如李長榮化工事件、嘉義新港工業區事件，都是因生存權被迫在眉梢才不得不動，民進黨只是給予文字上的配合，或是陪著「壯膽」。民進黨人之所以介入這類政治的議題，是想用介於「服務」與「抗議」之間的方式，來尋求政治資源的成長。

另外還有一種抗議運動的類型，雖不是由檯面上「那一小群」民進黨員發起，卻是由社會上各角落的「民進黨支持者」所帶動。

例如，北區大專院校自由派學生聯合會，便是一些素來即強烈支持民進黨的學生所醞釀。又如大台北計程車司機聯誼會所組織的「自由工會運動」。幹部們也多半是民進黨候選人的座上常客。宜蘭蘇澳的反火力發電廠運動則由當地民進黨人炒熱。這些學生、司機、住民的「覺醒」，與其說是導因於自己的生活空間受困，不如說是因為長期浸潤於黨外的反抗意識而造成。因此，不管是北區大學生、司機聯誼會、蘇澳居民，我們都可以看見他們以一小群人試圖帶動四週一大堆被動者的困境。

對於前述這些五花八門的抗議運動，有不少人認為，這無疑是「台灣最大規模改革時代的來臨」。「新新聞週刊」在第二期一篇「一九八七·九大運動」的文章裏指出：「整個台灣可以說處處都可見到政治與社會運動在發生，一九八七年會是台灣的反體制運動年。」又說：「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接踵不絕，對應的是執政黨感受到時代的驅迫，也陸續接二連三地解除以往的各種禁令與限制。台灣已到了四十年來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改革時代。」

但正如前面所描述，現階段的政治性及社會性抗議運動，雖然在表面上比起四、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且數量和種類都相當可觀，然而，卻存在更大的瓶頸。

■政治運動已遇瓶頸

一、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

一般認為政治反對運動必須要有足夠的社會運動才能壯大；而未開放（或半開放）社會則必須先有政治改革運動放為前鋒，社會運動才能跟進。

如果這個論點正確的話，那麼台灣目前的問題

是，政治運動者大多不太願意走出政治活動的範圍，寧願留在選舉、辦雜誌、政治訴求的世界裏，享受選票和掌聲。

而少數有心跨入社會運動範疇，為政治反對運動紮根、佈樁的人，卻又沒有較高層次的社會鬥爭理論指導，也沒有較成熟的組織、行政技巧。即使有，也缺乏「同志」的人力的力支援。只能以他們習自黨外的那套「抗議不妥協精神」，一招半式闖江湖，介入不同形式的社會抗議行動。

另一方面，連萌芽階段都談不上的社會運動，也無法產生一批具有政治認識的草根領袖，無法使政治反對運動加入源源不斷的生力軍。所以，我們看到的政治性街頭抗議，就老是那一群熟面孔，而且老是跟選舉有關的那一群。

簡單地說，台灣社會運動在短期內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政治人物走不下來。社會運動走不上去，兩者之間還有一道很深的鴻溝。眼睜睜看著這種現象繼續存在，卻說什麼「最大規模改革時代來臨」，也未免膨脹得太厲害了。

二、支離破碎的社會運動：

五年來所發生大大小小的抗議運動已不下百起，我們不難從中發現它們幾乎全都是些「受害者」或「預期受害者」的行動，而不是一種基於族群、階級、生活共同體的長遠幸福，所建構出來的社會運動。

「受害者運動」和族群運動雖然都可以歸類於「社會運動」，但是兩者在發展上有很大的差別。

■受害人運動難持久

「受害人運動」是，只要引起損害的目標和政策結束，或者由政府堅持實行，就很容易會煙消霧散，不了了之。例如杜邦公司決定撤銷原計劃，鹿港居民的環保運動就停止了。當年群情激憤、怒不可遏的二重疏洪道居民抗議運動，雖然喧擾多年毫不妥協，可是等到國民黨政府堅持以「公權暴力」強制執行以後，整個抗議運動的受害人也只好含恨默歎，沉冤寤底。其它大大小小的抗議也莫不如此；只要政府「妥協」或「堅持」，做了明確答覆，運動就消聲匿跡。

這一來，那些誤以為「受害人運動」就等於「社會運動」的民進黨人，就變成像吳剛伐桂一樣。這邊出事跑這邊，那邊出事跑那邊，到處去當領隊、到處去當打手。到頭來，除了被害人的一聲「謝謝」，此外什麼也沒有發展出來。

其實，社會運動的骨幹應該是植基於族群、階級、或生活共同體的運動才對。這種社會運動才能有中、長程目標，有發展成政治勢力的必然性，也才能真正改造社會和經濟結構，造成根本的進步。理由很簡單，每個族群、階級、生活共同體，都有著千、百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期待，而不至於剎那時間煙消雲散。

■ 族群運動有待強化

台灣的「族群運動」策略來看包括：原住民族自救運動、台灣大多數決運動、勞工團結運動、學生自治運動。除了這四項大有可為的大規模運動之外，還有低薪眷村同胞、農民、漁船船員、主婦消費聯盟，也都可以變成相當強而有力的團體。未來的台灣假如能在這幾大社會力量的民主運作之下決定去向，何患乎不能成為真正的人間天堂？

事實上，前述的「台灣大多數決運動」，很早就已經萌芽發展，目前也已經成為政治反對運動裏面的一股極重要的力量。不過這個重要的運動目前至少在島內仍未發展成較嚴密而一致的理念和組織。持有「台灣人意識」的也有許多並未去探索台灣族群族深層結構的問題。因此，「台灣大多數決運動」到底要成為一個傾以「台灣人掌權」為目標的政治性運動，還是要成為一個涵義更廣的社會整合運動，目前仍然相當模糊。

目前許多人將「被害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畫了等號，固然是一種錯誤，但這並不是說五年來的被害人運動就一無是處。至少，這種零碎的抗議活動已經教育了許多沉默大眾：強權是可以挑戰的，示威抗議是基本人權。有了這種普遍的觀念，將來要進行大規模的抗爭自然會容易許多。在這方面，分布於南北各地的幾位永不疲倦的民進黨社會運動支持者，已經在民間留下很好的風評，也為民進黨和求助無門的民衆搭起橋樑，他們的作為實在值得尊敬。

不過，這些值得尊敬的運動者，面對著社會運動支離破碎的事實，是否也應該更謙虛地共同來檢討和思考呢？

稿約 — 這-是-您-的-刊-物 — 稿約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是您的刊物，是所有關心台灣、贊成民主者共同的刊物，而不是作者、編者少數人的。我們最大的目標，不單是在林林總總的海外刊物中增加一份可讀性高，富有知識與資料的刊物而已。我們更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為一個橋樑，溝通不同的意見，增加對台灣的關懷與認識。讓我們知道，有共同理想的人到處都有，而且愈來愈多。讓有心人士不覺孤立無力，在海外或回國能為我們的故鄉，為社會正義而努力。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您的來稿，或來信討論、批評、或捐款、介紹朋友。我們題材很廣、只要跟台灣有些關係。方式不拘，專文，隨感，漫畫，文藝等等都行。我們力求包容性大，只要不流於謾罵或不實，各種意見立場都歡迎。當然，我們會有開放

而慎重的審稿，以向讀者負責。代表我們意見的，將以本刊，本會與編者按語表達。長度亦不限，但最好在一萬字以下（這是篇幅所限），過長者請先與編者聯絡。

請橫寫。我們有稿紙備索。我們很窮，暫時發不出稿酬，但可以贈送五本給您的朋友（來稿請同時開列名單）。

關心台灣，提倡民主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但一些嚴峻的事實，特別陳文成事件的先例，使大家都很小。我們對來稿來信，都將絕對保密。歡迎筆名聯絡，但請附上通信住址與電話。

來稿與信寄到：「民主台灣」編輯部

O S D M 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台灣原住民的心聲

編者按：「來自地底的控訴」，與「抗議濫挖原住民祖墳共同申明」，乃台灣的原住民，在他／她們艱辛的生存掙扎中，再度遭受打擊後的再度控訴。這次新的打擊是什麼？是南投東埔布農族人的祖墳在三月初給挖了。而且由於挖毀行動布農族人事先並不知道，因此十幾座墳的屍骨也給任意拋散在露天四處達數天之久；而且布農族人把屍骨用塑膠帶包起之後，也不知道該再將之埋在何處。

為什麼要挖墳呢？原來是南投縣政府與信義鄉公所在八六年自行將布農族祖墳區一帶，編劃為「東埔風景特定區觀光旅社區」，而認為這些布農族祖墳妨礙「觀瞻及發展」，而後由包商著手行動、清除。

這是怎樣的一種現象啊！這是縣政府及包商赤裸裸的暴力的表現。不尊重當地居民意見，一道行政命令即算一切；這是對民意的暴力。不通知居民，直接去掘墳，屍骨四散而無人理會，這是濫用權力、濫用科技出來的暴力，不尊重原住民的傳統、風俗，用力量摧殘，這是文化上的暴力。由整件事來看，政府、包商聯在一起，做事是有效率，但這只是暴力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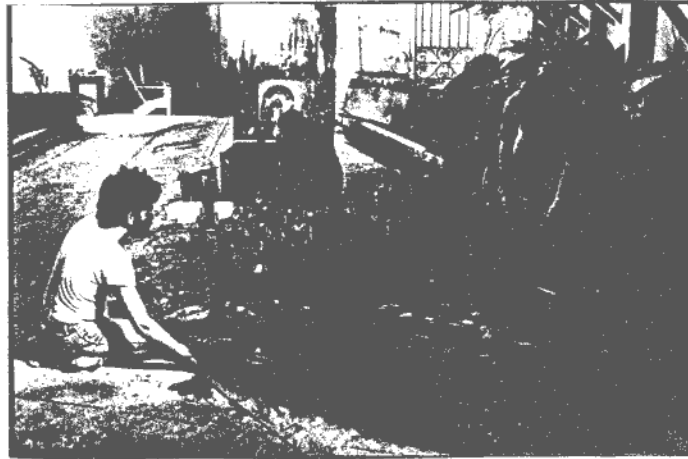
濫用權力，加上金錢萬歲，加上低視原住民的心態，完成了這次暴力掘墳事件。而這次行動的目的，主要是來開發「觀光區」，而我們很清楚的知道，開發出來的觀光區絕輪不到原住民來「觀光」，反而是他／她們生存空間的消失。還不用說什麼「死無葬身之地」，連活著都沒地可居了。

原住民也是人，也應有人起碼的尊嚴，在現代國家形式的社會中，他們也是國民，也應有每一個國民應有的權利。由於台灣政治的情況，及經濟的運作，近幾十年來已使得大量原住民沉淪到「非人」、「非國民」身份。而台灣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不但濫用其政治權力，而且還幫助社會的經濟運作，共同壓榨原住民。這是怎樣的暴行！

我們譴責它！

來自地底的控訴

排灣族-莫那能



時間不再給我
我走向世紀之門
在這終站與起點
我卸下包括愛、恨、悲、歡之一切
通過大門
是無悔無爭的世界
在這裏我看見幾百年來
相繼來到的祖先
這個家是被尊奉的
永不遷徙的安息之地

那一天
突然地那一群東西
用十字鎊敲開我們的家
將我們的屍骨挖出
灑落在地面
天啊！

這是什麼樣的劫難？！
什麼樣的懲罰？！
我們哀嚎、哭泣、呼喚
孩子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
御喚來野鼠和烏鴉
滾開吧！
太陽！
你不去溫暖在陰暗角落裏顫抖的子民
御來曝曬我們被支離的屍骨
滾開吧！
野鼠和烏鴉！
難道連你們都還要增加我們的苦難
終於第五天
孩子你們來了！
告訴我們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回答說：
我們妨礙風景區之觀瞻及地方繁榮
神啊！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樣的理由？

在我們的土地上
是他們妨礙了我們的安寧
還是我們礙了他們的觀瞻
孩子們！
你們的眼淚、昏厥
換得回我們被污辱的神聖戒律？

孩子們！當我們到另外一個世界
一個本來與世無爭的世界
對人世已無從煩心
然而今天
被十字鎬挖出、凌辱
我們的世界不再安寧
所有在這土地上的人們有義務聽
我們來自地底的控訴：
從開始
我們是快樂、榮耀的
曾幾何時
從海那一端一批批飛來貪得無厭的禿鷹
讓我們一步步退向山林
幸福啊！
歡笑啊！
尊嚴啊！
漸漸離我們遠去
剩下的只是
最後的懸崖
貧窮啊！
眼淚啊！
悲苦啊！
成了我們生活的全部
就說近年吧——
他們來到我們的土地
剝奪我們祖先賜給我們的名字

賜給我們身份證
卻把它們扣在箱子裏
丟給我們三民主義
卻使我們成了牛馬
賜給我們道德與倫理
卻姦淫我們的少女
凌辱我們的屍骨
賜給我們文化村
卻要我們的子女
在那裏慶賀我們的淪亡

孩子們
這是我們最後的時間
要用來確定
他們的專橫霸道
用來肯定
自己的存在
謹慎地捧起
我們重新煮沸的血液
記起我們的歌
我們的舞
我們的祭奠

我們無私的與大地共存的傳統
我們還要嚴厲地指責
那寧為走狗的族人
他們把自己變成馬桶的坐墊
當魚肉族人的人們坐享時
他們還要感激的說：
謝謝主人賜給溫暖

孩子們！
我們不再軟弱
這是我們最後的時間
要用來確定
他們的專橫霸道
而我們都已經知道
受傷的山豬
是如何來解釋公理

強烈抗議

國民黨政府濫挖原住民祖墳 共同申明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編號東埔段六〇四號的山坡地，是該村布農族原住民百餘年來先人禁忌的墓園。南投縣政府與信義鄉公所於一九八六年間將此基地逕行劃編為「東埔風景特定區觀光社區」，並以「妨礙風景特定區觀瞻及發展」為理由公告廢止、遷葬。

由於政府當局事前未與布農族原住民做必要的溝通，也未發給遷葬補償費，加之公告牌示設置不當，而包商挖掘的過程中，鄉公所亦未派員到場監督，事後更未通知家屬前往處理骨骸，致使任由挖出的屍骨滿地曝曬竟達數日之久，十餘座墳墓及棺木也遭到嚴重的破壞，而引起布農族原住民們強烈地抗議。

尤其令我們原住民不恥、不滿與不解的是，政府當局竟規避責任，推稱此事件純為包商處置不當，甚且反而歸罪於當地原住民的濫葬，政府官員之顛預、不尊重原住民文化與恣意侵奪原住民土地權益竟至於此？！

■反對！漠視原住民文化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是全世界稀有的文化種屬之一，是值得保護和繁衍的對象，以「東埔事件」為例，政府當局基本上就毫不尊重布農族原住民「屍骨入土，不再撿骨遷葬」的習俗，忽略了原住民與漢人在文化上的差異。因此，我們誠摯地要求政府在釐訂與原住民有關的政策、法規時，能多站在原住民的立場和觀點來瞭解我們的處境和感情，並尊重原住民的文化；畢竟，我們不需要「靈骨塔」「甕」（正如不可請回教徒吃豬排大餐），更不能忍受強將漢人的那一套價值觀硬加諸在我們原住民的身上。

■反對!!假「開發」之名,行「侵奪」之實

對於我們原住民來說,祖先的土地就是生命的同義詞;我們具有特色的文化,有生命力的社區,以及我們的族群意識是否得以保存,都要依靠土地;質言之,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認同。為穩定原住民社會的發展,政府必須調整現行的「山地保留地政策」,不能只是一味「保留」而不思加以擴大,也不能只為外來的「開發者」大開方便之門,而不提出具體輔導原住民開發山地的辦法。以目前內政部審查通過的「山地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而言,實際上,就是假「開發」之名,行「侵奪」之實,使原住民的土地權益遭受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剝奪與侵害,而該法的施行,我們可以預見將會有更多類似「東埔事件」的情事發生。

我們,台灣原住民族以及關懷原住民權益的人道主義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集結在這裏,強烈抗議政府濫挖原住民祖墳,反對政府漠視原住民文化,反對政府假開發之名行侵奪之實,也願藉此一起分享、反省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傳統、問題與期盼。

■我們強烈要求

一、行政院監督所屬確實做到停止遷葬、復舊與道歉三項已應允之事;並嚴懲失聯的行政人員。

二、行政院能以具體的行動(如屏東縣瑪家鄉台灣山地文化園區管理處處長由了解原住民文化與價值的人士擔任;文化建設委員會每年編列相當比例的預算經費,整理、宣揚原住民文化;立即刪除國小生活與倫理教材中「吳鳳的故事」一文)表示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尊重。

三、暫緩實施「山地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舉行公聽會,檢討、修正該辦法(如其母法應為國有財產法,刪除個人及公、私營企業可進入山地保留地內投資開發條文規定),邀請原住民公正人士組成「山地保留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山地保留地的開發與利用事宜。

四、有關台灣原住民族享有憲法所規定保障邊陲民族之權益,須提昇由立法院以法律定之。如貴院不接受我們以上的要求,除將繼續前來請願、抗議外,亦將向法院正式提出告訴,控訴中華民國政府違背「憲法」、「殘害人群治罪條例」以及「土著及部落人口公約」。

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山地事工委員會

高山青雜誌社

台灣土著聯盟

全國各大專院校山地學生基督徒聯誼會

台北山地學生中心

山地勞工福音之家

台灣人權促進會

布農族心聲教會

丹鳳教會愛心社

台灣原住民學生聯誼會

玉山神學院牧羊會

台灣神學院山友社

泰雅族神學生聯誼會

台灣關懷中心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

台灣組曲

·阿毛·

編者按：阿毛，一位台灣留學生，在回到台灣工作後，他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樣的？由他具體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經驗，又反映出什麼台灣的近貌？阿毛筆下的一些台灣的現象，很值得我們認真的對待啊。

回到台灣有一陣子了，不時有人問我回到台灣的感覺是什麼？我每每沉思良久，無言以對。我自己也常在公車上，間步問問自己，回到這裏來，我自己的真正感受是什麼？後來我終於得到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也正符合了我內心的情境，那就是「亂」。

有一天晚上加班加到深夜坐計程車回家，司機和我閒聊間他突然舉了一個例子，來解釋台灣社會的狀態：很有名的「老鼠行為實驗」……被關在籠子裏的老鼠當空間擠到一定程度時，便發生行為異常的現象，其程度的嚴重性，會達到相互攻擊，咬死對方的地步。最近發生的「袋屍案」、「無頭女屍案」，以及林林總總毫無道理的命案、搶案，都只是社會異常的表象而已。

他的例子倒也有一些道理。其實走在台北的街頭，在那擁擠、相互推撞、面無表情的人群間，我也常想起那一個老鼠實驗。

那位司機先生在我臨下車時補了一句話，你我並非沒有那樣的暴力傾向，只是因為自我約束力較強而不致暴發罷了。我聽了不免為之一震。一方面佩服他思想中的一些哲理，一方面也想到自己弄不好那天真會動刀殺人了！

畢竟「人」是萬物之靈，而且從小受教育學習愛人，當不致如老鼠般反應迅速，多到某種程度就相互咬食。但是，台灣的社會，問題不只是人口密度高而已；由於各種因素導致的價值混亂，其對「人」的傷害，已遠遠超過教育及道德等的約束力量。

蝦子摻硼砂已是古早以前的事了。最近的新聞是白葡萄摻螢光劑，使其更顯晶瑩剔透；白脆丸用漂白粉漂，讓它更白更脆；而難以數計的化學工廠不管別人死活將百毒廢水隨意傾洩更是不絕於耳。

經濟是搞起來了，但人卻壞了。每個人眼裏、心裏只有錢。

每天早上經過公館的圓環，看到螞蟻般的摩托車騎士，一團團擠在十字路口像是等待號令的賽車選手，那一對對蒼白的眼神令我驚心；待得紅燈剛過黃燈才亮，一個個加足馬力，轟的一聲大夥往前直衝。留下滿街的白煙，台灣經濟得以起飛是有原因的。全憑這批勇往直前、視死如歸的商人和勞工朋友。我們的社會除了引導他們賺大錢，努力吃喝之外，似乎沒有打算在他們心裏

留下任何更深刻的東西。

吃不飽、穿不暖的社會應該受抱怨；但是搞出了一個人慾橫流、吃人肉、喝人血的社會，又不該挨罵嗎？四十年來，台灣政府拿不出任何東西和對岸比，這幾年，只有比經濟、比有錢。更嚴重的是除了教大家站在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賺取外匯、提高國民所得之外，又不願意人民看太多的東西、想太多的問題。結果，台灣人民變得思想單純、模式統一。錢固然是賺了，但卻壞了。台灣每日拿經濟成績向中國大陸炫耀，給人家的卻是一種笑貧不笑娼的感覺。向錢看的價值觀不僅反應在當局的心態上，也是全社會中普遍的心態。

這種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價值觀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自然是相違背的。學校的教育是一套，社會上現實的又是另一套。於是有些人茫然無措，隨波逐流；有些人更乾脆放縱自己，從傳統的束縛解脫之後更追求連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都難得一見的奢侈與浮華。

在過去，大家還多少怕直接提到「賺錢」這個字眼，在政府部門來說還把「三民主義」當做主位，一般老百姓也覺得直接談錢未免俗氣。但是這幾年來不一樣了。政府部門口口聲聲「自由化」、「國際化」；換句話說就是「資本主義」化，什麼「民生主義」站一邊去。而民間也恨不得把「錢」當做招牌。一本就叫做「錢」的雜誌已然誕生。

以前「帝國」之類的名稱總隱含了某種叫人嫌惡的意義，除

非很不識相的小行號如理髮院才會掛一個「帝國理髮院」之類的名字。現在台北市的松江路的商業心臟地區已赫然出現了一棟新設計的辦公大樓，其名就叫「帝國大廈」。有趣的是「天下雜誌」及其姊妹「遠見雜誌」即棲居於這座大廈內。我曾向任職「天下」的一位朋友開玩笑說「帝國大廈」這樣一個名稱在此時台北出現，實具有象徵意義。他聽了沒有什麼反應，似乎沒聽懂我話中的意思。

我的公司裏要做一份員工簡介，以便向客戶介紹本公司。他們要我交一個英文名字。我不想交，因為我在美國都沒有用過洋名，我回到台灣來，不僅不想用，也根本沒洋名可用。但他們硬是要我想一個，因為公司裏不論是大學畢業、甚或專科畢業A B C D都唸不完全的職員都有一個像Jack、George等等的名字，我怎麼可以沒有。我傷了好大的腦筋，最後想到交給他們一個名字，中文可翻成白蘭克或Whatever，但因英文是「Blank」。然而我終究還是沒有交出去，怕他們真的照印上去那真是糗大了！

身處在這樣的一個公司，同事間、與客戶間經常以英文名字相稱，常叫我雞皮疙瘩。但我相信，台北多的是這樣的公司，不取個英文名字還不好混的。

隨著關稅的開放，歐美的商品更是長趨直入。帶進來的不只是生活享受，同時也是整套的生活方式與品味。服裝界最常用的一句話是「與米蘭零時差」，電化設備則是「與美國同步」。台北本來就不落伍，現在更是站在

時代的尖端了。但，與此同時發生的，卻是認同的錯亂。美國的MTV在台灣的街頭巷尾到處都是，台灣的歌星於是大模大樣的美國化起來；不只是服裝、歌曲式的美國化，連歌詞的情緒表達、情節也強烈美國化起來。目前當紅的歌星中，幾乎泰半是在美國長大或是沾上點邊的。前幾年的鄉土風潮，彷彿已成了過眼雲煙，台灣的年輕人又熱起來了。

台北的建築，也在熱衷於歐洲風味的房子。最近有一批類似美國郊區高級住宅的房子在台北近郊出現。有了錢當然可為所欲為。但是台灣的有錢人，除了在生活享受之外，總希望表現點自己跟普通的人非同類的氣質，不管那些洋玩意兒是否適合這裏的環境，總要不惜代價的搞回來「騷」一下。

每一個社會都會變，都會亂。洋化的情形也在所難免。但是台灣的變與亂，卻叫人不安。它好像變得沒有固定的脈絡、沒有主調。外國的任何一種風潮都可以席捲台灣於很短的時間之內。好像是被掏空了的心，任何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政治上失去了方向，我想是助長了社會的亂吧。長年的「不要」主義，搞得老百姓也沒有原則沒有方向起來，大家都是渾渾的過日子，得過且過。有辦法的人，早已在國外另立了天地，沒有辦法的人，也就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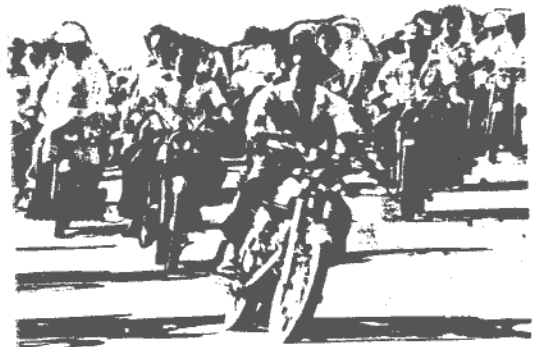
總之，在目前的台灣，如果想活得清醒一點，敏感一點的話，是很痛苦的。

期待一個完整的勞工運動

編者按：姚國建先生，一位時常被以監獄為家的人；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前之鼓山事件主角，曾在高雄愛河邊成立過「民主廣場」；近幾年，致力服務於勞工、漁民的自力救濟行動。

「期待一個完整的勞工運動」，是姚國建在從事勞工服務中，所得出的一些檢討及看法，台灣的衆多勞工，應如何來爭取他們應有的尊嚴、地位、與權益呢？關心工運的朋友，又應該如何來幫忙勞工，共同伸張應有的社會正義呢？姚國建向社會提出他的經驗，這也是任何真正關心台灣的人，所不能忽視的問題。

姚國建



■建立勞工尊嚴 確立勞工地位

近年來各種社會運動甚囂塵上，由消費者運動到環保運動，基本事大多是屬於社區居民意識覺醒的一種運動，筆者同意這些運動產生之必然性，然而由於運動本身的擴張性不夠，令人稍感憾然；這兩種運動初起以迄，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率領人大多為所謂中智階級的精英份子，其中尤以消費者運動為最。所以我們不時可以見到一群學者、專家、中產階級的主婦群，埋頭分析麥當勞雞塊成本、洋菸、酒的消極批判，而且這些抵制行為焦點、主力幾乎都在台北而無法擴展開來；如：年前主婦聯盟抵制麥當勞的高消費低品質，高雄一群中產階級婦女「見獵心喜」意圖仿效，卻無疾而終，像這種缺乏擴張性的運動，即或我們不否認它的運動角色，但筆者不以爲它是一個完整的運動。

何謂完整的運動？筆者試圖提出如下看法，完整的運動它應該有它的擴張性，發言應站在運動圈內並顧及普面性，它將具有運動自主性，對於運動對象應能深入瞭解；當然運動不可能單一發展，它更必須配合其它運作，重要的是必須確定掌握運動的方向。

自從八六年選後，社會上出現「勞工運動」名詞的機會日見增加，一夜之間「勞工運動」成爲最時髦的名詞，但令人不解的是，有關以「勞工」爲頭銜的政治團體，他們究竟對勞工做了甚麼？我們甚至不難發現其中有壓迫勞工的事業主也濃粧艷抹大談「工運」，往日被視如蔽履的勞工，似乎一夜成爲寵兒，擁上來一群貪婪的嘴臉。筆者沒有門戶之見，但最起碼要進入勞工這個門，再談如何發展工運也不遲；不以勞工心態發言，不視勞工與己身平等的參與者，筆者最善意的解釋，充其量那只是一個玩票性的關心者。

台灣的勞工大眾佔人口的五分之一，若加上勞務以及不爲勞基法認定的勞工，保守估計應佔總人口四分之一強；單以製鞋業來看，台灣年產銷八十億雙鞋，靠製鞋業生活的工人便有將近一百萬人，以此類推可見勞工在台灣的人口結構、經濟條件、

政治態度，應佔有絕對影響力，當然這塊「肉」，便成為政治團體必欲得之而後快。

政治家的眼光是強調智慧和道德，而政客的眼光只需要尋找機會；台灣的勞工運動之所以略有「起色」，坦言之，並非全然自發性，或許中、美貿易的談判扮演了更積極的角色，只是美方對台灣的「工運」並非抱著真正關心，而是以此做為談判的籌碼；雖然台灣之工運起色是如此先天不良，但也無可厚非，因為運動的造勢也並不排除由外在的影響，只是令人擔憂的是執政當局諱言民族自尊，而反對運動也談不出具體的民族自尊，相形之下，工會期待這兩個角色能予以工會自尊，無異緣木求魚。一個不具自尊的工運其前途自然是命運乖違的。

■勞工運動不是買賣交易

談到工運，不少長期積極從事勞工運動的朋友，初期總將它標定在「勞資爭議」的範疇；筆者也承認「勞資問題」是關心勞工的重要點，但筆者以為它決不是喚醒勞工意識的最好方式，因為在沒有對勞工意識有充份認知狀況下，爭取的勞工權益將只是短期的利益計較而已；資方剝削勞工權益，我們只就權益實體例如金錢上斟酌，再經折衷、妥協而產生結果，讓人感覺像是商業買賣行為，爭取到手後，往往有的勞工將之視為「撿到的」，而忽略這原本就應該是他們的，資方只是竊取、詐得。

因此，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筆者主張對爭取方式亦應列在補償行列，如：遠航三義事件肇事筆者參與過程中，便提出向遠航索討抗議費用的主張，而最後遠航在自知理虧下，也同意以「祭奠車馬費」三十萬元做為變相「抗議費」。於此，筆者目的不在於錢之多寡，乃在於意義。因為，筆者相信起碼這一條款提出，可建立索討人心理健康觀念，而不會以為是「撿到的」；因此，在介入勞資爭議的過程，如何先行讓當事人確然瞭解，他們的索討行為非僅是要一筆錢而已，而是索討回勞工的尊嚴！筆者相信亦惟有此，才能進一步提昇勞工意識，而非如同討價，還價那般商業化。

以目前的態勢來看，台灣經濟勢必愈來愈趨向自由化，自由化的過程中，勞工的權益勢必遭到各方面的壓縮，因而關心勞工運動的朋友在投入勞工運動過程中，應先做自我角色的調整；我們不應自

居為運動的主導人物。而是促使真正的勞工運動應由勞工本身肩擔。在初期的角色，我們扮演的只是媒介勞工意識的教育而已，例如：對勞工地位的肯定，產生勞工政治發言權，促成勞資平等對話機會等。

■第一步爭取勞工平等發言權

樂觀的人以為「勞工運動」在台灣已然萌芽，然而事實上卻非，充其量目前不過是有些氣氛而已。許多朋友從事勞工運動，眼光多糾集於統治當局制定的「勞基法」之內打轉；事實上，這部勞工法規內容或有其相當進步性，但細剖其內容，也不過是統治當局妥協於資本家的「私定法」。遺憾的是台灣民主運動產生的國會代表，在當初制法時未曾扮好份內角色，反而是少部份執政黨的勞工民代在殿堂中莫衷一是的爭執。因而選舉時，不少勞工將他的不滿與憤怒投射於選票中，期待他們選票能產生真正代言者。憑心而言，黨外也好、民進黨也罷，當選所獲之選票中，勞工佔大多數；遺憾的是，我們可以看出不少人將選票收獲、將問題又扔回勞工本身。例如：一九八六年底國民黨悄然廢除最低基本工資，反對陣營的國會代表未曾表示絲毫意見，因此，目前社會上有起薪三千元的工資，卻不違法；最近的勞工局出現，在整個過程中也未見較具建設性的言論出現於民進黨國會代表中，甚至在一九八六年選戰，更乾脆的有些候選人根本不提勞工問題。我們將這些「債」一一記下來的時候，也看到這些人循循而言高倡「勞工運動」，怎不令人有戚戚然之憾？

■與政治團體平等互待

在面對勞工運動的崛起之際，筆者盼望有心從事此項工作的朋友，能正面、積極的從事勞工運動，我們希望勞工運動與其他政治性團體是基於平等立場互待。而非全然以其為馬首。由於勞工人口佔多數，要使勞工運動真正蓬勃，必然要先建立一個包括有自尊、對社會地位自我肯定、充份瞭解自己立場、不含混的完整勞工運動；也惟有此，才能真正提昇勞工意識，進而爭取勞工權益。（本文摘自：「遠望」第二期，八七·五·一出版）



張台麗

世談跨國公司的 公害輸出

一九七一年，美國一家製藥工廠（A.H. ROBINS），製造了一種稱為「得抗棄兒」（DALKON SHIELD）的子宮避孕器。在美國上市幾個月以後，許多醫生報告顯示，這種避孕器，因結構上的毛病，會在婦女身上造成種種不良的反應，如，子宮發炎，敗血，流產等等。更可怕的是，「得抗棄兒」裝入子宮後，穿透有些使用者的子宮壁，跑到腹腔中游動，有些婦女因此不得不切除子宮。美國各地的報告，統計結果，有二十萬婦女使用後有嚴重子宮發炎的症狀，十七人因使用這種避孕器而死亡。如此一來，A.H. ROBINS 看看國內市場情況不妙，決定把該廠製作的「得抗棄兒」擴大外銷到第

三世界。於是，該公司國際外銷部的總裁，寫了一封信給國際開發總署，說，「得抗棄兒」是該公司「相當不錯的產品」，A.H. ROBINS 願意半價優待，大批賣到第三世界。就這樣，大量未經消毒（為減低成本）的「得抗棄兒」，就經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到了第三世界成千上萬的私人診所及家庭計劃中心。到一九七四年，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因「得抗棄兒」在美國國內造成太大的危害，消費者的壓力，迫使他們決定收回已賣到第三世界的成品，但那時，「得抗棄兒」已裝入約四十四萬第三世界婦女的子宮中了。

上述美國A.H.ROBINS 跨國公司的惡行，至今已十多年，世界的文明十幾年來應有了些進步，第三世界人民也有了較高的覺醒，我們或許以為類似的事件不再發生。其實不然，去年年底，紐約時報頭版報導了另一則類似上述事件的消息：美國一家很出名的生物醫學研究中心（WISTAR INSTITUTE OF PHILADELPHIA），未經阿根廷政府的許可，也沒通知阿根廷的公共衛生人員，竟然偷偷的在阿根廷的一個農場，在牛身上做狂犬病毒疫苗試驗，這種試驗若不小心處理，農場管理員、擠牛奶的工人、喝牛奶的消費者，都有可能得狂犬病的。然而，該農場的工人，完全不知道牛隻已被注射疫苗，仍照常擠奶、送奶、賣奶。阿根廷政府在試驗已進行好幾個月後，才無意中得知這項試驗，大為震怒，立刻禁止這項試驗的進行，並嚴厲指責秘密做研究的WISTAR，而WISTAR的說詞是，「阿根廷根本沒有生物醫學試驗的管理法令，所以沒有必要通知當地政府」，而問該中心為什麼不在美國國內做實驗呢？他們的回答是，因為美國法令嚴格許多，不准這種實驗在美國國內進行。

美國或其他所謂先進國家的跨國公司，因本國法令嚴格，限制太多，而拿第三世界人民當天竺鼠做試驗，或以第三世界為市場，銷售危險、有毒、或在本國被禁的物品，甚或乾脆把整個製作危險化學品的工廠遷到第三世界，已是公然的行為模式。我們在這篇文章，以農藥殺蟲藥及醫學藥物為例，對這種跨國公司的行為做個報導及分析。

甲、農藥銷售第三世界

先進國的農藥市場在一九七〇年左右呈飽和狀態，製作農藥的跨國公司為尋求國外市場，用大量的廣告宣傳，把第三世界變成一個新興、有無限潛力的農藥大市場。第三世界農藥需要量直線上升，而先進國農藥製造業也成了龐大的工業，以美國為例，其農藥外銷量十五年來，增加一倍以上，而第三世界的農民農藥用的越多，益蟲被殺、害蟲抵抗

力增強，農藥需要量越高，如此形成對農藥依賴的惡性循環。更嚴重的是，跨國公司銷入第三世界的農藥中，有許許多多是在本國被禁止使用的。如美國的外銷農藥總量，四分之一是在美國國內禁止使用，限制使用，或完全沒登記的。

如在美國製造的一種含汞殺菌劑，因其毒性強，在美國是不准使用的，但仍被銷售到第三世界，在伊拉克造成四百人中毒死亡，五千人須上醫院治療的慘劇。又如，一種叫LEPTOPHOS的殺蟲劑，在美國德州製造時，農藥廠的工人發生中毒現象，中樞神經受損、不能講話、走路。這個農藥，在美國未登記，不准使用，卻賣到埃及被使用，導致許多農人中毒，千隻水牛毒死的事件。又如一種用來殺鳳梨、香蕉、其他水果上的線蟲，名為DBCP的農藥，被發現會致癌，造成不育症後，在一九七九年被美國環境保護總署禁用，卻不停的被銷售到第三世界。

大量有毒的農藥，對第三世界造成的危害是鉅大的。據估計，第三世界，每一分鐘就有一人因農藥中毒（這個比率是美國的十三倍），即每年有五十萬人農藥中毒，而每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就有一人因農藥中毒而死亡。如瓜地馬拉，在農藥使用旺季，每天有卅~四十人農藥中毒。拉丁美洲有些國家農人的血液DDT的含量是美國人的卅倍以上！許多農藥不但導致癌症、畸形嬰兒、不育症，神經受損等等疾病，也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更令人心驚的是，使用農藥的農民，許多不識字或教育程度不高，跨國公司的農藥標籤上的指示並沒有為這些農民的識字程度而設計，因此看不懂標籤內容、警告危險的字也不見得瞭解，甚至有些貼錯標籤，因此中毒事件層出不窮。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了怕「有損國格」，或擔心輸出的農作物被查扣，多不願公佈這些中毒的事件。

儘管農藥中毒的悲慘事件不斷發生，跨國公司輸入第三世界的農藥仍源源不絕，他們理直氣壯的說，「第三世界飢餓的人們需要我們的農藥來對抗飢荒。」若有人提及農人中毒的慘事，他們會面不改色的回答：「我們不認為幫那群飢餓的人們生產食物有什麼不對。」但是，讓我們看看，究竟，跨國公司大量輸入農藥的結果，是否有助於第三世界「那群飢餓的人們」？

第三世界所用的農藥，一半以上是用在將要輸出到先進國（如美國）的農作物上。如拉丁美洲，70%的農產是要輸出到美國的咖啡、可可、棉花、香蕉等，這些農作物都需要大量的農藥。又如，印尼，其農藥則大部分用在椰子、咖啡、甘蔗及橡膠輸出農作物上，這些農作物所需要的農藥量比土著農作物需要量高廿倍！另外一個的例子是菲律賓，在一九七〇年以前，主要農產品原為米及麻，不需太多農藥，而農民多能自給自足，但自從美國的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及凱莎克水果公司（CASTEL & COOKE）到菲律賓買地改種香蕉後，小農、佃農被利誘賣地搬走，十年內，香蕉在菲律賓變成最重要的輸出農作物，而所需要的農藥也大量增加。上述這些國家，外銷賺來的錢，大多歸大農場主所有，飢餓的人們除了廉價勞力所賺的錢以外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反之，在香蕉園、甘蔗田、咖啡園、棉花田、椰子林工作的農人卻大受農藥的侵襲，中毒、疾病、死亡種種悲哀的事故不時發生在這群飢餓的人們身上。

跨國公司為了在第三世界大量推銷他們的農藥，所用的推銷方法是極為高明的。第三世界簡直成了幾家製藥跨國公司（如杜邦、貝爾、道氏（DOW CHEMICAL）、歇爾（SHELL））的超級農藥市場，當一種新農藥到達一個地方，當地每個農人馬上知道「新農藥上市」，因為他們大量用收音機、報紙、電視等等大眾傳播。他們用高級細緻的推銷方法，製造需要，他們訓練的推銷員到處可見。美國一家農藥製作化工員，很得意的向世人說，「亞洲每個國家、各角落都有我們的海外辦公室，我們有完整的推銷、分配網，我們的人教導農人如何使用我們的農藥。」

當某種農藥在先進國被禁時，跨國公司就把其中重要的元素運到第三世界去合成，然後再取個在當地吸引人的名字。因此，農藥的推銷真是暢行無阻。許多跨國公司乾脆在第三世界建農藥廠，最有名的例子是，去年在印度因毒氣外洩鬧出五千條人命的聯成公司。其他大化工廠如歇爾、道氏化學、蒙止脫（MANSANTO）、斯巴捷幾（CIBA-GEIGY）等等，在第三世界也都有建廠。跨國公司控制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農藥製作，分配、及推銷，他們還更進一步利用現存的農藥推銷網，生產

、推銷所謂「奇蹟種子」（MIRACLE SEEDS），這類種子，可增加產量，但需要大量的農藥。就這樣，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的農民陷入了全盤依賴跨國公司的陷阱。

乙、醫療藥物銷售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的醫療衛生經費中，花在藥物上的比例，比先進國家高許多。為什麼花那麼多經費買藥？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製藥工業威力強大的宣傳攻勢，造成人們對藥物過分的需求，迷信藥物，以為「藥到病除」，極端依賴藥物。第三世界許多國家購買使用的藥物中，大多數是跨國公司的產品；而當跨國公司把他們的藥物銷售到第三世界時，就像他們把農藥賣到第三世界一樣，用「雙重標準」對待第三世界人民：在先進國被禁或未曾登記的藥品仍推銷到第三世界；當他們在先進國賣藥時，標籤規定要清楚寫明副作用及使用範圍，但把同樣的藥物大量推銷到第三世界國家時，危險的副作用不在標籤上寫明，誇張藥效，等等，造成不理性的處方及用藥，導致不必要的傷亡。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說明之。

抗生素被發明後，對一些如性病、肺炎、傷寒、霍亂等難治的疾病的治療有相當大的功勞，但它也是最被濫用的藥物之一。醫生隨意開處方，藥廠亂推銷，病人也要求醫生多開抗生素。氣微素是一種抗生素，對幾種傳染病，如傷寒的治療是有效的，但它有危險的副作用，有些病人服用後，體溫下降、呼吸不規律，甚至休克、死亡。因此，在英美等先進國，是嚴格限制使用的，製藥公司在英美售賣的氣微素標籤上寫得一清二楚，它只可用來治療少數幾種病，而警告的項目卻列了很多。但製藥公司把這個藥物賣到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拉丁美洲等國家時，藥物上的標籤內容改變了：列在「用途」上的項目增加了，警告的項目卻減少了。當然，其目的是增加銷售量。

瑞士的大化工廠斯巴捷幾（CIBA-GEIGY）製作一種叫CLIOQUINO的止瀉藥，賣到第三世界。早在一九三五年（藥品上市才一年），就在阿根廷發現這藥物會對人體神經有破壞作用。事實上，

發明這項藥物的人曾經警告，這藥物僅可用於阿米巴痢疾，不可用於輕微的肚瀉。但利慾薰心的斯巴捷幾化工廠，卻把它大量製造賣到各國。如在日本，它曾經成為日本人的日常藥物，有了瀉肚子的現象，就吃一顆 CLIOQUINOL，非常普遍。一九七〇年，終於在日本造成一萬人受害的慘劇，這些人長期服用這個藥物後，或皮膚奇癢，或失去知覺，或四肢麻痺，或劇烈腹痛，或失去視覺。看看這藥品上的標籤，卻寫著「安全、無副作用，可用於小孩」！在日本發生這事件以後，這藥品仍在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繼續被服用。

氨基比林，一種退燒藥，第匹隆（DIPYRONE），止痛藥，因其強烈的副作用，在英美是不准使用的，但在第三世界有些國家大量推銷，標籤上也保證「安全」，「比吃阿斯匹靈還安全」。還有其他種種「補藥」，被跨國公司宣傳成有神奇作用，可「健骨、強身、增進腦力、記憶力、注意力……」等等，許多消費者信以為真，趨之若鶩，殊不知，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主要問題，是營養不良，他們需要的是健康營養的食物，不需要的是一些洗空他們錢袋的「補藥」啊！

就像推銷農藥一樣，跨國公司推銷藥物的技巧也是相當高明的。他們使得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對他們的藥品有了高度的依賴性。他們賄賂當地政府官員，鼓勵其大量購買他們的成品；出版高水準刊物，順便刊登宣傳他們的藥品，為醫生開討論會，寄給醫生、醫院漂亮的藥品介紹，贈送免費樣品，主辦豪華的宴會，在有些國家，他們甚至提供醫生的小孩獎學金，到歐美留學，給醫生免費旅遊，更讓他咋舌的是，大部份廠商都有當地每個醫生的資料：醫院多大？醫生喜好如何？對免費樣品興趣大不大？已拿了什麼禮物？專吃賄賂那一套嗎？……等等，根據這些資料，廠商多能投其所好的推銷；有時幫醫院建造廠房，條件是買他們的藥品。非洲坦桑尼亞的兩位大學教授，本來要在一個科學會議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是有關英國藥廠出產的第匹隆藥物的副作用，英國在坦桑尼亞的大使館（顯然受藥商之託）與那所大學的校長暗示：「我們將在貴校幫忙建一座工程系大樓，若貴校的教授把論文發表出來，則……」，兩位教授的報告就因此被迫取消。

跨國公司除了在第三世界推銷他們的藥品，也在當地建藥廠，製造千千萬萬不同種的藥品，而他們不根據當地大多數人的需要製藥，卻生產一些昂貴而不必要的藥品，然後在當地藉上述各種推銷方法，創造需要、擴大市場，植根當地。第三世界多數國家沒有完整的藥物管理法，對跨國公司及美國藥商造成的混亂局面也莫可奈何。有些國家更因對先進國經濟的依賴，而不敢觸犯這些跨國公司，他們害怕跟先進國的貸款、貿易優待被取消。怪不得世界衛生組織會指責這種現象為「藥物殖民主義」了。

我們從上面的報導，瞭解到先進國的跨國公司，因其國內法令嚴格，限制太多，而把他們製造的有毒、危險、甚至已被禁的農藥、醫藥銷售到第三世界，以雙重標準對待第三世界消費者，為了確保第三世界成為他們永久、忠誠的大市場，用盡各種方法，「製造需求」，又為了方便銷售，減低成本，利用第三世界廉價勞工，乾脆在第三世界建廠，造成農藥、醫藥的殖民主義。本文只用農藥、醫療藥品為例，跨國公司也把製造環境污染、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廠輸出到第三世界。前述印度博柏爾事件的元凶，美國的聯礦公司，即是一例，又如，過去一、二十年來許多石棉工人或家屬吸入石棉染患石棉沉肺病，肺癌或腹腔癌，而控告製石棉的公司，成千的官司案件及龐大的賠償負擔，再加上先進國的法令禁止，使得製石棉跨國公司紛紛遷廠至第三世界，墨西哥、台灣首當其衝。（編注：有關這方面，民主台灣第卅六期：「石棉的悲劇」有詳盡的報導）還有關心台灣環保運動的人，都知道鹿港人的反杜邦運動，乃是反對杜邦跨國公司污染輸出的反應。

為了維護人民健康、保護自己生長的地方，為了對抗上述跨國公司的惡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已團結、組織起來；如消費者團體、環境保護團體、工人團體等，台灣不能倖免於這些跨國公司有毒藥物、廢物、及污染工廠輸出的現象，也被迫而有像鹿港人一樣的自立救濟運動及消費者保護運動，關心台灣的人士，面對上述跨國公司強大、險惡的勢力，也應共同來支持台灣的自立救濟運動呀！

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

李榮武

編者

當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民進黨的成長，集中在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或集中在環保，學生運動等方面時，台灣卻靜悄悄地進行了另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其潛在的影響，可能要比民主運動或社會運動深遠；並且這場革命還會根本地塑造了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體質與面目。這場革命是什麼呢？它是台灣資本主義朝向壟斷化的革命。

從西歐、美日等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先例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由競爭時期，第二階段是壟斷資本時期。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資本主義優點，例如自由市場充分競爭、機會平等、反封建官僚，乃至冒險創業精神、法治公平、科學與理性等等，主要地表現在第一階段。而資本主義所引發出來的種種弊端，雖然在第一階段已見端倪，但其重大禍害，如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等等都是出現在第二階段時期。壟斷化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有鉅大本質上與影響上的差別。

本文作者指出，八〇年代的台灣也正經歷了從自由到壟斷的革命。作者蒐集了大量數據資料，論證了台灣資本壟斷化的過程與深度、剖析台灣壟斷化的主要推動者，並考察了壟斷化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影響。這是作者多年治學研究的一個力作，特別推薦給願意深思台灣問題的朋友們。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同於西歐、美、日等「核心」國的情形，是學術界中所謂「邊陲」地區資本主義化的模式。台灣資本主義壟斷化也有別於「核心」國。這是一個重要而有趣的課題，值得人們更密切的研究。西方進步學術界對於資本主義壟斷化的研究尚未塵埃落定，且多侷限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遷；對於「邊陲」地區變遷的研究可說尚未開始。在這角度，本文實屬開拓性的工作，特別難得。

所有開拓性工作都不可能是完善的。作者也謙稱本文只是一個「初步」的考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本文希望引起關心深思朋友們進一步研究探討的熱潮。

台灣工人階段的定位、大眾消費社會的形式，以及壟斷資本（註一）的鞏固，是八十年代相當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事實上，這三者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同時湧現，並互相作用下之產物。無數的中小企業被整合在少數壟斷企業（官營及民營）所型構的生產系統內，創造出大量的工業後備軍——勞動階級，而成爲大眾消費社會的骨幹。至於消費的型態及產品，亦是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制約。依此，本文即將對台灣民營壟斷資本的形成、剩餘利潤創造的環境，以及其社會型構，作一初步的考察。

■ 台灣壟斷資本的規模 ■

雖然大部份的原料上游及基礎工業都被控制在國民黨的國家官僚資本手中，台灣民營壟斷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化依然甚爲迅速。一九八〇年，十大民營壟斷財團的總營收額就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的16%，單台塑就佔4%，國泰1.3%（註二）。一九八一年，前一百名大企業的營收總額就佔當年GNP的50%，前五百名佔73.3%（註三）。一九八五年，雖然公營大企業的營業額巨幅下降，前一千名企業的總營收額還是佔GNP的68%（註四）。如果以個別產業而言，有些壟斷趨勢更爲強烈，如汽車、水泥、塑膠、人纖業等等。到了一九八六年，台灣九十六個民間企業集團的總資產額爲七千八百九十九億（國營企業爲三兆七百六十三億台幣）。

■ 壟斷資本的形成 ■

一、美援與政府的扶植

四十年來台灣企業資本的擴充，可以說是以集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爲基礎而展開的。國家統御、主宰著重要的資本累積功能，從生產到分配。不像歐美企業，自十九世紀中葉從競爭式資本主義，經由縱向整合（自原料、生產到行銷的企業併合、結合）、橫向連合（併吞平行或競爭企業），再經歷兩次大戰的急速資本擴張而達今天的壟斷規模。國

家的干預當然也有，但相對起來，是少而且民主些。國民黨的干預，當然和大陸的挫敗，以及來台最初幾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的經濟混亂有關。然而，美元的存在，提供了其直接干預的本錢。自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三年間，美援平均額，就佔總投資毛額的34%，有了足夠的外匯來購買必要的機器和設備以安排各種經建措施。十三年的十億五千萬美元援助中，80%用在公共（政府）層面上，主要是修築公路、水庫、通訊、發電等日據時代留下，資本主義改造的基層設施，如台鐵、台電、港務局、松山機場和南北一號公路。另外20%則放在私人企業上，如肥料、船運、水泥、鋁、紙及紙漿、塑膠、玻璃、糖、化學品、煤和焦炭、合成纖維和藥品工業，以及貿易和服務業。因之，即使在這段政治不穩定時期，私人企業投資額也達1,353百萬美元，高於公共投資額的1,253百萬美元（註五）。

資本問題解決之同時，政府又再以關稅保護、進口配額、津貼及自製率的規定，減少進口，實施進口取代政策。早在一九五一年，便管制紗布及紡織品進口，由生管會從美援得到棉花，分配給廠商「代紡代織」，織好後，政府付工錢，收回棉布，又替大企業解決生產資料及交換流通（市場）問題。紡織業的產值，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三年間，因而增加爲5.7倍。

紡織業這種超經濟方式的原始資本累積過程，蓄存了大量的剩餘利潤，得以往其他行業發展。壟斷企業集團如台南幫、裕隆台元集團、六和紡織、遠東集團都是由紡織起家，發展到食品、水泥、汽車、石化等產業。負責這些投資計劃的經濟安定委員會也「總是事先出錢出力，確保計劃、資金、設備和市場潛力都沒問題，再轉手給民間企業」（註六）。

電子工業的發展，也是經合會在六十年代，請美國專家設計十年發展計劃，引進外資，如通用、德州儀器、RCA及飛利浦。在關稅壁壘下，幾家大電子廠，也得以內銷謀暴利，甚至外銷。大同、聲寶、東元、松下都是。

即使目前熱門的尖端資訊業，政府也是鼓勵成立大企業，如經濟部章永寧所說：「政府激發民間

活力推動大企業的手法，透過選擇性的融資、稅捐獎勵、技術管理的輔導，或由政府參與投資，誘導民間投資領先產業。」（註七）工技院就是這樣成立的。在各種尖端科技的研究發展，如積體電路、機械人、微型電腦系統，預定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〇年間，就要花費台幣二十四億（註八）。

壟斷資本發生危機，政府也必須出面重整。如一九七七年的華隆、國華聯合耐隆、鑫新及寶成五家人織業的合併，以及國信、國泰及僑信的倒帳。

政府力量對產業的干預，何以會特別鍾愛或助長大資本的形成呢？本來，在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經濟體制內，不管政府有沒有直接干預，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是必然的趨勢。在利潤的誘導下，應用權勢、關係，甚至透過金融財團的運作，殘殺、併吞對手，都是企業「成功」之道。但是在集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裏，政府超經濟力量的介入，控制著資源的分配，更能鞏固特權、大資本，以強化其利益統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愈是

受到管制扶植的產業，其資本壟斷趨勢愈是強烈。汽車、紡織、水泥、塑膠、食品以及現在的電腦業都是。像機械工業（指傳統機械）較少受政府干預，壟斷性就較不兩極化，今天中小企業所以能貢獻出口值的70% 數額，且依此為生，原因之一是，外銷環境中政府干預培植的壟斷資本甚少之故。

二、對先進國金融及工業資本的依賴

從上述美元的滲入，國家官僚資本及民營壟斷大企業與國外（主要是美國、日本）金融及工業資本的連結是很自然的（註九）。國外銀行提供資本貸款，工業集團藉著直接投資、製造許可證及生產合作或產品代理，把台灣整合入全球的資本主義市場國際勞力分工體系內。這個關係，我們只要看下面代表性的二十家集團企業的結構略表即可明瞭：

台灣二十大壟斷集團略表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一九八五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台塑	塑膠、人纖、紡織、成衣、合板、機械、醫院	南亞塑膠	1	日本旭化成株式會社 西德OPPI公司 Chase Manhattan Bank Bank of America
		台灣塑膠	3	
		台灣化纖	4	
		朝陽木業	63	
		台旭纖維	146	
		新茂木業	182	
		育志工業		
		台麗成衣	584	
遠東	紡織、人纖、成衣、染整、水泥、百貨、	遠東紡織	5	CLUETTPEABODA & CO. BVD CO., INC. Manhattan Shirt Co. Joseph Bancroft & Sons Co. Jentzen. (以上均美商) 瑞士 Inventa 公司
		亞洲水泥	17	
		遠東百貨	14*	
		東方人纖		
		亞東百貨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一九八五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大同	電工器材、通訊、電腦油漆機械	台灣通訊		日本 NEC
		福華電子	131	日本 ALPS 電氣
		大同電子	2	日本東芝
		大同壓鑄		日商三井金屬
		中央電腦		
		大同中文電腦		日商昭和貿易
		尚志精機		日本精機
		台灣亞格科技		美商亞格科技
		尚志造漆		美商 PPG 工業公司
		大同貴金屬		日商中外貴金屬
		大康公司	256	美商 Conair 公司
		大同水晶		日商東京電波
		大威機電		美商西屋電氣、OTIS 美商 ITT
裕隆	汽車、紡織、金屬製品	裕隆汽車	6	日本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
		台元紡織	23	日本三菱自動車
		中華汽車		日本發條株式會社
		台文針織	288	西德史可樂特機公司
		中華台亞		日本關東精器 美國台亞 (DANA CORP) 美國 Blue-Bell
台灣水泥 (辜氏集團)	水泥、通運、倉儲、機械、金融、橡膠	台泥	11	主要繼承日據時代設備
		台灣士敏土工程	195	該公司在印尼、菲律賓、巴拿馬有技術合作。
		台灣通運倉儲	159*	光和耐火與日本品川白煉瓦公司合作
		光和耐火		
		中國信託	65*	
		中國租賃	50*	
		中國人壽		
		中國合成橡膠	164	
		輝慶工業		
		高冠企業		
福聚	38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一九八五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台南紡織	人纖	統一企業	7	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
	建築	環球水泥		日本大和襪衣
	租賃	台南紡織	27	日本丸紅、敷島紡績、東洋麗絨
	電機	南聯貿易	311	GS日本電池
	國貨	坤慶紡織	159	日本日清髮油
	半導體	太子建設		明治乳業
	食品零售	可口企業		山崎株式會社
	水泥	國際紡織		美國貝道明公司
		世代化學		美國 General Food 公司
		三新紡織		美國 Pepsico 公司
		統一實業	191	
		新興紡織		
		統一租賃	89*	
		統一工業		
		南允紡織		
	太子纖維			
	統一製衣			
	台灣針織			
	統一糖果	587		
聲寶	電工器材、進出口	聲寶	13	日商佳寶 (Sharp)
		茂慶		美國 R C A
		智寶		美國杜氏專利研究所
		新力	48	日本新力公司
東元電機	金屬製品 電工器材	東培工業		日本三菱電機
		東元電機	14	日本 N E C
		台安電機	387	日本安川電機 日商 N T N 東洋軸承 日商岩井
趙氏企業	塑膠、玩具、小馬達	華夏海灣	26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
		亞洲聚合	80	美國 MOBIL 石油公司
		華淵電機	86	美國 MATTEL
		台達化學	70	日商兒玉化學工業
		美寧工業		日本東麗工程
		華玉工業	262	日本兼松江商株式會社
		友寧工業	367	日本馬淵馬達 日本窒素公司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一九八五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奇美	塑膠、 進出口、 冷凍食品	奇美實業	15	日本三菱商事、三菱油化 香港優克公司 大日本油墨株式會社 日本山陽化工 日本中央理化株式會社 美國 Plaskolite Inc.
		奇菱樹脂	728	
		佳美貿易	79*	
		奇美冷凍	446	
		保利化學		
新光	人織、 紡織、 產物保險 人壽保險 百貨	新光實業	399	日本東麗株式會社 日本三菱レーヨン株式會社 與麗娜株式會社 日本綜合警備保障株式會社 日本三越百貨
		新光紡織	45	
		王田紡織		
		新光產險		
		新光壽險	19*	
		大台北瓦斯	71	
		新光合織	21	
新光百貨	65*			
太平洋電線電纜	電線 電纜 營建	太平洋電線電纜	28	日本住友，美國飛利浦道奇公司 美國銅精鍊、西方電氣、南電 美國優越電纜公司 Simens Allis, Aichi
		華新麗華電線電纜	33	
		太平洋建設		
		亞力電機	366	
三陽	交通工具 水產	三陽工業	9	日本本田技研工業會社
		豐群水產		
許金德	電工 倉儲 橡膠	士林電機	83	政府接受日本在台工礦企業組成 日本三菱電機 美國通用電氣，RT公司 日本橫濱護謨會社 日本電容器、守谷商會、三誠商會 丸興工業株式會社 日本日清紡織、USUI 會社
		新竹貨運		
		南港輪胎	73	
		台灣電容器	660	
		福成電子		
台灣工礦公司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一九八五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寶通	植物油 飼料、 造紙	大成長城		日商兼松江商株式會社
		寶祥實業	382	
		寶隆紙業		
		寶島針織		
東 蒂 士	棉紡 染整 人織	東和紡織		日本神田工業會社 高田工業會社
		東豐印染		
		東雲紡織		
		東盟纖維		
		東雲	32	
		東資服裝		
		振福服裝 東峰重機		
六 和 紡 織	紡織 汽車	久和紡織	44*	美國華納公司及克寧公司、 Clark Equipment Co. 澳商 Cheviot Australia Pty.
		九和汽車		
永 豐	造紙 罐頭 食品 機械	永豐餘造紙	20	日本三井物產會社 日本理研ビ'ストンリンク工業 日本久保田 日本住克電氣 日本川崎重工業 西德 Boehringer Mannheim GmbH
		永豐原造紙	111	
		永豐紙業		
		台東興業		
		永豐工業		
		新台灣農機		
		台灣理研工業	765	日本 Iwaki & Co. 日本 Chugai 藥品 日本 C A C 電腦公司 日本合日酒精會社 Copetch
		聚業電腦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一九八五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中國力霸	水泥 金屬 麵粉 植物油	中國力霸	18	瑞士 B B R 公司 日本輕金屬會社 法國克洛索羅爾集團子公司 國際品格利公司
		嘉新麵粉	24	
洪建全	電工 器材 投資	台灣松下	8	日本 Panasonic 持有 60 % 股份
		建弘電子		
		建弘國際信託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國際電化商品	21*	

資料來源：1. 百大企業一九八三年中華徵信所。

2. 林智新「十大企業集團分析」，天下雜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

3. 排名係指民營企業排名，中華民國經濟年鑑，一九八六。有*者乃是天下雜誌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三百大服務業公司排名。
未列名次者乃因資料不足之故。

註：本略表只在顯示集團成員及與國際資本的關係，無法保證資料的完整。亦不表示台灣只有此廿集團。

洪建全乃筆者根據經濟雜誌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廖慶洲「洪建全的身後事」編成。

雖然美、日兩國在台的直接投資額不大（一九五二～一九八四年，美國投資 22.5 億美元，占僑外資 43.2 %，分佈於電子、化學、金融及保險業。日本 14.7 億，占 28.2 %，主要在電子、金屬處理及化學業上），且由於保護政策，都投資於第二、第三級部類（輕工業及服務業），但跨國資本（即使不在台灣）却直接或間接控制整個生產活動，從原料、零件的供應，到生產設備和機器的提供（第一級部類：鋼鐵、電子、石化、運輸設備、水泥、機械）、市場的行銷，價格的制定，都受跨國公司的主宰。一九七九年美國國務卿范錫提交國會的一份報告書指出，台灣的進出口約有 70 % 是由

外國貿易商或製造商經營（註十）。根據台大經濟研究所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大廠商和先進工業國的技術合作，大部份都得不償失。美、日、歐中以日本最差，美國次之，歐洲較好。一九八〇年，在技術合作名義下回銷到日本的輸出值才二億美元，但是日本提供原料、零件、設備之自日輸入值竟高達三十六億美元。反而，出口廠商有 94 % 是非技術合作者。至於有些所謂台灣第一的產品，如鞋、小馬達、縫紉機，其行銷則幾乎為日本人掌握。

由於外銷需求的千變萬化，廠商的設備更新（包括研究發展）必須相當頻繁，這是沒有自主生命的台灣壟斷企業所不敢嘗試的（雖然大電子、紡織公司也部份外銷，但那是「以內銷（利潤）培養外銷」而成的）。只有由固定資本少的中小企業來擔當。低的有機資本構成（註十一）下，也只能生產非耐久性的消費產品。耐久性消費產品，大部份則由外資外銷廠來作（其資本設備、研究發展多在母

國完成)。

或許有人認為，雖然台灣的國家官僚及壟斷資本都對國際金融及工業資本有強烈的依賴性，但是這幾年來台灣經濟不也是迅速成長，產品的技術層次愈來愈高嗎？譬如資訊產品出口值在八六年產值高達廿一億多美元，為世界第七大資訊產品國。這個問題，筆者有幾點說明：

一、台灣經濟的成長，主要是在國際勞力分工體系內，跟隨著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戰後的繁榮。然而，自八〇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結構性的池滯，也衝擊台灣。一九八五年，前十大企業有五家營業衰退，前五百名大企業營收減少

1.69%。一千大企業只有五百一十五家有正成長。金融和租賃等衰退33%。二百大服務業公司也有七十家成長為負數(註十二)。一九八六年也不甚樂觀，美國前五百名大企業中有1/3銷售值比八五年低，營收成長率為負5%，淨利也下降6.7%(註十三)。這種持續的不景氣以前就發生。根據一九八六年中華民國經濟年鑑指出，一九八三年為谷底的不景氣，時間相當長，主要係因民間投資意願低落導致國內需求不振所致，顯現出結構性問題，而非像一九七五年石油危機的外來衝擊所致。

二、近十年來，台灣的進口貨品中，資本設備才佔總進口值的24%左右，而農工原料高達68%。資本設備的成長率(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亦然)一直低於GNP的成長率，且出口工業技術密集程度者只佔總額25%左右。可見台灣的工業主要是賴原料及零件的加工裝配製造，固定在國際勞力分工的某一層次上。雖然資訊工業產品名列世界第七，但總產值才佔世界市場的1.45%(可見尖端科技在資本主義市場分配的不平均)，而且大部份集中在監視器、終端機、家用電腦、數據機等量產、成熟技術產品上。其出口的擴充主要得力於西方工業國七十年代末期以來金融資本膨脹，對數據處理機器需求增大所致。一九八五年美國資訊市場不景氣，我們的外銷金額即自141%的成長率跌至21%(註十四)。

三、我們的技術，是外銷產品的技術，是外向的，不是國內需要的技術。為世界市場的生產，被整合入的重心是資本主義核心國，而不是自己國。當核心國消費者對產品失掉興趣時，我們即陷入池滯。由於生產是外向，各個生產單位散置不太互相

高度整合。在這種「環節脫落」的結構裏，即使某種經濟有機體的進步，也不存在有聚合性的機制，以繁衍到整個體制。科技計劃是外向的，不是在解決國內的問題。資訊電子業並無法對其他產業造成「次級效應」(secondary effect)，却是我們的策略性工業，原因是有外銷市場。雖然我們也有重化工業，且與輕工業比值为54:46，但其技術也是外引的。相對的，台灣本土資源的利用、防治與評鑑毒害，甚至中醫中藥，農業技術，政府的經費却獲得非常少。

剩餘的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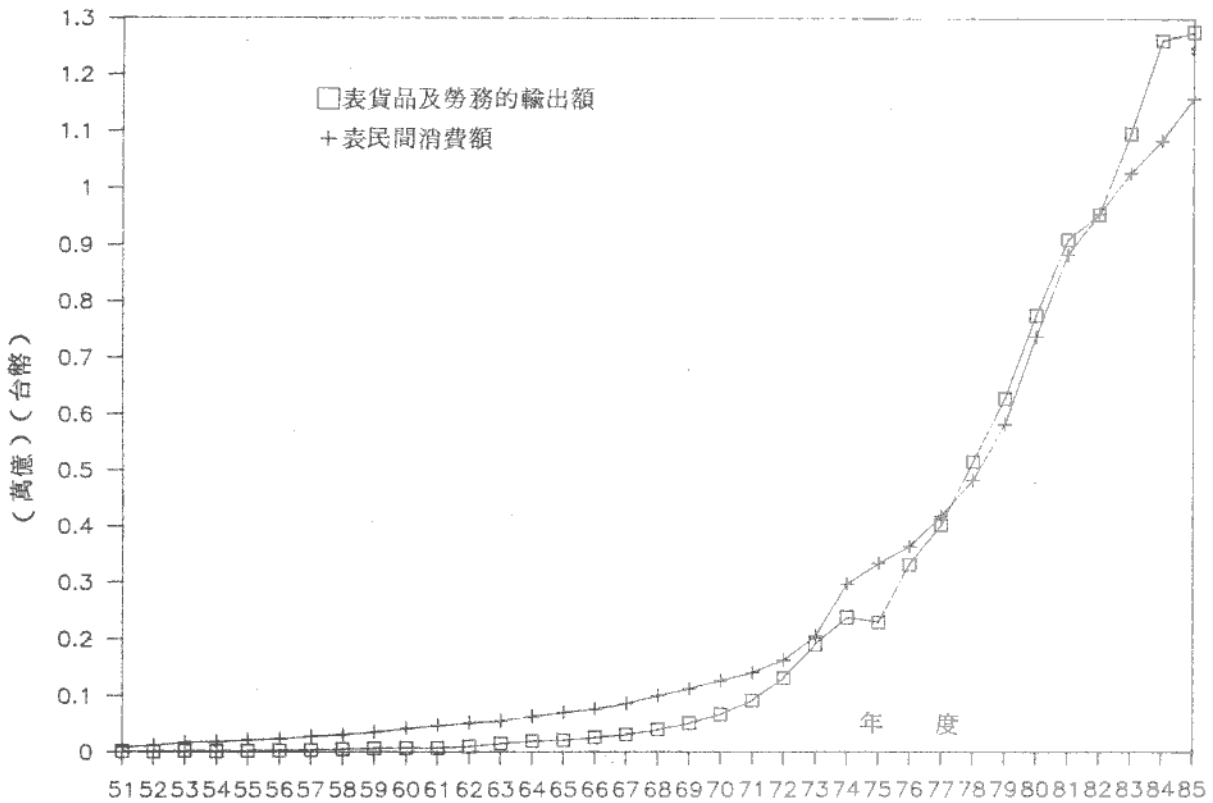
上面討論的是台灣壟斷資本的資本、生產力來源。另外更重要的是觀察其產出剩餘的吸收(註十五)，或其產品及服務的出路，使資本的積累得以像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這方面得力於貨品及勞務的輸出，政府消費和民間消費的高速膨脹。

一、寄生在出口導向經濟上

台灣出口導向工業的急速發展過程，早已是許多政治經濟學者研究的對象。到了一九八五年，工業產品已佔出口的98.5%，佔GNP的50%左右。總出口值佔GNP的52%左右。

一九七九與一九八〇年，台灣民間十大企業集團的外銷總額(直接外銷與合作外銷，後者指原料產品賣給下游加工後由下游廠商加工出口)就各佔台灣當年外銷總值的11.6%與11.2%。單台塑集團就佔5~6%，遠東集團1.3%(註十六)。外資廠商佔外銷比重甚大，前十大外銷商中，外商有五家。一九八二年，前一百大外銷商中，外商有四十一家，佔總值之47.6%(註十七)。即以一九八五年出口值超過八億美元的十大產品而言(佔出口總值69.3%)，有電子產品、紡織品、鞋(尤其塑膠鞋)、紗布、金屬製品(五金)、玩具、塑膠製品、運輸工具(汽車零件、自行車)、製材合板及傢俱木製品，以及機械(主要是塑膠機械及織布機)，其原料或零件，或產品本身，或行銷，都為壟斷企業所控制。

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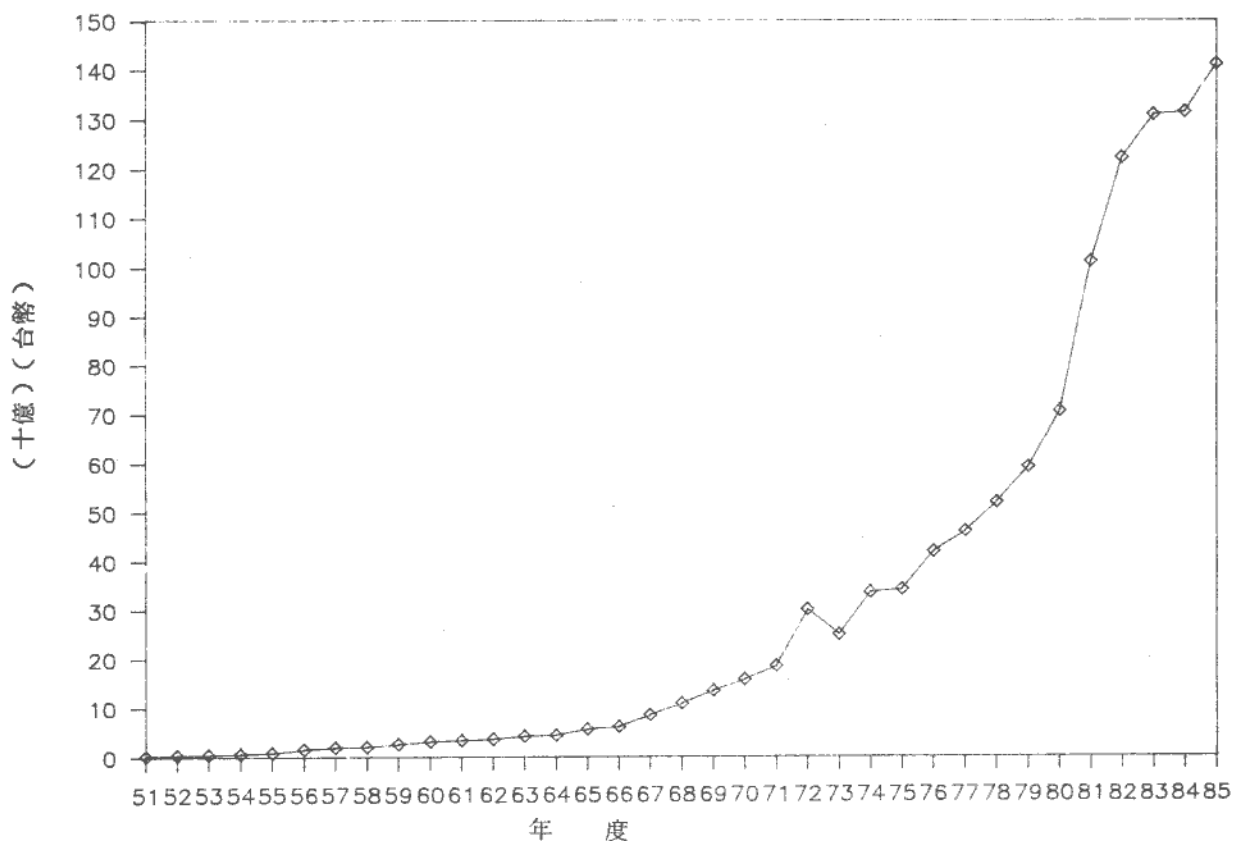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1.一九五九年以前 S.H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一八六〇~一九七〇。" Yale Univ Press, 一九七八, 表A 3
 2.一九五九~一九七六,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R.O.C. 一九八四行政院主計處
 3.一九七六年之後, 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一九八六年經濟日報編印。

政府及壟斷資本所精心策劃的出口導向政策，已經把整個台灣的生產、服務業及上層建築（教育、法律、文化）整合於國際貿易活動中。貨品及勞務的輸出數額，如表一所示，在這三十四年來，幾乎呈指數增加。八五年為五一年的一百零四倍。其成長情況大概可以七十年代中期為分界，該期以後的增加量最為驚人。七五年至八五年（十年）間增加將近 10,500 億，而五一至七五年（廿五年）間才增加 2,200 億。事實上，五一到六六年出口 85% 是以糖米農產品為主，其後幾年大部份是簡單加工出口時期，而近十年來的量變產生質變，其產品的變化是製造複雜度及塑膠成份的增多。甚至在一九八三年，盤台第一位的紡織出口已被電子趕過。

二、政府消費

表二顯示同期政府國防及一般行政之外，在司法警察、教育及研究、公共衛生、社會及救濟、經濟建設及交通運輸及其他方面的開支。其成長速度情況亦與表一類似。七〇年代中期政府開始進行十大建設，最近亦有十四項建設（註十八）。前者的完成，可以說是台灣壟斷資本主義的鞏固。基層設施的建立（尤其運輸），使得台灣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飛躍進行。政府支出（公共投資）的增加，也是工業和金融資本集中化最有力的表示。公共工程或業務的承包和轉包具有選擇性，只有具特殊政治或經濟關係者才可能取得。而轉包的連

表二 扣除一般行政費與國防費用後之政府消費額



資料來源：同表一

鎖及連結關係，以及龐大的承包利潤，都是壟斷資本用來整合或多角化其經營的主要財源。

推動及配合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深化，政府官僚體制的膨脹更為迅速。七三至八四年，政府雇員薪資增加 6.1 倍，同期國民生產毛額才增加 5.6 倍，反映出出口市場競爭的日益複雜、激烈，以及一種新的社會消費模式的發展，都必須有集體的、公共的服務來配合。在支出內容上，呈現出資本主義的愈加深化，社會（即老百姓納稅錢）的負擔成本也更龐大。雖然七三至八四年間，政府總支出才增加 4.5 倍，但其中社會與救濟增加為 12 倍，交通運輸 11.1 倍，公共衛生 10.8 倍、教育及研究 9.0 倍。這在在表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的貧窮與不幸，已不能再被忽視，政府必須出面協助與安撫；交通運輸則是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催化劑，是優先與重要的推動目標；而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

污染與毒害，亦使得公共衛生的維持費愈來愈多，現在是付成本的時候，如整治大台北都會區的河川，就要用八百億台幣，甚至有人估計台灣的污染防治，可達四千億台幣市場（註十九）；教育與研究則是政府發展尖端科技，扶植大企業帶動「工業升級」所需，其投資也是十億百億，像擬議中的六大資訊系統，就要一千億，這個層面，在今後三年內，更要從目前中央總預算的 13% 提升到 15%。由於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這個費用只會強化既有企業資本規模的不平均。另一個效果是，替資本案分擔員工訓練的成本，使得勞動者的擴大再生產易於維持在一低的工資水平，提高資本家的剩餘利潤。

所有的公共開支，都不是算在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內的。自八〇年起，保守的政府收支已出現赤字，從該年的負五十三億急增至八三年的負五百九十四億（註二十）。三年內增加為十多倍！必須注

意的是，同期民營企業資本的形成卻呈池滯狀態。八〇年為一千六百六十七億，八一年為一千八百一十一億，八二年為一千六百七十八億，八三年為一千七百八十二億。而在工業，國營工業佔工業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由五二年的56.6%降低為八五年的12%，顯示出民營壟斷資本的侵略性（註二十一）。

三、民間消費

壟斷資本剩餘吸收的最後一個泉源，是直接來自老百姓——民間的消費。雖然前十大民營壟斷資本的外銷值頗有比重，但各大集團主要業務還是在內銷（一九八〇年達60%）。這大概是：一、外銷利潤薄，不易控制，且市場變化迅速，不易控制產品，易受不景氣直接波及。二、內銷實際上是其成長過程的社會關係（尤其官方）的延伸。三、台灣民衆儲蓄毛額佔GNP比率自八〇年代以來高達30~37%，島內本身即是一龐大消費市場（甚至可以付高價，以內銷養外銷），像食品、汽車以及大部份的化工業，就幾乎全是內銷的生產。

因之，壟斷集團在廣告的花費是不遺餘力的，八五年除外，每年平均有15~20%的成長率，為GNP成長率之倍，八三年全台灣廣告費才一百四十三億，八六年已高達一百八十八億（註二十二）。

表一顯示，民間消費的成長也和出口、政府消費一樣，七〇年代中期後高速成長。量變導致質變。在家庭開支的內容上，食品費的支出，自六四年消費總額的51.78%降到七五年的44.1%，八四年更降為32.2%。同時居住費則自六四年的20.62%增至七一年的22.9%，七九年的25.32%。交通費則自六四年的2%增至七五年的3.43%，以及八五年的5.95%。同期育樂費則以4.73%、8.44%、14.38%依次上升。可以說，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大眾（大量）消費社會」。

民間消費力量的龐大，早已是國際壟斷資本垂涎的市場（尤其是目前生產競爭力低落，其國內市場備受蠶食而急找出路的美國企業）。自七九年開始，便以各種手段（甚至是政治的，如台灣關係法）來台投資生產（主要內銷，此已與六〇年代專門生產外銷不同）或行銷。如表三所示，非電子類的僑外資內銷額在七九年已超過外銷額。配合著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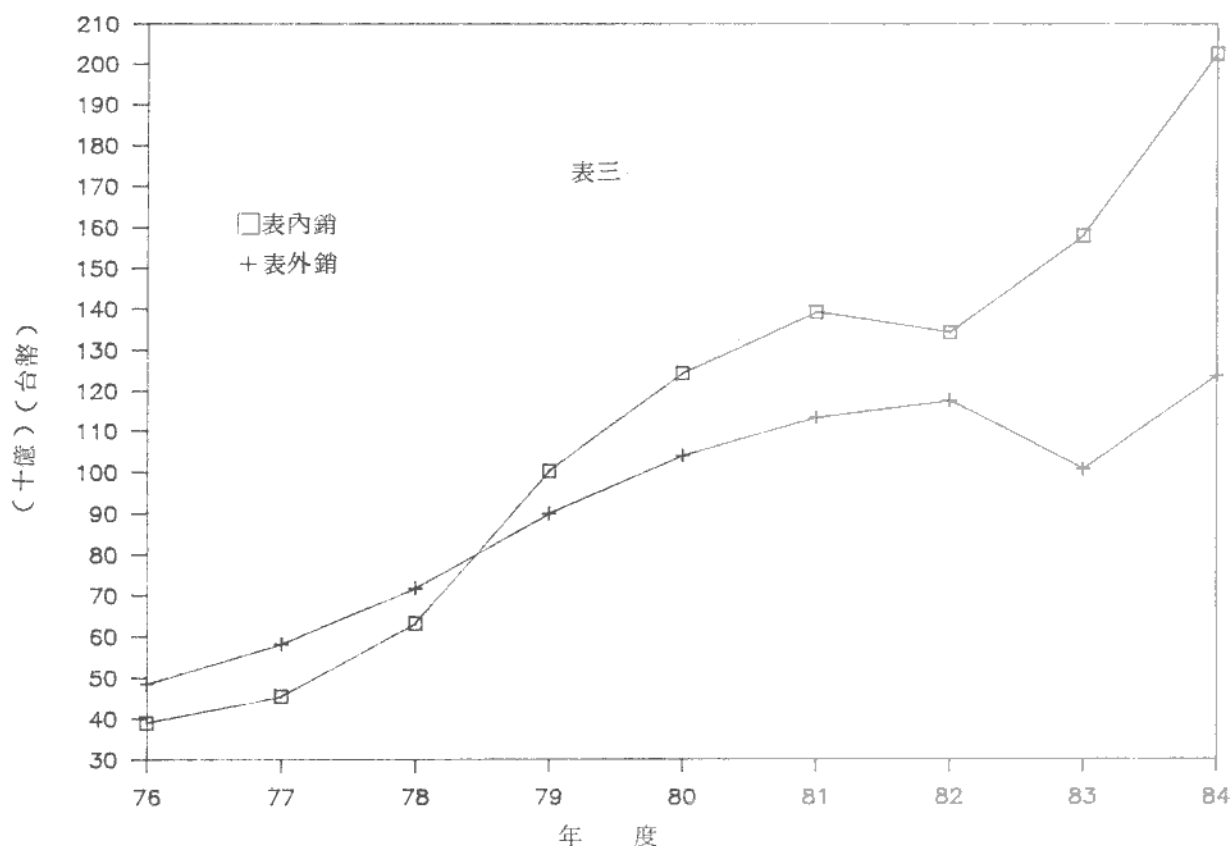
年代國際新保守主義者對國家機器的抨擊（如美國的deregulation，英國的privatisation）（註廿三），台灣自由化、國際化呼聲就是在這種國內外格局下喊出的（註廿四）。即使電子工業，最近美商亦正揚帆出發，因為如半導體記憶體的亞洲市場，台灣就佔40%，電腦亦大有可為，最近也有人進口超級電腦。外商銀行在八五年就有三十二家，資產額一千一百四十一億台幣（本國銀行資產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五億）。菸酒壘壘已破，最近亦將開放證券、股票、保險、百貨、食品、農產品。八七年初甚至降低一千七百種民生用品關稅，這些產品大約佔去年總進口值的37%。事實上，消費品輸入佔總進口值的比率愈來愈大，自七三年的5.6%升到八五年的8.5%。外資企業之自外銷轉為內銷，反映出八十年代經濟危機下台灣壟斷資本的結構再重整，再次與國際資本更進一層結合，不再是從前的技術合作，而是以更多的合股、行銷合作來瓜分豐盛的台灣市場。

綜上所述，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在美元與政府的扶植下，與國際金融及工業資本緊密結合，透過出口導向工業、政府及民間消費的汲補而得以茁壯成長。因而社會、政府及國際特定的環境塑造了台灣的壟斷資本。相對的，壟斷資本的形成和發展也回過頭來型構了台灣社會秩序。

■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

消費，是一種社會程序（social process），是工作之外私下的程序，其具體實踐是在家庭內（個體被庇護之處），不直接受生產關係的管轄，因而消費可以演變出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且導致分化。消費也與個人在社會關係上的位置不可分。這種社會關係是經過其族群認定過，而且相對於其他社會團體的關係。社會關係雖然是以經濟關係而存在，卻保有意識型態的性質。這種關係，透過社會的階層化，便展示出消費程序的分化，此即所謂身份或地位。身份或地位在消費程序上反映出一種學得的習慣，它能夠使勞動力的（生理）保養維持穩定，而且例行化。家庭便扮演著繁複這些習慣及行為的功能。勞動市場的新加入者，便很自然地尋求這

非電子業僑外資內外銷統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1984，1986 年版
經濟日報印

個在意識型態特性上已經被灌輸內在化的身份位置。事實上，只有資本的累積條件變更所造成的社會流動和失業，才足以打破此種固習。

消費，也是商品的交換關係。因而，消費的盛行代表著資本主義體制的確立，意味著傳統大家庭自足自給、大量家務勞動生產方式的結束，在台灣，傳統的家庭結構早已解離。自七二至八四年十二年間，每戶人口自 5.50 人降低至 4.47 人，顯示變成以小家庭為基本的消費單位。個人使用商品的高度密度和均質化，則反映出該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即對勞動程序的控制程度），以及資本的大量積聚與集中化（即所謂壟斷資本的抬頭）。早在七八年，台灣平均每戶家庭即有電視機一架，其中 45% 是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每 1.2 戶有一座，洗衣機每二戶有一座（洗衣機、電冰箱、瓦斯爐等等家用耐久電器，都是勞動階級成型後，必須減少家務勞動的產

物），電話每 3.2 戶有一架，冷暖氣機每 17 戶有一部，每 1.5 戶有一部機車，1.9 戶有一份報紙。

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也決定了民衆的消費型態。即使內銷廠商的產品設計、材料、型式，也大部份受外銷的影響（甚至同一廠商兼內、外銷）。耐久消費財（冰箱、洗衣機、電視），大部份是壟斷集團與國外技術合作生產，鮮有自己的格式。因而，產品消費的洋化（東洋或西洋化）甚為普遍。舶來品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從生產到消費上對國際資本的依賴，也迴照在文化、教育、政治等上層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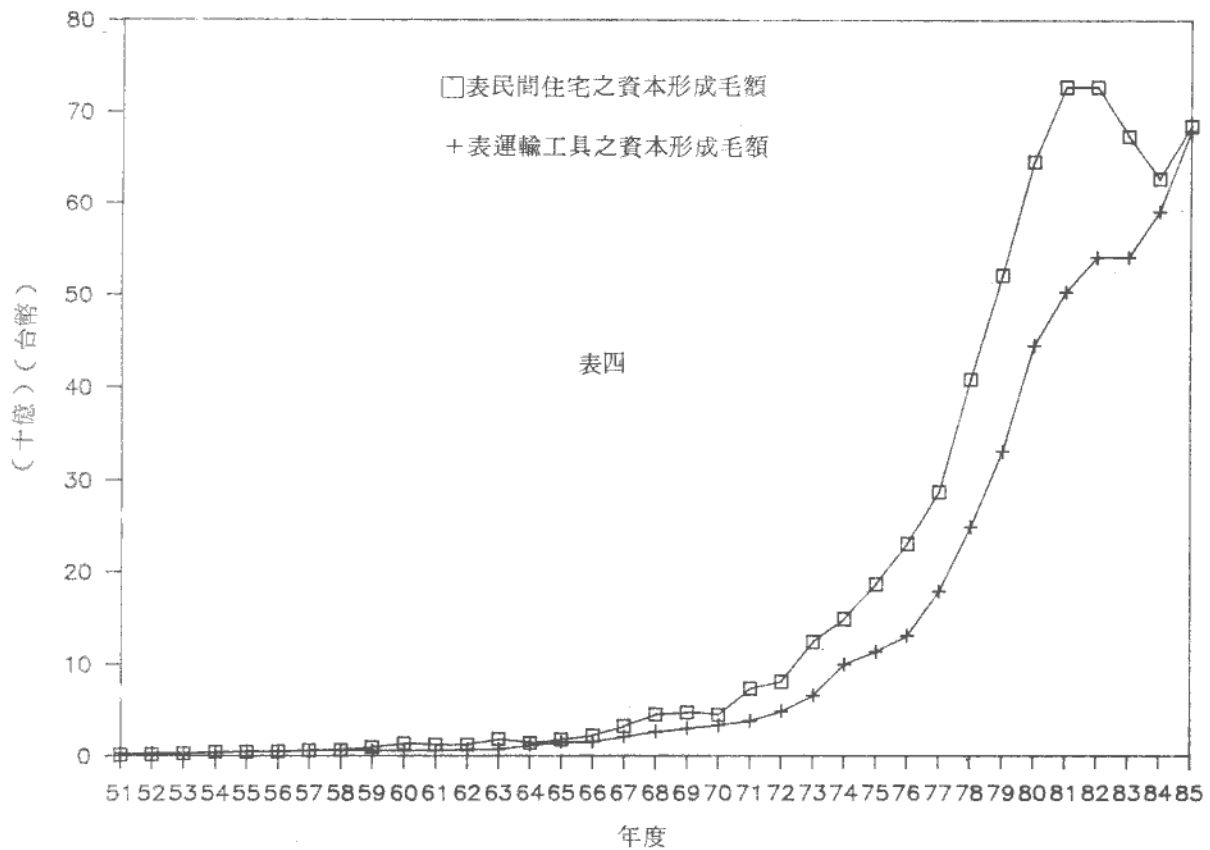
大量加工的生產型態在勞動程序上是採用泰勒式的「科學管理」（動作時間研究、輸送帶式），體力和神經的疲憊，使得上班與下班、工作場所與工廠（或公司）變成生活上明顯的分界。住房成為個人消費的特權場所。因而，對住宅的大量需求，

是廣大的勞動階級出現定位（無法回流農村），小家庭膨脹，以及「過度都市化」所造成的。如表四所示，七二年至八〇年，台灣住宅的資本形成呈高度成長狀態。該行業的興盛，當然也有所謂「資本的第二條線路」（尤其游資）助長，然而，73%的都市人口，吸收了82%的第二及第三級部類（輕工業及服務業）就業，也是造成七十年代下半期台灣房地產投機蓬勃的原因。

交通工具為的是分離工作場所與消費單位，如同表所示，也呈高速成長。住房與汽車（機車亦然）耐久財都不是每月薪水所能負擔的。因之，勞動階級的消費模式，即預設著金融業務活動的龐大社會化。國內銀行在近十年來對個人放款額增加為13.75倍（相對的，對民營企業放款才增加1.78倍）（註廿五）。民間金融資本的成長更是驚人，將於後述。金融活動介入個人生活費用的擴張，代

表著對工人生活收支的嚴格控制。在大量消費的社會裏，個體的消費程序就必須這樣，經過細緻的安排，以求穩定，然而同時又不能違背商品交換的自由關係。「小家庭」便透過開支習慣而為消費模式的調節器。為了減緩工人無力償債，造成消費程序的中斷，就必須限制資本主義的失業和工資，使得勞動力的供應能綿綿不絕。也因此，立法、工資的均質化和社會化，以及社會保險基金的建立，都是穩定資本增值必要的措施。爭議多年的勞動基準法，甚至即將成立的勞工部、農民保險，也唯有到了壟斷資本所主宰的大量消費環境的階段才得以完成。

總之，壟斷資本結構變化的原理，就是製造出一種新的消費模式，使得工資關係得以完全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商品的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包蓋了整個社會的生命活動，使得資本主義能夠以無止盡的積累來擴大再生產。



資料來源：同表一，然為A 6
餘同表一

對消費者運動的反思

消費者抗議運動，多是發生在壟斷資本行將鞏固前的過渡階段上。在這個時期，經濟的危機、消費者的都市化、產品標準不一，這個混亂時期也正是壟斷資本在盤算控制市場需求之時；地方性小資本無力反擊，只好以劣質低成本品出售謀利。多氯聯苯、蝦米、假酒事件，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喚醒了消費者意識，即在這個資本累積條件的變化——壟斷化的傾向階段上。

必須注意的，消費者運動，如果只抗議產品本身，而忽視質詢整個生產結構問題，則這種品質檢測運動，恰可讓壟斷資本修正其資本有機構成，藉著控制價格而達其市場壟斷之目的。因而，很不幸的，消費者運動，往往也是產業結構重整，小廠商被淘汰，促成邁向壟斷性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運動。

■金融資本的逐漸擴充■

前已述及，壟斷資本下的消費社會創造出金融資本活動的龐大社會化。而金融控制也是壟斷資本最有力的表現形式。事實上，前十大財團的辜氏、統一、國泰（現已崩潰）以及松下，都控制著相當程度的金融資本，可以說，他們是工業資本家，又是金融資本家。

台灣的金融資本，雖然大部份掌握在國民黨國家官僚資本手中，而且作風保守（根據最近統計，台灣所有貨幣機構存款高出放款台幣一兆二千億元（註廿六），不像美國流動比率相當差（註廿七））。近十年來亦有飛躍的成長。各類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信託、人壽保險、郵政儲金）的資產淨額，自七二年的二千二百七十四億，升到八二年的二萬三千零九十二億，十年間上升 10.15 倍（註廿八），而同期製造業的資本形成額才增加為 4.9 倍，即使以就業人數言，金融、不動產、保險和工商服務業，亦是所有經濟活動部門成長率最快者，六五至八五年間增加為 4.75 倍。同期製造業才增加為 4 倍。

金融資本的危機，到了壟斷階段，就會造成廣

泛、連鎖性的社會危機。八二年八月亞洲信託投資公司因經營不善，發生擠兌風潮。連續有八四年華僑銀行的經營不善與股權糾紛，繼則在八五年一年內連續發生台北十信、國泰信託投資公司及華僑信託投資公司的金融風暴，而國信也導致整個國泰財團的危機，波及數百億台幣。最後只得由納稅人共同承擔虧損，由政府省屬行庫負責收拾。相對的，六九年發生的國光人壽保險公司案，以及一些小規模信用合作社（註廿九）或農會信用部的問題，均未對社會造成震撼，乃因當時壟斷型式尚未形成，各金融資本較為獨立，相互連結性不強之故。

雖然目前的「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部門才佔國內生產毛額不到 10%（如果加上民間金額，大致 15%），但是由於最近台灣的「自由化、國際化」，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再度開放，更進一步被整合於資本主義體系內，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度之金融資本目前呈現著過度膨脹，如美國，金融層面產值已為產品產值之 40%，股票交易每天平均數自七五年的一千九百萬次升到八五年的一億零九百萬次，自七七年以來，其期貨成長率高達 370%（註卅），台灣的金金融資本層面必將受波及。今年四月廿日左右，股市便呈現數年來未見的漲勢，雖然與台幣升值有關，但其「結構轉變，機構投資者逐漸增加，除了原先的信託投資公司、保險公司外，近兩年來又陸續增加四家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分別自美國、澳洲等地籌集一億美元以上的資金，投資台灣股市」（註卅一），亦大有關係。最近農民保險也將實施，配合著保險業務的對外開放，金融活動勢必更多。至於期貨，早在八〇年前後，台北市就有百餘家左右交易的公司，最近由於游資氾濫及新台幣升值，「期貨業者們正紛紛拓展業務。所從事的期貨交易項目，也由以前的黃豆、玉米、豬腩、黃金等原料商品，擴增到馬克、日圓、法郎等外匯。」（註卅二）

金融資本層面，由於數據資料不易掌握，也就難以定量分析。但是，質的看來，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不同，前者以信用形式買賣證券、股票、期貨交易及其他金融工具，操縱公司的併合和收購。金融資本並不產生使用價值，只以貨幣資本形式在金融層面上流通。同時也雇用一大批有用的人力資源。當然，即使生產層面池滯（生產力下降），金融

層面依然可以同時蓬勃發展（如現今的美國），甚至藉著辦公建築，運輸，通訊和商業機器的需求，以及刺激消費，奢侈品及服務的購買，稍為緩衝經濟的池滯，但是，由於金融資本只是錢滾錢，未介入生產程序，它是一種外部化的、最具商品拜物教形式的資本，不代表生產力的進步。

自八〇年以來，台灣出口為主宰的經濟體制一直被困在西方資本主義池滯、結構改造的衝擊，以及其他勞力密集的第三世界國家外銷競爭中，亦呈池滯狀態，如下表所示：

出口成長率

年度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	26.9	23.0	14.1	-1.8	13.1	21.2	0.9

資料來源：經濟年鑑一九八六年 P.136

一九八五年，佔出口 98.5% 的工業產品生產設備利用率降至 80% 以下的低水準。八〇年代初以來，是台灣企業跳票、破產，再重整的艱苦年代。大資本企業，如楊鐵、國豐實業、金豐富、十信、國泰企業、環亞百貨、RCA、增你智、華納利、新竹玻璃等等，都發生空前未有的大危機，即使加工出口區，這些年來也有二百九十家工廠被淘汰，其中中小規模者有 80% 左右，屬於勞力密集被淘汰者有 90%。退票率亦回復到七五~七七年石油危機衝擊時的高水準。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變動率，以及投資率（固定投資/GNP），均較上次不景氣相差甚多（註卅三），顯示出產業結構問題。

這種衝擊，對壟斷資本及中小企業卻有著不同的作用。如前所述，壟斷資本剩餘利潤創造的環境有三，一是出口服務，二是政府開支，三是民間消費。顯然，當出口導致危機，它們必定轉移經營方向。近年來政府開支既然年年增加，當然對壟斷資本最有利。但是要鼓動政府大大增加公共投資以抵

消其在出口層面的萎縮，也不見得非常輕易。因而，最簡截的就是促動民間消費的擴充，否則便將一部份過剩的生產能力移植海外。

因而，我們看到壟斷資本的結構調整，它們藉著政府扶植，與國際資本結合，或縱向整合及橫向連合多角化經營，或改變資本有機構成來適應經濟難關。因此，保利和奇美、台灣玻璃和台福玻璃、飛利浦電視和飛利浦電子、兆麒電子和嘉新、嘉利企業，都各自併合，台塑、統一也進軍電子業，其他大同、聲寶、台塑、統一、長榮海運甚至增大其資本輸出，當然，更重要的是民間消費信用的擴充，如簽帳卡、信用卡的大量啓用，前者已經合法化。相信危機更深沉時，信用卡的使用將會被政府批准。

反而，中小企業在外銷不振，加上民生用品（中小企業唯一仰賴的內銷層面）被國際資本蠶食，可以說是面臨存亡危機，中小企業被國際資本與國內壟斷資本擠壓的情狀，只要看下表即知：

資料來源：「台灣中小企業與非中小企業財務狀況比較」

周大中，台灣銀行季刊卅四卷三期，一九八三年九月。

註：1. 中小企業指資本額在二千萬元以下之民營製造業廠商。

非中小企業指資本額在二千萬元以上之民營製造業廠商。

2. 本表乃一九七六~一九八一年之調查情況。

3. 表內數值乃佔總資產額之%。

中小企業與非中小企業財務狀況比較 單位%

項目	機械設備	固定資產	流動負債	營業費用	營業淨利	短期借款 (國內金融機構)	長期借款 (國內金融機構)	對外國銀行之 長期借款(國內 外外國銀行)	海外長期 借款	獲利 能力	內銷	外銷
中小企業	14.6	28.8	55.8	11.8	2.2	56.3	71.8	1.0	3.6	1.0	26.4	53.5
	~	~	~	~	~	~	~	~	~	~	~	~
非中小企業	11.9	32.3	63.8	12.5	4.4	71.3	80.2	4.9	7.4	2.6	46.5	73.6
	~	~	~	~	~	~	~	~	~	~	~	~
非中小企業	20.8	39.7	42.1	9.5	6.8	71.1	53.0	7.9	13.3	2.6	52.6	40.1
	~	~	~	~	~	~	~	~	~	~	~	~
非中小企業	28.4	47.4	49.1	10.7	9.5	83.6	62.8	14.2	19.2	7.1	59.9	47.4
	~	~	~	~	~	~	~	~	~	~	~	~

這個表告訴我們(1)中小企業固定資產低、機械設備少，即資本有機構成差。(2)中小企業外來資金一般在七成以上，流動負債高。(3)偏重外銷，利潤率差。(4)短期借款比重高，且對民間金融借款甚為倚重，表示對購買生產設備所需之長期借款興趣不大，即投資意願低落。(5)非中小企業對國際金融資本的倚賴甚重，幾乎高達20%。(6)最重要的，中小企業盈利能力甚差，不及非中小企業的一半。

也就是中小企業無法與壟斷大企業「公平競爭」，去年夏天行政院才提出爭議近十年的「公平交易法」，送立法院審議。該法最主要的用意是防止獨佔的濫用、違法的聯合，以及對其他不公平阻礙或限制競爭的行為予以處罰。然而，一方面政府卻寄望大企業能提升技術，因而該法中也容許企業結合，另一方面又須鞏固其國家官僚壟斷資本，因而將公營事業，以及服務業(金融、保險……)除外，使得這個法案像「自由化、國際化」一樣，各種資本規模對之有著不同的利益期待。像事實上曾是「聯合獨佔」，最近因互相削價競爭的輪胎業，就想期待此法來制止偏低的售價。也是聯合壟斷的化纖業也想藉此法「建立產銷秩序」。平板玻璃業者不認為是獨佔，雖有些聯合合約，業者認為不應受該法限制。水泥業者則斷然否認有聯合獨佔。家電業者亦然，甚至反而指責仿冒者會「以小吃大」，政府應予管制注意。至於中小企業對公平交易法，除一些技術細節外，都大表支持，深盼嚴格執行消滅特權，防止大企業興風作浪(註冊四)。

內受大企業的特權壓迫，以及原料、零件的控制，外卻是「出血外銷」，台灣許多曾博得王國美譽者，如洋傘、熱水瓶、電話機、玩具、聖誕樹等，獲利率都低得可憐。這些傳統性工業(政府所謂「夕陽工業」)廠商的獲利率，平均要比策略性工業低一至二個百分點(如電子、人纖，大約7~8%左右)。像紡織、合板只有5~6%上下。而熱水瓶，七九年年左右一隻報價大約十六美元，八四年降為三美元，而產量仍與前同。鞋在八〇年平均單價2.71，八三年降為2.56(註冊五)。事實上，台灣的產品出口單價正日漸下跌，比日、美、韓、新加坡情況差，如紡織、成衣、石油煉製品，收音機等都是，即使資訊產品也不例外，顯示出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註冊六)。難怪中小企業在猶太與日商的逼迫下，為了生存，只有爭取訂單，而不惜殺價。目前又遭升值壓力，其艱困可想而知。這點，我們只要再把上表的「營業淨利」欄細節顯現出，就有更清晰的印象：

中小企業與非中小企業
營業淨利的比較 單位%

年 度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中小企業	4.4	4.0	3.1	2.8	2.6	2.2
非中小企業	8.2	8.0	8.9	9.5	7.5	6.8

註：資料來源及統計方法均如上表

表中顯示中小企業的利潤逐年下跌，而大企業雖然不是每年上升，其利潤率還是中小企業的兩倍到三倍！顯然，大企業的利潤即使在小企業下降時也照樣上升，可是當小企業下降到一個程度時，大企業的利潤也會下降的，因為大小企業都有一共同依賴性——出口導向工業。然而，大企業主要業務是在內銷，可以吸收政府開支，民間消費而能保存相當水準的利潤率。可是，大部份外銷的中小企業就無路可走了。

因之，解決中小企業危機的第一個根本之道，應該是經濟結構的扭轉——自外向式的出口經濟轉為內向式的，以國內為主的生產結構，以及對民營壟斷資本勢力的節制。

必須成立反壟斷聯盟

從我們的分析，可以瞭解到，反對壟斷資本的擴張，是八十年代台灣社會運動最重要的課題。反壟斷資本有幾個意義：

- 一、扭轉出口導向經濟體制，由外向轉為內向的生產，同時抑制壟斷資本的延伸。
- 二、解救中小企業，解決大部份人的失業問題，以減少非正式層面的活動，因而我們會有個更乾淨的社會。
- 三、反對特權及經濟資源的不公平、不合理分配（只優惠特權廠商的策略性工業輔助政策）。
- 四、使消費者運動看到更長遠、更廣闊的經濟結構問題，避免走向有利資本壟斷化的方向。
- 五、環境運動者能看到壟斷企業（不管公、民營），是污染的最大禍首。
- 六、勞動階級反對壟斷資本「精簡人事」的生產力自動化計劃。
- 七、婦女運動者正視色情業的存在導源於失業問題，亦即中小企業的破敗。而經濟的壟斷化，才使這個問題更加惡化。

願民進黨人士，以及所有關心台灣鄉土的進步人士都來參加這一批判性、重建性的反壟斷聯盟！

台灣的中小企業，被內外夾殺，加上政府偏頗、不平衡的產業發展策略，反映出台灣經濟結構的環節脫落現象，而其社會表現，就是——失業。

失 業

許多人都稱道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創造了極為充分的就業。事實上，即使承認官方的失業率計算可靠，自七六年至八五年，台灣的失業率成長率高達 $3.02 / 1.48 = 204\%$ ，不但高過美國的 93% ，日本的 130% ，甚至高於韓國的 103% ，新加坡的 109% ，以及香港的 65% 極多。根據天下雜誌報導：一九八五年的「失業人口的結構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不再只是年輕的女工、黑手，也包括了一家之主的中年工人與白領階級」（註卅七）。

也有人指出失業率計算的不準確，即以失業率才 2.14% 的一九八二年看，其低度就業率高達 15.36% （註卅八）。

數字還不能表現出真正失業的情況，因為「台灣的家庭制度與家族企業特色，也掩蓋住失業問題。台灣的小商店與攤販林立，使得失業者可以暫時回家幫忙……而且台灣的真實薪資可以透過物價與年終獎金與薪水的升降來調整，所以資方不必依賴解雇員工來減低真實勞動成本。」（註卅九）。由於台灣小企業起步簡單，許多人（尤其中年人）被解雇後使自己當小老板（註四十），因而，失業人數之增多與「自營作業」「自雇者」人數之增多是平行的。總之，大量失業的存在，已經是台灣依賴性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有幾個原因：

一是中小企業的被擠壓。佔台灣企業總家數 98.76% ，總生產值 65% ，雇用人數 70% 的中小企業（註四十一），往往是不景氣的第一波被襲擊者，已如上述。據估計，因公司倒閉而失業人數，八五年比八四年增加 10% （註四十二）。

二是國營企業經營不善，至八六年三月為止，共裁七千六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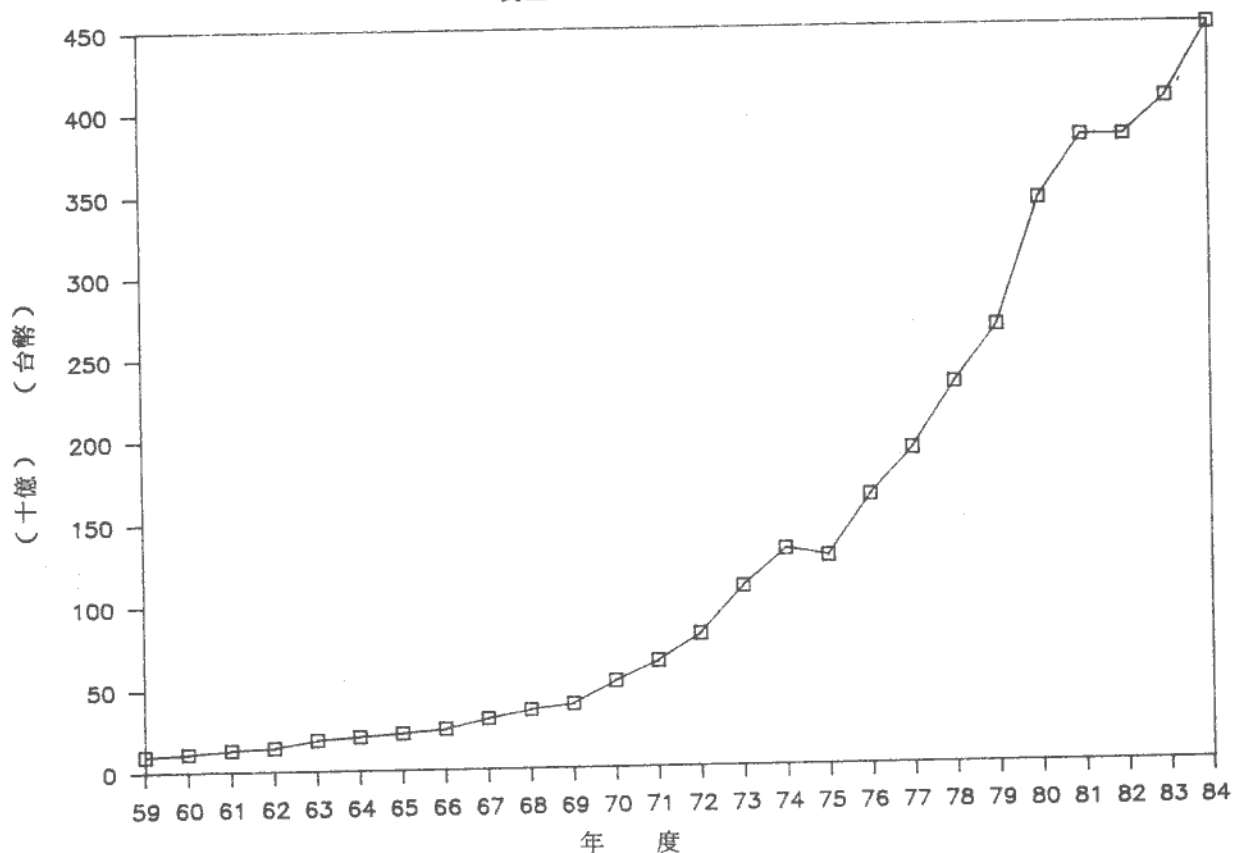
三是廠商，尤其是壟斷資本，已逐漸在改變資本的有機構成，亦即增加固定資本中的機器與設備，以自動化來節省成本，增加「工作效率」。這幾

年來，政府無時無刻在提醒廠商，應致力於工業結構的改善，以提高生產力，加強產品競爭力。自六一年至七二年間，我國製造業工資雖然每年上升7.8%，可是其勞動生產力每年提高8.8%，使每單位成本下降1%，「因而產品競爭力相當高」。（對勞工而言，即勞力剝削程度相當高）。但是，根據官方和資本家的說法，過去五年來（八〇～八四年），製造業工資每年上升14.4%，而生產力只有5.6%，致勞動成本每年上升8.3%（亦即相對起來工人生活改善程度較資本家剩餘利潤率高），削弱出口競爭力。甚至有人把一九八五年的出口不振歸之於勞動成本的大幅上升為「關鍵因素」（

註四十三）。不檢討經濟結構，逕把生產力的衰退歸咎於勞工工資，這根本是階級壓迫的經濟分析。事實上，國際勞力分工在八十年代，勞力成本已不是決定生產的最重要因素。在消費產品上，市場的拓展、新產品的推陳佈新、節制資本家的消費（交際應酬）、減少管銷費用等等，都是提高附加價值，爭取競爭力的重要方法。絕不是「精簡人事」。

雖然台灣的勞動成本最近提高，卻並不意味著資本家利潤的減縮。剛好相反，如表五所示，除八一年外，台灣企業的營業利潤一直在增加（如上所述，中小企業營業利潤一再減少，可見大部份利潤均積累在大企業裏）。而且，自一九七六年以來，

表五 公司營業盈餘



資料來源：1.一九五九～一九八三年，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O.C. (一九八四年主計處)Table5 P.98 扣掉第1，2，9項得公司營業盈餘。
2.一九八四年經濟年鑑，一九八六年P.793經濟日報社。

台灣的所得分配已呈停滯且不平均的傾向，亦即貧者愈貧，富者（大資本家）愈富了，眼看資本的積聚及集中化情況愈來愈強烈，連經濟年鑑也認為所得分配的平均的展望，相當不樂觀（註四十四）。

如今，政府與壟斷資本所聯合推動的「提高生產力運動」，正無情的打擊這個勞動力供應充沛（一九八五年勞動力參與率高達 59.72，農林漁牧人口已降至 18.6%，零成長，一九八四年已萎縮至四十三歲，有著低度就業率，亦即龐大產業後備軍）的小島。因而，台灣標準電子在八六年初裁掉十分之一（一百人左右）員工，吉梯電信也跟進，裁九十多名，台化也以自動化「精簡人事」達一千一百七十人。杜邦中壠廠也裁三百八十五名。八二年紡織成衣業有正成長，卻也在改造中裁了兩萬多名員工。八五年前十個月內，加工區廿多家公司亦裁一萬一千人，外商銀行也裁七十多位，台塑也精簡人事五百人，另外，RCA、增你智、華納利（「朝陽工業」）也大量裁員……，在內政部的勞資料紛統計上，一九七三年才二百六十二件，七八年增至五百零六件，至八一年已打破一千件，八五年甚至高達一千六百二十二件，八六年稍減一些為一千四百七十一件。其中，在精簡名義下，「因故解雇」「無故遣散」者所佔比例均高達 30% 以上，八二年甚至高達 80.4%。

在一片「引進高科技」、邁入「無人工廠」新紀元的呼聲中，最前衛的莫如員工數四十七萬，占製造業人口 21% 的紡織成衣業了。據海外中央日報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台北報導，我國棉紡工業正在進行一次十五年來規模最大的「產業革命」，全國三分之一，四十多家的棉紡廠正計劃引進「機器人」、「彈性生產線」、「全工廠生產管理電腦化」等設備，其中以大東、台化、福懋、台元最為先進。台元的自動化程度高達 80%，用人只需目前的三分之一；福懋則高達 95%，每一萬錠只需用廿人；大東則是 100% 自動化。

生產力的進步或變化，必須牽涉到生產關係（勞動組織、公司結構），甚至社會制度的重組。因而，即使自動化機器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存在（二次大戰所發展的數值控制機），然而由於無法調和社會的衝突，尤其是工人的抗爭，自動化的進

度相當緩慢。可是在台灣，這個工會是政府和資本家傀儡，工人沒有抵抗組織的社會裏，自動化的推廣卻正高速地進行著。最近台幣的升值更助長這種「提高競爭力」的說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近的調查，八七年大型廠商的設備投資將擴增達 97%，中型企業增加 22%，小型企業反而減少 11%（註四十五）。總共會達七百七十九億台幣，比八六年增加 43%。這絕對不是投資環境改善，而是資本家害怕目前工人意識的日漸覺醒，以及對工人的保險、賠償、退休的費用也因勞基法實施而增加，因而必須改善其資本的有機構成，減少勞工人數，控制生產和勞動程序的決策權。

台灣的生產組織，自始就控制在資本家手中。出口導向的大量生產是泰勒科學管理式、輸送帶式的，透過動作與時間的研究而把生產動作分割成各種細微簡單的動作，不熟練的工作人員很快就可以被訓練就位。因而，台灣的製造業並沒有經過西方以技術工人為生產骨幹的手工製造業階段，而逕自美、日輸入泰勒式、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理論上，泰勒式管理勞動程序下所要求的勞工的體力消耗，以及生產線的集體性，反映在工人鬥爭上的，會是勞動日（勞動時間）的抗爭以及集體議價的鬥爭形式（註四十六），然而由於官方的鎮壓，台灣工人只能以非組織式的、個人式的形式鬥爭（如離職、怠工、轉業率高）展開（註四十七）。如今，政治稍為走向民主化，也稍為顯露出有集體性抗議行動的可能之時，卻即將面臨「精簡」及「自動化」的失業威脅。是故，對於勞動程序控制權的爭取，勢必成為八十年代台灣勞工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 地下經濟與非正式層面的膨脹 ■

台灣地下經濟層面的膨脹主要源自於金融機構的特權及當舖作風，使得龐大的中小企業必須以 30% 的年利率向民間借貸，如前表所述，其金額高達 28.7~43.7%，促成了台灣金融資本一個獨特的現象，即民間金融（所謂地下金融）的發達。

根據統計（註四十八），台灣民間金融的流通數額，一九六四年才二百七十二億台幣，佔總資金

體系的 25.6%，到了一九八三年，竟膨脹到一萬五千四百九十六億，且佔總資金體系的 33.4%，二十年間增加為五十七倍之多！甚者，七八年後，民間金融資金體系的規模已大過金融機構的放款。在整個資金存量統計，整體資金規模中，民間金融資金的平均比重竟高達 33.2~45.2%。中小企業的利息負擔甚重，有的甚至動用消費者貸款，據估計，一九八五年的三千五百億消費者貸款放款中，竟有 13% 是被中小企業用來作週轉。

再者，中小企業的沒有出路，甚至破產，造成失業的增加，導致台灣的非正式層面（地下經濟）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一九七九年）之後大為擴張。大量地攤的出現使得一九八五年百貨公司的成長率大為下降。八〇、八一年甚至變為負成長，有的倒閉成經濟犯。美元黑市在八〇年代初高過官價 10% 以上。套匯、地下錢莊、互助會、期貨大為盛行，而互助會倒閉、捲款而逃者有的達千萬、億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安。資金外流在一九八三年竟高達國民生產毛額（GNP）的 8.7%（註四十九）。仿冒產品的出口也高達 GNP 的 1%（單在八三年就有一百二十家廠商仿造 Apple II）。全球所注意的一百五十一項仿冒品中，就有 60% 來自台灣。大家樂一年吸收了至少一百億元的游資。根據一九八四年經濟年鑑的報導，地下經濟已日趨活躍，其金額在八三年高達 GNP 的 32%，達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三億台幣！

在各種非正式層面的活動中，有一項社會意義非常突出的行業，那就是色情業。

色情業寄生在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上，正如種族主義依附在美國經濟結構一樣。在台灣的色情業幾乎遍布廿七個都市內，滲透到各種消費行業。有人統計目前台灣從事色情的女性可能有六十萬至一百萬人，寄生在這些女人身上的搨客，又不知有多少。

台灣出口導向工業資本積累的基礎，就是小農商業化和不熟練勞力（註五十）。女工是台灣勞力密集工業結構的骨幹。隨著資本主義化的延伸及深入，台灣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愈來愈高，自六五年的 33.11% 升至七八年的 39.18%，八五年更達 43.45%。因「料理家務」而未參與勞動力者已愈來愈少，八一年至八五年間大概就減少十萬人左右（註五十一）。

從事家務勞動女性的減少，使得女性佔男女總就業人口的比例一直增加，自六五年的 27.35% 增至七九年的 33.07%，八五年更達 36.50%，大部份是十五歲到卅四歲的年齡，以八六年二月為例，就佔女性就業的 62.5%（同階段年齡之就業男性才佔總男性就業 49.3%）。甚者，女性就業人口也大部份集中在製造業上，七九年佔總就業女性之 67.55%，八六年為 65.07%。（同期男性才各為 45.58%、48.26%）。如前所述，台灣的中小製造業，在依賴及壟斷資本的壓迫下，就業相當不穩定，絕大部份女性工作的不穩定，乃是必然。因而，女性失業人口佔女性勞動力的比率，一直就高於男性失業人口佔男性勞動力（勞動力=就業人口+失業人口）之比。如下表所述：

男、女性失業能力比 單位%

年 度	1964	1968	1972	1976	1978	1980	1982	1983	1984	1985
$\frac{\text{女性失業人口}}{\text{女性勞動力}}$	6.9	2.03	1.99	2.13	1.87	1.48	2.25	2.75	2.47	2.90
$\frac{\text{男性失業人口}}{\text{男性勞動力}}$	3.32	1.58	1.23	1.54	1.58	1.11	2.08	2.69	2.43	2.90

資料來源：一九六四~一九七六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O.C. 一九八四 P.47

一九七八~一九八五中華民國勞工統計月報一九八六年四月

尤有甚者，失業的女性，大部份分布在十五至三十四歲之間（事實上，台灣失業人口不分男女，該階段年齡失業者佔比例最大，自七八年以來都在65%以上），如一九八六年三月，失業的七萬二千名女性中，竟有六萬九千人在是十五~三十四歲之間，佔96%！可見，年輕女性持續而高比率的失業是常態，它是寄生在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結構上的。

由於台灣服務業就業人口的比例一直增加，自六五年的31.25%升為八五年的41.72%，可能吸收池滯製造業的過剩人口，譬如金融及商業兩部門，近年來女性多於男性。或許有這種流動存在（因為不少女工是高職畢業，極可入服務業），由此，持續而高比率的女性失業率亦指出，失業者是教育程度低、都市謀生能力相當差的女性，她們是社會階梯的墊底者。她們，大多數就是台灣資本主義的移入勞力：原住民女性。

因此，色情行業的存在，絕對不是大眾消費社會的物化（笑貧不笑娼），或有的女性為提高物質享受而甘願下海。從事色情業女性工作環境的惡劣與不人道剝削，是沒有人樂於此道的（註五十二）。而是由於年輕女性的失業，在一個充分無產化的階級社會裏，為了生活，只有出賣自己的原始本錢。

色情業表面上會有財富的再分配，事實上，大部份利潤還是歸捐客所有。即使從事色情而賺大錢的女性消費也大部份是奢侈品或舶來品，對國內生產沒什麼刺激作用，縱然賺取一些外匯，也助長消費的不平等（奢侈）。至於色情業所引伸出來的犯罪、家庭及社會問題，顯現出色情業存在所需要的社會成本相當大。

總之，到了八十年代，隨著資本累積的延伸與密集，大量勞動階級的台灣社會已經呈現著一種均質化、集體性的消費模式。這種質的變化，也加速金融資本的擴充。然而，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結構改造，以及國內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需求，使得台灣的壟斷企業在政府與國際資本結合下，逐漸改變

其資本的有機構成。這種情況，加上中小企業內外被夾殺的困境，造成社會大批的失業、地下經濟以及非正式層面的大肆擴張。氾濫的色情業，便是這種經濟體制下，女性勞動力的持續高比率失業下的無情產物。（5/1/87）

註一：本文的壟斷資本，包括獨佔與寡佔，或聯合獨佔，亦即資本的大量積聚（concentration）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者。台灣的外資企業，不為本文討論之重點，而有關國家官僚壟斷資本的研究，請見鍾望如「官僚壟斷資本——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經濟基礎」，台灣思潮（洛杉磯）第七、八期，一九八三年五月，一九八四年。

註二：天下雜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十大集團指台塑、國泰、裕隆、台南紡織、大同、遠東、辜氏、新光、遠東、趙氏集團。

註三：天下雜誌，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包括公、民營企業。

註四：天下雜誌，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包括公、民營企業。

註五：N.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raeger 一九六七, P. 175 & 190。另外的資本來源是土改。

註六：天下雜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P. 16

註七：海外中國時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廿日。

註八：紐約世界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廿日。

註九：民營大企業與日本技術合作或合股者比美國多，與國家官僚資本大部份和美國連結大異其趣。這似乎部份是特定的殖民歷史因素形成的。

註十：經濟日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五日。

註十一：有機資本構成是指一企業固定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與變動資本（勞動力的價值）之比，有機構成愈高，表示愈省勞力，生產力愈高。

註十二：天下雜誌，一九八六年八、九月號。天下雜誌的統計是包括公營企業。

註十三：Fortune，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七日。

註十四：中華民國經濟年鑑（以下簡稱經濟年鑑），一九八六年P. 511。經濟日報社印。

- 註十五：Paul Baran &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一九六六, Chapter 4~7。
- 註十六：天下雜誌,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
- 註十七：天下雜誌,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
- 註十八：藉著國內公共投資, 十大建設稍為抵擋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不景氣。今日十四項建設亦有同樣功能, 但卻有人說成是為消化五、六百億的外匯存底。
- 註十九：紐約世界日報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四日, 四千億應為保守估計。
- 註二十：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一九八四年二月, P. 159。
- 註廿一：筆者認為壟斷企業的資本積聚與集中會愈來愈強烈, 尤其目前結構重整之時。因之, 資本形成呈池滯, 可能是中小企業層面投資額減少或未增加所致。大企業可藉合併, 或者接管某些國營事業的生產擴大資本。
- 註廿二：經濟年鑑, 一九八四年, P. 585。
- 註廿三：Reg Whitaker,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ster . P. 1, 一九八七年。
- 註廿四：自由化和國際化對不同的團體有各種不同的意義和利益。對國際資本、國內壟斷資本、中小企業和普通老百姓, 自由化和國際化都代表著不同的期待和衝突。
- 註廿五：經濟年鑑, 一九八六年, P. 641。
- 註廿六：世界日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三日。
- 註廿七："Banks, Skating on Thin Ice", Monthly Review N.Y. 一九七五年二月。
- 註廿八：台灣銀行季刊, 卅四卷第四期, P. 224。
- 註廿九：台灣的信用合作社, 發源於日據時代, 光復後成了國民黨籠絡地方派系勢力的金融工具。
- 註三十：Monthly Review 一九八六年十月, P. 15
- 註卅一：世界日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三日。
- 註卅二：世界日報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 注意在台灣, 期貨交易屬非法, 未計入正式金融活動內。
- 註卅三：經濟年鑑, 一九八六年, P. 54。
- 註卅四：本段內容採自經濟雜誌,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 註卅五：世界日報,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
- 註卅六：世界日報, 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一日。
- 註卅七：天下雜誌,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P. 13
- 註卅八：李瑟「失業率是怎麼算的」, 天下雜誌,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 註卅九：林忠正「揭開我國失業問題的面紗」, 輯於「財經風雲」一九八五年, P. 232。
- 註四十：許多人嘲笑台灣人喜歡當老板。事實上, 人員流動率高、企業起步容易, 加上失業都是促成其原因。當然七十年代初曾有許多小企業因國際景氣而賺錢, 現在好景已不在。
- 註四一：張炳耀「台灣地區企業小型化問題之剖析」台灣銀行季刊卅五卷四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P. 150。
- 註四二：同註卅七。
- 註四三：經濟年鑑: 一九八六年, P. 239
- 註四四：經濟年鑑, 一九八六年, P. 167。
- 註四五：世界日報,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四日, 雖只是調查主觀願望, 但可看出這些資本家的用心。
- 註四六：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NLB, 一九七九, P. 130。
- 註四七：蔡建仁「台灣工運為何不振」, 未發表論文。
- 註四八：彭百顯、鄭素卿, 「台灣民間金融的黃金管道」, 台灣銀行季刊卅六卷三期。
- 註四九：經濟年鑑, 一九八四年, P. 3
- 註五十：劉進慶, 「從中樞衛星關係的觀點看台灣政治經濟的演變和展望」, 「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P. 326。
- 註五一：中華民國勞工統計月報, 一九八六年四月, 圖十二。這一方面也表示消費模式的改變, 尤其住和行方面支出的增加, 必須夫婦共同上班才可維持生計。
- 註五二：廖碧英, 「色情問題現況報告」。亞洲教會婦女大會觀光與賣春研討會報告, 載於紐約台灣公論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卅日。

中國的改革： 過去、現在、與將來

何維凌

李佩佩 · 演講記錄 ·

前言：四月中在芝加哥聽了次演講，講員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的何維凌先生，主講題目是：「中國的改革：過去、現在、與將來。我覺得何先生的演講很有意思，它表達出中國改革的一個大致完整的藍圖；因此特別記錄下來，提供給關心中國的人，做為參考。此記錄完成後未經何先生過目，因此任何可能的筆錄、刪添，純由記錄者本人全權負責。

× × × ×

記得八年前，鄧小平曾說過，即使我死後，任何人來掌權，也改變不了整個形勢。我個人也是認為，中國改革不可逆轉的形勢，已經形成。

中國改革的歷史先不談，我們先談它改革的目標及基本方向吧。中國這次改革，有三個特點：第一，中國改革乃是社會的、全面的改革；第二，此

改革乃是由上而下，一步一步有計劃的改革；第三，此次改革乃與革命有所不同，它是有補償性的。

中國的改革，也聯到五個體制的重新規劃：

一、經濟體制的轉化——這方面涉及二個基本問題：(1)如何形成較完善的市場；(2)如何形成獨立運行的企業。

二、政治體制的改革——這方面的問題像：黨、政劃分，黨內民主化，政府內部文官系統的制度化、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過程，政治權力民主化過程等。

三、社會體制的改革——像：獨立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等問題。

四、國際關係的調整——像：開放政策、全球戰略等問題。

五、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轉化——像：中國傳統文化的重組，其如何與西方現在文化融合等問題。

有關第一點：中國經濟改革方面，有三個目標：(1)國內市場的形成；(2)中國經濟體系與世界經濟體系相融合；(3)外延型發展，轉為內延型發展。

至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我認為在今年十月即將舉行的十三屆人大會中，主要議題倒不是誰上誰下的問題，而是是否會對中國的改革更加肯定？對政治體制改革做更明確的提述？那些改革可提出？這方面的問題。

我看這方面問題的核心，是想來解決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問題；而確定黨、政、人代會各自的功能，而且用法律形式給確定下來，將會是這次會議的重點。另外，有關黨內民主、群眾的政治監督、基層單位的民主選舉、權力下放、機構改革、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等政治改革問題，也會明確的提出、討論。

所以此次政治改革應算是種「黨政改革」，但它也有一定的限制。譬如，在去年年底的學生運動中，學生質問一位幹部：誰給你權力的？你能代表我們？這位幹部說：我打天下打來的。

有人也許覺得這樣的政治改革仍然不夠。但我認為，如能做到上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難將會比經濟改革的困難要多。至少得十年、八年才做得到。

所以，我們可把中國的政治改革，分為三個階

段來看：第一階段，乃狹義的民主過程；第二階段，乃廣泛的社會改革；使作業有更大的獨立自主權，才會造成現代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它們才能產生獨立的政治性的壓力、或利益集團、團體。此階段過程可能更長。第三階段，乃政治民主階段，而達到真正的個人直接選舉。要達到這麼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得需一、二代的功夫。

我們另外可談談中國改革的五個階段，這樣比較會更明白政治改革為什麼得要這麼長的時間。這五個階段是：①準備階段；②突破階段；③拉鋸階段；④全面改革階段；⑤民主階段。而中國目前是在拉鋸階段。

一、準備階段：自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基本上沒有「改革」問題。一般人認為，清除四人幫後，中國即可回復到四人幫以前的時了。但在實際上，這卻行不通。因此，在七八、七九年間，輿論界開始討論「改革」。這是「輿論準備階段」。那時中央高層單位也承認中國得改革，但有兩個觀點爭論：是體制改革，或是恢復型改革。

在此，我也談談中國的體制，它並非完全史大林式的體制，而是包括了三方面：①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②幾十年農民戰爭的組織體制；③蘇聯式的經濟計劃體制。而且在中國體制中，部門主義、地方主義現象特強。

因此對改革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應建立更完善的計劃，有人則認為計劃體制反而會使中國走得更壞……等。

因此，在這一階段中，並未真正達到黨、全國搞改革的階段，只是準備階段。

二、舊體制突破階段：時間是由八〇年到八四年。在農村生產責任制剛推出時，大多數上層領導十分的擔憂，堅持搞此農村生產責任制的，也只有四川、安徽兩省。在一九八一年中，全國廿九省市也只有幾個省市黨負責人同意搞農村改革。在一九八一年一號文件中，也只把農村改革的範圍限在落後地區，沒有打算搞到全國去。但此農村生產責任制改革的效果，無法阻擋，立即擴到全國。因此，在八三年一號文件，中央確定此項改革；而在八三年中，由於生產責任制的成功，使得中央一致同意中國搞改革，直到現在。

三、拉鋸階段：第二階段成功後，導致一九八

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的文件；中國全面積極改革自此開始。在此階段，有人對改革的艱鉅性、漫長性掉以輕心。像胡耀邦就心急的把農村改革擴展到城市改革上，他把全國城市、工廠都實行責任制，因此造成混亂。

中國推行全面改革，基本上有兩個阻力：

其一是中國傳統的思想、價值觀：中國傳統的科舉觀念、傳統小農的均貧思想，再加上中國革命乃農民革命，使得改革受到一定阻力。

其二是經過卅多年的歷史，在中國體制內部自然形成一利益網絡。中國如想改革，也必然涉及到此利益網絡的利益，而遭阻力。因此，中國的改革也得是補償性的，補償此網絡的損失。

所以，我們可說，搞改革的帶頭者，是夾在二條戰線中作鬥爭：一方面，他們得對那些對改革不了解，但又因改革而失去利益者做工作；而作法不能強烈，只能緩和的來。另一方面，由於改革替人們帶來希望，而且種種問題也給揭露出來；面對人們過高的期望，像：工人們的物質要求提高，知識份子及學生則要求民主等，改革者現有力量滿足不了這些人的期望，也只好盡力對這些人做工作。基本上，改革者是給夾在這二要求中間，這也是目前所處的拉鋸階段。當然，中央領導也一直強調中國改革的特點：漸進。

在經濟上的拉鋸，主要是在計劃經濟體系與市場條件這二方面；這方面拉鋸所造成的問題，比純計劃經濟、或純市場經濟還糟。我認爲在經濟方面未來一、二年的主題及企業獨立自主，與金融市場這二方面。

在企業獨立自主方面，我們應先弄清責任所有制，並非就是私人制。它仍是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一種；國有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種，但未必是最好的。另外有幾種也不錯，像股份化、租訂制、責任制，把中小企業賣給集體或個人等。至於金融體系問題，這方面更複雜，由於時間所限，不能多談。

至於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問題，二者乃是互相幫助的。要開放，得如何讓自己的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相互配合。早先經濟，是以計劃為主，以市場爲輔；八四年後，是以市場爲基礎。在經濟思想方面，早先是自力更生，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在開放後，則應考慮到與世界經濟合作，匯率重新

調整，鼓勵出口等方面。

拉鋸戰的型式是提出改革方案——遇到阻力——調整——再走一步。

在改革上，目前有二客觀問題：①交通運輸、通訊問題；②資金缺乏問題：如何集中資金、如何健全金融市場。

至於這種拉鋸戰會到何時？一旦過了這種拉鋸階段，不可逆轉的形勢即已造成。我認爲需要五年的時間。

中國改革的前景，不應只看誰上誰下的問題，而應看中國改革的開放、發展、阻力這方面。即使在鄧以後，我認爲中國不可逆轉的形式，基本上仍是有指望的，這可由四方面來談：

(一)農村改革成功，很難用強力再拉回去。

(二)過去三年的經濟改革雖在拉鋸戰中，但改革仍有一定的進展。

(三)舊系統中的整人系統運用已不太有效：自七六年到目前用行政命令，政治運動來推動社會，來整一批人，已沒什麼作用。此整人系統的前提乃大家相信某種東西，使人覺得整人有理、挨整得也有理。一般人目前也把問題看得十分清楚，改革開放政策目前已深入人心。

(四)有關基、中層幹部，工廠企業負責人方面：他們是社會的中堅、精英力量。他們在這七、八年的改革過程中，本身也起了變化。以前對改革普遍的看法乃是二頭大，中間受阻。但現在呢，連中間也支持改革；如果不改革，他們還不同意這是因爲他們由改革中嚐到了甜頭。改革與自主，權力下放相關聯，這當然對行政、工廠權力者有利。他們支持改革，可使得改革不可逆轉；但他們也不支持過快的改革。

因此，將來不論誰掌權，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很難再度改變此局，但我們也很難說它會走得很快。另外，也有二種可能：①如果權力平滑過度，中央接班平滑的話，發展會平穩些；②如果權力接班不平滑，則導致地方部門權力上升，而造成發展不平衡。

四、全面改革階段：這需要一代人的時間；這也是中國經濟起飛期。

五、民主階段：這得等我們兒孫再來談了。

謝謝！

簡評「何維凌的演講」

何流

編者按：中國近幾年來所大力推動的改革，不論是對中國本身、或是對整個世界都是件大事。自然，這改革與其內部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的變化也密切結合在一起。

如果必須要改革，那麼改革要怎麼走，應怎麼走？改革要如何做、應如何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何維凌先生提出了他對改革的一套看法。另外，我們也邀請對中國素有研究的何索先生寫一短文，做為回應。我們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共同討論。

何維凌的演講相當系統而坦率地把中國目前進行改革的目標、手段、步驟、遭遇困難及未來展望鋪陳出來，有助於系統地討論中國改革。有關中國改革的文章汗牛充棟，但全面而系統地描繪著並不多見，這使得評論易於流於局部片面，或膚淺的實證主義式。「何文」在此提供了討論中國改革相當好的出發點。

「何文」指出，中國的改革是全面性的、不僅要發展經濟，還要轉化經濟體制，並改革相關的政治、社會體制、重組思想意識、調整對外關係，以有利於經濟的發展，改革既是全面的，對其評價自不能以一時經濟成長的豐饒為依據。對中國改革的評價必須放在全面制度性的高度來考察。換言之，衡量中國改革的成敗，不以一時經濟的得失來估量，而必須探討改革所要把中國帶到怎樣的社會？

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但這個根本問題，「何文」並未明白陳述。鄧小平常說，改革的目的是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但，什麼叫做「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關心中國改革人士最不解的問題。「何文」中並未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根據「何文」對五個體制改革的目標來看，建立市場與獨立企業（經濟方面），獨立行政系統的形成（政治方面），獨立社會福利制度的成立（社會方面），與西方經濟體系及文化思想的融合（對外及思想方面）等等幾個主要體制改革的目標都屬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容，則改革的總

目標應該在於注入資本主義因素於中國既有的體系中。但這種注入與既有體系能否相容？資本主義不僅是個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各部密切相關的總體系，例如市場的形成勢必帶來弱肉強食的競爭風氣與觀念；又企業家階層如果形成對立，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政治性壓力，要如何與「四大堅持」中的「堅持共產黨領導」相安無事呢？凡此種種，「何文」中並未論及，我們也不曾（恕筆者孤陋寡聞）在中國改革者口中或文中看到較深入的探討。去年年底中國發生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如果說，中國的確發生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這決不能只歸咎於少數文人的煽動或歸咎於「黨內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不力」，而必須從經濟基礎或社會體制來考察。這其間，市場的建立，企業家階層的培養，融合西方思想文化等等體制改革的內容，都是形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誘因。中共積極塑造這些誘因，卻視其誘發的「自由化」後果為洪水猛獸，明顯地表示中國改革者對改革的可能結果估計不足，反映了改革者一廂情願地吸收資本主義體制的部份特色，而未理解資本主義的整體性。

注入資本主義於中國體制會產生怎樣的「新社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惜我們在「何文」中看不到這樣的分析。從中國改革者對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應看來，我們發現中共對其從事改革所可能造成的體制性後果似亦不甚了解，這是我們引以為憂的。

菲律賓又要到攤牌時刻？

張健光

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賓阿奎諾夫人靠著「人民的力量」，擊垮了馬可仕政權。但自從她上任後，這位女總統又一直忙著應付另外一種「人民的力量」了：非共的武裝組織——新人民軍。

新人民軍與菲律賓政府武力對抗已有十八年之久。在馬可仕政府垮台後，他們繼續武裝鬥爭，但同時認為與新政府有談判的餘地。終於在八六年十一月，在阿奎諾夫人免除她極右的國防部長恩瑞爾後，雙方開始談判，而且互訂自十二月十日起，停火六十日。

但是，一旦停火協定期滿後，雙方又回到原先對立狀態，而且新人民軍人數也顯著增加。這令人不由得問：菲律賓人民，為什麼仍然會繼續向那個打垮過獨裁血腥的政府作戰？

許多人都認為菲律賓人民長期的貧困、政府官員的腐化、社會財富分配懸殊，是培養非共叛亂的最佳溫床。因此有人提議，菲律賓政府得軍事力量與社會改革雙管齊下，方能打敗共黨叛亂；問題是，政府目前並無雙管齊下的能力。

另外一位前政治犯陶瑞神父則認為：新人民軍能一直維持而

且發展，主要是受到人民的支持；菲律賓人民希望有新人民軍來對抗阿奎諾政府；他們也擔心談判會造成新人民軍解體，這樣一來，他們就毫無任何依賴了，陶瑞神父另外也呼籲阿奎諾夫人要繼其先夫遺志，要與左派結盟，而不是與軍方掛鉤。

許多菲律賓人，特別是農民，他們不相信阿奎諾政權能徹底實施土地改革、能脫離美國的經濟、軍事力量干預。相反的，倒是有些非共人仕贊同情阿奎諾夫人的：他們讚揚阿奎諾夫人努力的整頓自己內閣，盡力的推行土地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但他們也指出阿奎諾夫人遲早會與她的「影子政府」結成一氣；這其中包括她娘家的親戚沈樞樞主教及一些以前與馬可仕親近的財團。

菲律賓人民不會看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才會一直支持新人民軍。據美國國防部估計，新人民軍的人數已由一年前的二萬二千人到目前的二萬三千五百人左右；而且在全菲律賓四萬一千個小村落中，新人民軍控制、影響了其中的五分之一。

當然，有不少人也十分嚴厲的批評新人民軍。像在澳洲有位

學者就指出：新人民軍及非共的領導，抱著極強的毛派教條；他們利用土改口號來欺騙農民；而且他們把農民當成礮灰，用武力來逼使農民加入。另外，有一位時代雜誌的記者也持類似的論調，他也更進一步的指出，非共也吸收不少教士、修女，來支助新人民軍。

但菲律賓的「鮮花革命」，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好像並未為絕大多數的菲律賓人民帶來「鮮花」、或「革命」，政權換了批人，而且看起來比較「溫和」；但往深處一看，美國的那支看得見的手仍然還在那兒，社會貧富懸殊的結構仍然維持在那兒，但有的經濟形態、困境也仍在那兒，而且新人民軍也還是在那兒。

當然，在雙方真正攤牌的時刻，阿奎諾夫人的牌點比較高；雷根政府今年支援菲律賓的項目包括：三億二千三百七十萬元的經援、五千二百六十萬元的軍援；另外他又追加五千萬元援助。但就新人民軍方面而言，他們也不是綉花枕頭，他們的士氣高昂、他們受農民支持，而且他們經過千錘百鍊給磨出來的游擊戰技，遠遠勝於政府軍的青嫩。

美國民間的人權運動

……中美洲難民庇護運動的成長與挑戰

程達元 編寫



編按：

約二、三年前，全美各地聯映了一部頗受好評的電影：「北方」（El Norte）。這是講在中美洲瓜地馬拉山中一小村落中一對兄妹的故事。他們的父親由於在政府暴政統治下，欲起來反抗，結果反先被警察偵破，而被逮捕，砍首示衆。兄妹倆於是決定逃向那「遍地黃金」的「北方」（美國）去。他們千辛萬苦的，逃離瓜地馬拉，跑到墨西哥邊境的弟華那穿過幾里長的廢坑道，總算偷渡到了「北方」。

但北方的世界與他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兄妹二人住在貧民區的廉價屋中，他們一面想念家鄉的一切，一面又得為生活奮鬥。哥哥為了生計，成天去販賣勞力、做廉價零工、或在餐館打工；他時時又得逃避移民局人員的追捕。妹妹則為人幫傭。最後結局是，妹妹由於在偷渡穿過坑道時，被老鼠咬傷過，幾個月後，鼠疫病發作。但因她沒身份，怕上醫院致移民局抓，只能自己在家用土法治療。最後由鄰居送到醫院時已太遲了，只留下哥哥繼續為三餐勞苦奔波而空留餘恨。

雖然這是部電影，但事實上也正有許許多多類似的故事正在發生哩。由於美國支持當地政府的暴行，自八〇年起，中美洲的難民（以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為主）紛紛向附近鄰國逃難，有不少也冒著性命向「北方」偷渡。事實上，偷渡過來的命運也不見得有多好；他們或者在沙漠中迷了路，乾死在那兒，或舉目無親，流落街頭，不知何去何從。他們背著過去慘痛生活的記憶，又得時時提防移民局的追捕。

以下這篇文章，是報導、分析美國官方及民間宗教團體對這些難民的「處置」，及二者間對抗的情況；相信在看完後，我們比較能更了解隱藏在一些現象後的真相，能對中美洲人的世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同情。

這幾年在美國一些城市的街頭、或小巷中，有時我們會看到一些膚色深褐、印第安式穿著的人群；他們或在聊天（講著我們聽不懂的話）、或在販賣一些手織品，或整日在街上徘徊。有時在餐館、或教堂中，我們也會見到一些安安靜靜、行動舉止土土有些笨拙的一些不像白人，但也不像東方人、黑人的人；他們或在幫忙打雜、或在掃地之類。有時在「跳蚤市場」，或室外展覽會上，我們會經過一些攤子，上面擺滿了有著或紅或綠或黃或黑條紋的毯子或套在身上像「荒野大鏢客」的大袍子，這些人是誰？在我們的經驗中立刻即可推斷出他們應是拉丁美洲的人，那羣在一起吵吵鬧鬧，看起來既「陌生」又「危險」、又有些髒又有些土的人。沒錯，他們很多是由拉丁美洲過來的；不過很多人主要是由中美洲的薩爾瓦多、瓜地馬拉跑過來的，而且他們還是非法的難民。

據報導，在美國境內約有五十萬非法的薩爾瓦多難民；他們散居在各城市的角落，時時擔心被移民局逮捕而給遣送回去。在已被遣送回去的三萬二千多人中，至少有一百卅個以上的難民，在回到薩爾瓦多後，不是被刑求，就是失蹤或給殺了。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由一些報導中也可看到，在美國有些宗教團體也紛紛在各地設立中美洲難民庇護所：在堪薩斯州的小鎮上、在俄亥俄州勞工社區的教堂中、在紐約市長老教會教堂內，我們都可看到一羣一羣的「難民」。另外，更有一些團體的成員，主動跑到美、墨邊境去幫助難民偷渡，幫他們輸送到美國其他地方。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官方在抓非法難民，而且將之遣送回國（不論這些難民回去後可能的命運）。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美國的民間宗教團體紛紛組織起來，來協助這些中美洲的難民。是在難民「處理」上，宗教與政府對上了嗎？為什麼會對立起來？如果對立上了，它們之間打的又是那一種戰爭呢？

一、人民 (El Pueblo)

自八〇年代以來，美國人逐漸覺悟到在他們槍口的對面，不再是什麼「越共」、「東方鬼」之類的「醜惡敵人」，而是一大票因美國外交政策而導致大暴政下而逃到美國來的一些手無寸鐵、半死半活的難民。他們不再只是個抽象、醜怪的影子，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一個在芝加哥教堂得到教會庇護的難民說：「我們逃離開薩爾瓦多，因為在那兒，我們得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不知什麼時候就會給抓出去殺掉；而且我們也不知道能往那兒逃。」

在有些難民身上，我們可看到遭受過刑求的痕跡；有些也曾被子彈打穿過。他們只能喃喃的道出所經驗過的片片斷斷。另外，在他們身上還有看不到的傷痕——作惡夢、失掉親人、子女後的心碎……

這些難民可算是活過來的人，雖然他們仍然在掙扎；但他們也更是那些已死的、或仍在暴政生存下的人的見證。他們反映出一群流離失所的人，看不到任何前景；他們也一直懷念他們家鄉的親友、他們的「人民」。「人民」這兩個字，在西班牙文指的是佔絕大多數的窮人，他們一起聯合起來奮鬥，想爭出個新歷史。這些窮人間的聯結，不僅靠著血緣、種族、文化……等因素，而且更靠著一種道德性的力量。也正是這種道德性的力量，使得流落在美國或其他拉丁美洲的難民，仍能與在家鄉的「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鬥。

由於他們類似的宗教信仰，使得這些中美洲的難民較容易進入美國的宗教社區。他們在聚會中，講述他們許許多多的恐怖的、反抗的故事。這使得美國的一些教會、教徒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的世界，也使得美國人逐漸聯想到其他地方的一些類似情況，像：西貢、美萊村、或更早的，像奧斯維茲等地

的大屠殺。(按：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在這個波蘭的集中營屠殺了至少一百萬人。)

這些難民的親身故事，使得北美洲的一些宗教團體在信仰及道德上必須做個決定：要保持中立，或要庇護這些難民。在一九八〇年被秘密警衛謀殺的薩爾瓦多主教羅梅洛就曾說過：「我們不可能保持中立……我們不是站在薩爾瓦多人民這一邊，就是會成爲屠殺他們的從犯。」

但要美國宗教團體出面來庇護這些難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他們發現，出現這些難民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的對外政策。爲了維護美國大企業的經濟利益、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政府是不顧代價、極力來維持它「後院」(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盆地一帶)的「安全」。自從七九年尼加拉瓜的美國孝子索摩薩倒台之後，美國一面致力於用盡各種方法來打垮桑定政權，另一方面又增加對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等地的軍援；支持當地獨裁政權，使之全力剿平任何內部人民的可能動亂。這種恐怖暴政，自然使得不少當地人民，四處逃散，而成爲無家可歸、無國可去的難民。

另一方面，宗教團體也發現美國政府有意或無意的違背一九八〇年成立的「難民法案」。此法案表明，任何逃避迫害的人，皆有在美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事實上，自一九八〇年迄今，在三萬個申請政治庇護的難民中，僅有百分之三的人得到通過。在八一、八二年，美國是世界諸國中唯一把薩爾瓦多難民再度推回虎口的國家；每個月一千餘名給遣送回去。在八一年，有五千五百個薩爾瓦多難民申請政治庇護，美國政府只准了二個。一般移民律師都知道，薩爾瓦多難民，是最夠資格來申請政治庇護的，但他們卻不斷的遭到拒絕。這也顯示出美國政府把這件事當政治事件處理。有位律師即說過：「如果這些人是蘇聯的芭蕾舞家、或羅馬尼亞的網球選手，他們立即就可得到庇護。」

另一方面，宗教團體如要庇護這些難民，也直接的就與美國法律對上了：每藏匿一個非法難民，可判五年徒刑及二千元的罰金。

雖然困難重重，一些宗教人士還是挺身而出。一些南方長老教會的牧師與一些加州灣區聚會所分別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公開的宣佈它們教堂對任何中美洲的難民開放大門。在短短二年內，全美各地有

二百七十多座不同教派的教堂、聚會所等紛紛響應，設立庇護所。另外，共約有七萬餘教友，紛紛組織聯絡網，專門幫助由邊境逃來的難民，幫他們輸送到各庇護站、協助安頓他們的生活。於是一種庇護難民的運動油然而生。

美國官方怎麼會坐視這種事呢？早在八四年二月，一些在羅梅洛難民救助中心的義務工作人員，於某清晨五時在邊境大河峽谷(Rio Grande Valley)正準備幫三個薩爾瓦多難民載入城市中時，給攔了下來。其中一義工史特塞被控：資助、教唆、遣送非法難民。那三個難民則被隔離，不准會見任何律師。史特塞稍後被判有罪——六個月緩刑。在打擊德州邊境的庇護活動後，美國政府下一個目標是阿歷桑那州邊境的運輸難民線。共有十六位義工，其中包括三名修女、二名教士等，被控觸犯七十一項罪名：共謀、鼓動、協助非法移民進入美國，而且還提供他們住宿、運輸。

在擴大追查網後，美國政府更進一步把難民遞解出境，同時用起訴來威脅那些庇護義工，強迫他們入法庭合作、作證。

大多數的起訴證據，是由那兒來的？原來是一些官方線民，他們藉著上教堂聚會時，身上裝著竊聽器，偷錄下來的。宗教界人士則認爲這種監視，一方面是對人權的威脅，另一方面也沒必要如此做，因爲庇護已是公開的事了，另外，美國政府也更進一步提出有些事項不宜在法庭中提出的提案；譬如，有位法官就宣稱，把國際法，一九八〇年難民法案、宗教信仰，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發生的事件、美國的外交政策、難民被迫逃難的故事等在法庭上提出來，根本不能做爲避免判刑的理由。另外，被告也不能在庭上，使用「難民」這二個字，或批評美國移民政策。

有一被告認爲，美國法院的這種作風，「主要是想叫那些經歷過暴行的難民，叫那些協助難民的義工在法庭上開不了嘴，使真相不致因此外露。而使得中美洲的內戰，就美國民衆看來，既遙遠，又不真實。」

但被起訴的人大多仍繼續從事原有的救助工作。有的在被釋放後次日，又去邊境幫忙輸送難民了。一個難民說：「在瓜地馬拉，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受到監視。大家都明白，下一個被殺的可能就是自

己。逃離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如果我們給送回去，一定會被槍殺。」

目前，全國各大城市，幾乎都有宗教團體設立的庇護站與救助活動。庇護義工們除了向移民局示威外，也組織起來，做全國性的聯合服務。

二、在新右派戰略主導下，美國政府的出擊

要想真正明白逮捕庇護義工這現象，我們還是得由雷根政府對「進步教會」的策略談起。

雷根政府的目標，在「聖塔非文件」中，說得十分的明白：美國的外交政策，得先由對付在拉丁美洲興起的解放神學開始着手。一些馬列份子，把教會當作政治的工具；他們藉著打入宗教團體，而來散播共產毒素，來反抗私人財產、反對資本主義。

這份文件，更進一步說明美國必須動用她的安全系統來對付由中美洲而引發出來的「內憂外患」，來推展美國的「國家利益」。「……我們的武器，配上全美洲的人力，因此我們可為全美洲造出個自由的半球。」這份「聖塔非文件」，基本上是雷根政府對拉丁美洲政策的藍圖。它計劃支持中美洲一些國家各項軍事訓練課程，軍事、科技的協助。早在一九八〇年，雷根的中美洲政策即指明，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權是恐怖主義份子，如美國不及時阻止，則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最後到墨西哥也會跟著倒下去。因此美國得創一軍事安全體系，及展開各種宣傳戰。

「聖塔非文件」中也指出，美國許多傳播機構對拉丁美洲情況的報導，既不完整，又太偏向同情那些當地主張全盤政經改革的份子。它更進一步批評美國國內的一些激烈活動人仕，說他們既不了解那些國家的真正政經情況，又會有意扭曲新聞，而來「傷害我們的朋友，光彩我們的敵人」。

美國政府如此憎恨庇護運動，是因為一旦難民來了，美國民衆就會由難民口中，清清楚楚的聽到他們在暴政下受迫害的情況。這與美國官方的宣傳完全不同，而且會使得更多美國民衆懷疑起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另外，美國政府也逮捕以前曾做過警衛的薩爾瓦多難民，免得他們向新聞界說出他們在美國特種部隊中訓練的目的。

三、進一步的戰爭

美國政府，毫無疑問的，一直想來消滅、併吞、滲透、抹黑整個庇護運動。其另外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在道德上立不住腳，而庇護運動是有道德為其後盾的。一官方人員伊利特說得很清楚：「中美洲的戰爭，是打著為了道德而戰的旗幟。但當許多教會反對、攻擊我們，說我們這種做法毫無道德可言，我們這場戰就很難打贏了。」

仔細分析起來，美國政府打擊宗教庇護運動的手法與一九七一年為玻里維亞總統班瑟所實施的「班瑟方案」，有異曲同工之處。目前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中，其統治者也採用「班瑟方案」來打擊、消滅、抹黑一些進步性的宗教力量。下面摘錄幾項：

——絕不攻擊教會整體、或整個主教團；只選擇教會中一些個別的最前進份子作為打擊對象。

——想法控制某些教會。

——「中情局」已決定參與此打擊行動，它保證提供我們一些教士的資料（個人文件、學業、交友情況、住址、寫作、與國外關係……等。）要逮捕人時，應選在鄉下、或小巷道中，或在夜間。一旦捕了個教士，應立即將一些事先準備好的計劃叛變的資料塞入他的手提包中；如果可能的話，也在他家中塞些資料，最好再加支高口徑手槍。先在他面對主教、民衆前，做好抹黑工作。

——用任何可能的傳播媒介：新聞、口語……等來打擊那些教會中前進的教士及教友。

——與一些主教、教友保持良好關係……這樣我們才能讓民衆知道政府對教會並未有什麼有計劃的迫害，而只是在掃除一些少數的教會搗蛋份子吧。

即使在宗教多元化的美國社會，「班瑟方案」中的一些策略仍可拿過來套用；一方面可壓制自己國內的宗教運動，另一方面又不致招致什麼迫害宗教之名。

美國政府喜歡施展的另一套策略，是在庇護運動中製造分裂，製造不同的意見。它的作法是先抹黑激進的一方，然後他們被捕也就「理所當然」的了。它把欲打擊對象劃分為二類：大多數是好人，一小撮是壞蛋。壞蛋是共產黨，是「有陰謀」，是

「極端份子」，是打著宗教羊皮的；好人呢，則是運動的主流，守法的，他們有些天真但是熱誠的、好心的。國務院、移民局把那些在庇護運動中喊解放神學的人說成是政治份子，而非宗教人仕。

先不論這種二元化分類的荒謬性吧，至少庇護運動多少因此而受到一些影響。有些教會為了亟欲證明自己的純正宗教性，自然就退縮了。愛荷華一位牧師就指出：「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清白，說自己教會中只有神職人員及教友，只會使得右派力量更為得意罷了。他們一直在自由派與左派之間、宗教與左派之間硬劃線；如果他們能叫自由派閉上嘴，或叫他們主動與左派劃清界線，而且如果他們能壟斷、操縱宗教的話，那麼左派就完全被排在圈外，而右派即可控制整個政治了。」

如果庇護運動本身也接受此種劃分——一邊是真正純宗教的活動，另一邊是非宗教而有企圖的活動，那麼它事實上就是在替壓迫者抓刀罷了。伊利特在公共電視台的演講，也是在製造運動的分裂；他說他了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教友給捲入庇護運動中：「我認為有許多好戰者，或這麼說吧，好戰成性的活動份子，他們其實主要在反對的是，美國在薩爾瓦多的政策。我認為他們在有意誤導全國許多教友及人權團體，讓大家誤以為三〇年代的大恐慌時代又來了；如果大家不起來行動的話，一週內，成千上萬的人都會死光。我看過教會中散播的一些資料，它們全都在造謠生事；任何人看到這些，都會忍不住要加入庇護工作的。我願對那些捲入運動的人說：先去找你們的參、眾議員吧，或在他們競選時向他們提出這些問題吧，這是個民主國家啊，你們應先試過各種民主管道後再說吧。我想他們絕沒這樣做，他們存心要犯法。」

伊利特也沒頂錯，庇護運動很清楚自己在支持、庇護難民本身就是個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行動，但官方的作法，除了想抹黑一些人外，也未必有多少成功。芝加哥的一庇護工作人員就說：「沒有愛心的解放行動，只是場權力鬥爭；不能有解放行動的愛心，只能算自我宗教上的安慰。要愛心能真正發揚，我們得先爭取解放，打破任何實施愛心的障礙。當我們在法庭上引述馬太福音，宣稱我們的道德責任是在使得飢餓的人有食物、受凍的人有衣穿、沒家的人有住所時，我們自然會探求造成這一切貧

困、痛苦的最終來源；我們難道不願指出那來源（美國外交政策）？而且用行動來改變它嗎？」

美國政府攻擊的提昇，顯示出逮捕庇護義工的行動會繼續下去，而且教會中右派力量也一直會支持雷根來攻擊教會中進步力量。

在一九八五年春，國務院及新保守派支持的「宗教與民主協會」共同舉辦了一個有關「宗教自由會議」。在此會議中，新保守派學者柏格（Peter Berger）攻擊全國教會議會，說它是「我們時代主要的醜聞，它令人憤怒及噁心。」另外，「宗教與民主協會」也出了份「宗教與民主的特別報導」，它控訴庇護運動有政治用心、毫無宗教性、及有意誤導美國民衆了解中美洲的實際狀況。

華爾街日報及華盛頓時報也在社論中紛紛攻擊庇護運動，說它有政治意圖。

但在全美國，不論政府的攻擊提昇，卻有愈來愈多的人加入庇護工作；他們是抓不完、也關不完。

四、結論

庇護運動仍在各地繼續成長、擴大。但目前它也處在一關鍵期上——它或者會消失？或會漸漸整合到既有體制中，而得到合法的身份？它或會擴大、加深鬥爭：反對美國操縱整個美洲的不義行爲？

當然庇護運動不是沒有缺點的。至少我們仍可看到男性主義、種族主義現象；這也多少反映出美國文化的現況。但另一方面言，也正是因為有許多白人的參與，而不是黑人、印第安人、或中美洲人，才使得大眾傳播特別注意此運動而詳加報導。

或許我們可以總結的說，美國教會的庇護運動，所真正要挑戰的，倒不是移民法，而是美國自十九世紀以來，依著自己種族、階級的偏見，對拉丁美洲所實施的剝削制度。中美洲難民的事件，或許只是另外個引子，引帶出美國民衆對自己政府的國外政策重新的一個檢討、與抗議吧！

附一：本文大部分資料採自「Renny Golden : Sanctuary ; Choosing Sides .」 Socialist Review # 90 (Vol.16. # 6) Nov ~ Dec. 1986 P.97 ~ 110.

民主花車大遊行

「民主」在西方已經談了幾個世紀了。在中國自廿世紀初，大家也在談、也一直在爭。

「民主」已快談爛了，也快爭爛了。但大家還是一直在談、一直在爭。這名詞，像個大垃圾袋；什麼觀念都可扯進去，跟它聯在一起。它又像個大旗子；什麼人都想舉、都要搶。

馬克斯說，人類的歷史是部階級鬥爭史。我們如果把這句話換幾個字：人類近代史是個民主爭奪史，好像也沒什麼過分。

到現在，海峽兩岸的人，仍在談民主、爭民主；這多少反映出，不論一個人肯定或否定「民主」，民主的實踐仍有問題：現實仍逃不過民主「理念」的挑戰與批判。到現在，海峽兩岸的執政團體、反對團體都自稱是「民主的」，這多少又反映出，「民主觀念」有時像個「小童養媳」，到處可被人抓來有意無意的給塗塗抹抹、拉拉扯扯的。

「民主台灣」有鑑於此，特別開闢「民主花車大遊行」。每期除請人或寫、或譯一篇有關民主的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討論文章外，也歡迎各界關心「民主」的賢人達仕投稿、批評，共同參加「民主花車大遊行」。透過一輛輛民主花車，希望在將來的不久，能在觀念上至少還給民主一個清白，而且能在行動上更民主；而好為將來的民間社會與政府爭出個民主天地。

民主花車(一)

民主的前途

李達 編譯

編按：

民主基本的理想是什麼？它在隨著西方社會的發展，實踐出來的情況又是如何？社會發展中，有那些情況是早先一些民主理念先驅所沒料想到的？民主仍會有希望嗎？它已變了質嗎？

我們介紹李達先生編譯博標的「民主的前途」一文。它對上述一些問題，做了一定程度的檢驗與探討。我們同時也更希望大家能一起來對這篇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見及看法。

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述他的「歷史哲學」時，有個學生問：美國會成爲世界強國嗎？黑格爾顯得十分不悅，他回答說：「說到世界未來的強國，我不會想到美國……，哲學只處理永恆、或理性的事，而在這兒已有太多事得做了。」韋伯在第一次大戰後於慕尼黑大學發表他那有名的演講：「科學做爲一職業」時，有學生問他對日耳曼未來的看法；他說：「教室不應成爲煽動家或預言家的地盤。」

不論人們同不同意黑格爾或韋伯的話，但大家一定會承認，對未來遽下預言，是十分危險的事。更何況人們在推斷未來時，又很容易把自己主觀的期許或擔憂也連到推測上面。歷史有它自己的路，它是由成千上萬人的微小行動合起來帶動的；它往往與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背道而馳，而且任何人都沒有能力來把千千萬萬的片斷，併成一個真正完整的歷史圖片。也正因此，許多大師在預測世界未來前途，總是出毛病。

如有人問我，民主會有前途嗎？如果有，那麼這前途將會是什麼樣呢？我只能回答說我不知道。本文所要談的，僅僅是對目前的民主政治狀況的一些觀察；如透過這些觀察，能找出民主政治的可能發展，那是最好不過了。

一、民主最基本的意義

與專制政治比較，民主政治是多了幾項規則；而其中最主要的兩項是：(1)是「誰」有權來爲大家做決定；(2)決定的「程序」又是如何的。我們都知道，一個社會要能繼續生存下去，它必須要有一些共同的意見，才能把它的成員拉攏在一起。即使這共同的意見，只是少數人決定的，它們也得獲得大家的支持才行。要如何來獲得大家支持呢？基本上，這得靠一個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來定：①誰有權來替大家做決定；②決定的程序問題。

從誰有權替大家做決定這問題來看，民主政治是：社會中大多數的成員有權來爲自己社會做決定。但在這兒，「大多數人」十分含糊：它實質上，可由社會中的「少數人」到「絕大多數人」。但我

們不能說「所有的人」，因爲即使在最民主的社會中，也不可能人人有決定權（像：小孩、精神病患等人，目前，即使將來就不大可能有決定權）。因此，「全民政治」、「全民政府」等，僅僅是個觀念罷了。我們只能說，一個「只准男性才有投票權」的社會應該比一個「有財產者才有投票權」的社會更民主些；但它又比「成年男女都有投票權」的社會少些民主。有人說，在這過去幾世紀，社會一直在慢慢民主化，這是指社會中，有投票權的人數比率愈來愈多之故。

至於決定的程序、方式，在民主社會中，是「多數決」。一個決定，如果受到有決定權者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它就可成爲全體的決定，對社會中每個人具有約束力。如果「大多數人決定」即算有效，那麼「全體一致同意」的決定，應會更有效了。但「一致同意」的現象，比較是獨裁國家的特徵。在民主社會，一致同意的表決，僅出現在特別例子中：像在一特別限制成員的社團中的民主表決；或像對一些十分嚴肅的議題，如有一成員否決，就不能通過的情況下；或像在一些不頂重要的議題上，有成員不支持但默認的情況下，才會有一致同意的決定出現。

另一方面，除了前面二項（①絕大多數的國民可直接、間接的參與、訂定決定，②社會由大多數人來治理）外，民主最基本的定義，還有第三項，才夠完整；那就是：有決定權、選舉權者，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這也是說，如要能有自主的選擇，則選民們一些權利，必定得事先受到保障：像集會、言論、結社等的自由。國家應有一定的力量，但它的力量絕不能擴張到憲法中所規定的「不可侵犯的人權」上面。一個民主政治的開展，是以人民的權利爲其基礎的。憲法中提到的這些人民的權利，不應僅僅是民主遊戲中的一些規則而已，它們是一切規則的基礎。有了這基本民權，民主才算存在。

所以自由國家乃民主國家的先決條件，但二者又相輔相成：有自由才會有民主，人民得先有一定的自由才能來發揮民主的力量；反之有民主才會有自由，先有民主的力量，才能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存在。我們由歷史中可看得清清楚楚：一個社會要垮的話，它其中的自由與民主二者是一起垮的。

二、理想與粗劣的事實

由上面所談的一些民主的基本原則，現在我們接下來看看目前實際民主社會的情況吧。就目前情況，許多人稱之為「轉型中的民主」。如果有人想搜集這方面的研究，一個圖書館都裝不下。這「轉型」兩個字太含混了，各種說法都有：右派說民主會慢慢導致無政府狀態，整個國家會因而瓦解；左派則說議會式的民主，只會帶出專制政治。我們不妨避開「轉型」意義的爭辯，而來直接察對「民主的理想」和「實際的民主情況」間的差異吧。在「齊瓦哥醫生」一書中的最後，齊瓦哥的朋友高登說：「歷史總是一直在重演。早先認為是神聖、高貴的東西，到後來都成了十分粗劣的事實。像希臘引出了羅馬，而俄羅斯的啓蒙運動帶出了俄羅斯革命。」在此，我們不妨照推一下：洛克、羅梭、托克維爾、邊沁、彌爾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到後來都變成×××（隨意可填個名字，皆無疑）的行動了。

以下我們討論的重點，著重在「粗劣的事實」、而非那些「神聖、高貴的自由、民主理想」方面；或者說，討論將著重在這二者的差異。

(1) 多元性社會的產生

民主乃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式」的社會觀上；這個社會觀與以往古代、中古時期倡行的「整體先於個別」的觀念不同。新的觀念認為，社會，特別是政治社會乃是個別個人集結而成的。在近代社會中，有三種思潮引發出傳統有機社會觀的解體、與個人主義式的社會觀的形成：

①十六、七世紀的社會契約論：它認為除了民間社會外，另有一個自然社會（State of Nature）存在。這「自然社會」乃是由一個個自由、自主、個別、平等的個人組合而成。這些個別的個人，可相互協定，將自己一部分權力賦給一公共權力。而這公權的產生，主要是來保障各個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

②政治經濟學：它分析社會、社會關係；它的對象仍是以個人為單位：經濟人。而這一個個人，依亞當·史密斯言：「在追尋個人最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在無形中更有效的來增加社會全體的利益。」

③邊沁·彌爾的功利哲學：它設定一客觀主義式的道德標準，而不再需借助什麼含混的觀念（如：「自然」）來辨別是非善惡。而傳統的「公益」（Common good）也給轉化成「社會中最多數的人的最大快樂」了。

民主的理想，是設在：在個別的個人與個人間相互成立了協定之後，就創出了個「政治社會」。民主描繪出一種國家的形式：在衆多各個人與他們的政治代表之間，不應有什麼（盧梭所反對的）具排他性的、各自獨立的小團體出現，來做為雙方的代理。

但在實際上，又是如何呢？實際存在的民主政治恰恰與此理想相反，我們通常看到的是：各種政黨、各種性質不同的協會、各類職業的工會出現；而在各種團體紛紛出現後，一個個的個人反沒什麼力量了。有組織的團體，而不是一個個分散的個人，反而成了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主角。在這種社會中，我們看不到那些有權而能直接、間接參與政府的個人，反而是衆多分別在互相競爭的團體，而且它們相對於中央政府，也有其一定的自主性。在民主的理想中，自主的應該是個人；但實際上，卻是各團體。在理想中，社會應是只有一權力中心而且是向心的；但實際上，它卻是個離心的社會，而且在其中卻是有許多個權力中心。政治學者稱此種社會：多中心的、多元統治的社會。民主的理想，是建立在人民自主性上，它應是一元性的；但實際的社會，乃是個多元的社會。

② 相互衝突的利益

由第一個轉變（有關權力分配的問題），引發出民主理想的第二個轉型：有關「代表」方面。

現代的民主，乃是以代議制的形式出現，這自然需要政治代表了。換句話說，在代議政治中，公民選出代表；這些代表不應聽命於任何特殊的人或事，而應來全力謀求整個國家的利益。但這原則又與另一原則相衝突：這些代表既然給選民選出，所以他們也得在一定程度上聽命自己的選民，替他們謀求他們特別的利益。這方面，最有名的爭辯，是法國憲政大會訂定一七九一年憲法時的爭辯；最後結果是認為：選民一旦把衆議員選出來，這些議員不應再代表選民、聽命於選民；他們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

以往代表國家的是國王，他不用聽命於什麼人；但在民主代議制中，代表國家的是公民選出來的代表所組成的衆議院。它有其客觀自主地位，而不必只聽命於某一群選民。

但事實上與此完全相反。在一群由許多自主的、相互競爭的團體所組成的社會中，代表國家、謀求國家利益的衆議院，真能保持其超然、自主的地位？在每個團體都想把自己特別的利益說成是全國利益時，是不是會有一客觀的標準來讓我們清楚的分辨出全國共同的利益與各個團體的特別利益？那代表一定特別利益者，必然會有一定的限制。工會的代表，一定是爲工會爭福利；但議會中的代表呢？他們不是得聽命於自己的黨紀嗎？議員能當選，多半靠自己黨的支持；因此他唯一要擔心的是不要觸犯黨規。

我們在許多歐洲國家都可見到類似的現象：議員們與其說是國家代表，不如說是更像一些利益團體的利益代表。各利益團體透過他們身上而來影響議會，這造成一種新的體制，有人稱之爲「新共同體」(Neo Corporative)：大工、商企業與政府聯成一氣。在此體制中，原本應代表國家利益的政府，只成了個黨派、團體間的協調者，或更甚至與它們站在一起。有些替此新共同體說話的人，大肆宣揚這種制度可使各大黨派、企業間的衝突漸少。但這新共同體，真正代表的乃是各大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代表國家這事倒反而變得次要了。

③ 少數人統治的延續

第三個理想與實際的差異，乃是少數人統治的現象仍繼續延續下來。這方面的問題，自廿世紀莫斯科(Mosca)提出他「精英份子的理論」後，已有太多人在談了。民主的理想之一乃是自主的自由，如盧梭所言，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因此制法者也就是守法者，而用代打破傳統上的統治者、被統治者之分。但在目前的民主情況中，好像早已失去這個人自主、自由的原則。有人說，未來世界應是個電腦政治時代，人人可很容易的靠按鍵來做直接的投票。這講法有點幼稚。像在意大利，每年通過的法規多如牛毛，如果真要實施直接投票，每個公民每天至少得投一次票。過度的參與會導致生活過份的政治化，而極可能引發出政治冷感的情況，

爲吸引熱情的少數，而來換取大多數人的冷漠；過份民主有時是民主自己本身的大敵。

當然，「精英主義」在民主、獨裁政治中皆可見到。連莫斯科這位保守的、非民主主義的自由派也都明白這點；他認爲少數人統治是一直都會有的，不同形式的政府，主要是由它們不同的結構、組織而定。熊彼得(Schumpeter)說得好：民主政治的特色，並非在消除精英主義；而是有許多精英份子、相互競爭，爭取民衆的支持。

④ 受限的領域

如果說，民主並未能把寡頭政治完全打倒，那麼它在擴張民主決定的領域方面的成績就更差了。這樣一來，我們所要區別的，倒不在於多數人的權力或少數人權力方面；而是在上昇，或下降的權力方面。在這兒，我們只能說民主並未能貫徹到社會各領域中，而不能說民主未能實踐。因爲現代的民主，是先認定：不論一個人是工人、學生、軍人、消費者……等，只要他／她是公民，他們就有權來控制各級的政府及其決策。如果在普選設定之後，還要更進一步的談民主，這時焦點主要倒不是在談由代議制走向直接、全民的民主，而是在如何由政治上的民主給擴大到社會上的民主方面。這時，主要的問題不在「誰能投票？」，而是「在何處可投票？」換句話說，如要考察一個地方民主的程度，至少得有二個標準：①有投票權的人數、比率的多寡；②可使用民主投票的領域的多寡，但就目前言，除非工業社會中的二大權力中心：大企業與行政當局的聯結能給切斷，否則社會的民主化仍有待努力。

因此，要談民主，我們也應強調，在那些傳統上非政治性的領域(像：工廠)中，工人們也應有一定的權利，來實踐他們廠內的民主。

⑤ 權力公開化

第五個差別，是有關消除地下權力的問題。民主與寡頭政治的比較，已有許多人研究；但沒有多少人來專門研究地下權力這問題。民主制度的成立，一方面是靠著把地下權力消除，另一方面設立個政府，它的舉動言行，都可在民衆前公開的，當代民主，乃以古代雅典等「城邦國家」的民主爲模式：

那時，人們在陽光下，悠哉的聚在市場廣場上；在聆聽過各式人發表的各種不同言論後，人們可自由的決定自己的看法。柏拉圖是反民主的，他說這是「舞台政治」。但與絕對國家專制政治比起來，民主政治的好處之一乃它把權力過程公開化，讓民衆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不像前者把有關國家、政治大事全隱藏在少數人手中。

康德在「永久的和平」中，也談到：「任何關聯其他人權利的行動，如果它們底下的基本原則不能公開給民衆審察的話，這些行動就是不公正、不義的。」我們試想想，有那一個國家在簽訂國際條約後，敢公開宣稱它不會遵守此條約？那個公職人員，敢公開宣稱他能動用公款來謀私利？政府有公開其行動的義務，這一方面，可使得民衆能明白那些掌權者的所做所爲，而能有能力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使得民衆能清楚的分辨出那種作法是合法的、或非法的。

當然也更不用說，在我們這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民衆更需要能來控制政府權力了。政府可利用科技、電腦來偵測民衆的任何活動。人民生活中的任何細節，即使動用成千上萬的秘密警探，也比不過用電腦來收集民衆的資料。政府靠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可使它的權力無限的擴張。如果對「誰來控制控制者？」這問題沒有適當的解答的話，則一個民主、公開的政府會逐漸變質。這不但符合民主理想，而且會朝著反方向走去：倒不是民衆有最大的權力來控制政府，而是政府有最大的權力來控制民衆了。

⑥ 公民的素養訓練

第六個差異是有關民主訓練方面。在過去二世紀中，許多人都提到：要公民脫離從屬的地位，唯一的方式乃讓他們有一定的權利；民主的素養只能由民主的實際訓練運作中而養成。而不像雅各賓（*Jacobin*）的模式：先有革命專政，之後才會有一充滿美德的新紀元出現。一般高唱「民主」的人仕，也強調：民主是種美德——對公共事物的關心；另一方面，民主能豐富美德。最好的例子，是彌爾在他「代議民主的思考」一書中，區分兩種公民：主動的、與被動的公民。他認為統治者必然喜歡被動的公民，因為他們聽話、馴良；但在民主中，公民

應該是主動的。被動的公民，對統治者言，就像一群綿羊，只顧自己身邊的綠草。彌爾於是呼唱選舉權應擴大到各平民階級；他認為：防止大多數暴力的方法，乃是讓各平民階級也能參加選舉；因為富人階級只佔全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他們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另外，他也強調，投票參選本身，即是種民主訓練過程。也只有經過民主的辯論，才能使得那些，譬如成天窩在工廠的工人，能開始逐漸了解他個人的切身利益與外界環境的關聯，才能遇到其他不同職業的人而來相互交換意見，才能成爲主動的公民。

美國學界，在五〇年代，對公民民主的訓練有許多的研究與討論。我記得其中有一項是有關公民參政的原因分析。它大致上可分二類原因：其一是爲了透過選舉結果而可得到一定利益而投票；其二是爲了要表示意見、發揮自己權利而投票。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實際的運作情況吧。首先，我們發現到，在既有的民主社會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選民，對選舉漠不關心，或者覺得無能爲力，他們既不想爲了個人一定利益，也不想爲了表達什麼意見而投票；他們對這一切，完全懶得理會。雖然有人用各種解釋來說這現象也有它正面之處。但再怎麼說，我們也不能否認，不參與投票，又有什麼民主訓練過程而言。

另外，在投票率高的社會中，我們也可發現，許多人投票是因爲想來換取一定利益。而少爲了表示個人意見；投票給某人是爲了換取他將來帶來的「好處」。當然，也有人會說，這種買賣式的投票也沒什麼壞。在此，我記得托克維爾在一八四八年的一次演講中，十分惋惜的提到民主的變質，他認爲買賣式的投票、投票是爲了個人的利益，這種現象，是種自私、道德墮落的表現；一些選民自以爲有了政治權利，即可來利用它們來圖謀自己的利益了。

三、未曾預料的問題

民主理想，到頭來還是未能完全實踐。真能實踐它所提倡的理想嗎？我認爲不能。我們先不談早先所說的，神聖、高貴的理想，或粗劣的事實吧。至少在當初，沒人料到現代社會會變得如此複雜。至少有三個當初未曾預料到的問題，使得民主理想不能充分實踐出來：

① 技術官僚體質的政府

隨著社會的發展，早先以家庭為基礎的經濟逐漸由以市場為主的經濟所取代，然後又由具調節、計劃性的經濟取代。在第三類經濟中，經濟需要政治來幫忙；這得需要一群有高級知識、技術的專業人仕才處理得了。早在上世紀，聖西門即預測科學家組成的政府，將會取代由律師組成的政府。但在這些年間，電腦的發明與突飛猛進的發展，遠超過任何人的想像。電腦技術，只能靠專家；因此一個技術官僚為體質的政府，便呼之欲出了。

科技統治與民主制度是相違背的：如果說，工業社會中的主角是專家，那麼一般公民的角色又在那兒呢？在科技統治的社會中，只有專家才有決定權；而民主的原則是每個人都能決定任何事；這是相互衝突的，在現代社會中，有愈來愈多的問題極需解決，譬如：降低通貨膨脹、提高就業率、收入的分配更合理化、環境污染……等等。這些問題，一般人缺乏特別的知識，是解決不來的。

② 官僚組織的擴張

第二個沒預料到的問題，是官僚組織的擴張，在官僚組織中，權力依組織高低層次而大小分工的；它像個金字塔，權力由上往下傳。但在民主社會中，權力是由下往上走。

其實，民主制度與官僚組織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近。愈民主的國家，官僚機構也愈多；官僚化可算是民主化的結果之一。韋伯很早就看出這二點間的關聯。在早先的民主政治中，是有財產才有投票權。於是「國家」僅像個有產者的協會一樣；他們只要求國家至少執行一項功能：保護至高無上的「天賦人權」：財產權。後來，投票權給擴大到不識字者的身上，於是他們自然會要求國家設訂「義務教育」的權利。當投票權再擴到無產者身上時，他們也來要求國家來保障他們工作、社會保險、醫療、低房租……的權利。於是在「福利國家」中，一群又一群的官僚機構給設立起來，以應付公民的要求。

③ 辦事效率降低

這是第三個未曾預料到的問題：民主制度帶來

的低效率。有人指說，民主是無能的（the un-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y）：因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中，民間社會比較能擺脫政治的控制，而給解放出來；這樣一來，反而更使得民間社會向政府做的要求會愈來愈多，而且愈快，政府也只能盡力滿足民間的希望。但在要求太多時，再有效率的政府，也不能滿足全部，只好擇量而為；也因此導致一些人的失望。

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中，決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項比較複雜的程序。於是在公民對政府要求愈來愈多愈快的同時，政府回應的也就愈來愈慢。於是二者間，產生脫節現象。這正好與專制政治相反：專制政府一方面壓制民間社會，所以能控制民間社會的要求。另一方面，它的決策也不需經什麼民主程序，所以專制政府對民衆的要求，如有反應的話，也比較快些。

三、結論

談了這些問題，不由得令人擔心民主未來的前途。但我們看看過去歷史，民主之路雖然曲折的，但它仍在往前進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幾年內，意大利、德國的議會政治給推翻了。但在第二次大戰後，民主又在一些國家中給建立起來，而且至少直到目前，還沒給推翻。另一方面，即使有大多未預料的問題，但我認為這些問題也不致於把民主政治給轉到獨裁的路上。這二種政治制度，畢竟有本質上的差別：民主政治再如何的轉型，有些基本的東西仍不會變的，像保障：人民自由的權利、各種相互競爭的政黨、定期選舉、普選……等等。

最後，有人也會問道：如果在民主政治中有這麼多規範，那麼在其中，每個人不是又給多多少少的限制住，而不那麼的自由了嗎？當然，自由絕不能給忽略的；但我們也得來想想，這些規矩又是依了那些精神而設定起來的？

■ 註釋 ■

(1)「寬容」的精神：能相互寬容不同的意見，而不會只認為自己才擁有真理，而且硬要把自己所信仰的，強加在別人身上。

(2)「非暴力」的精神：它相信許許多多的社會衝突，能通過民主管道，而不再需依靠暴力來解決。

(3)「透過思想、觀念自由的交流而來改造社會」的精神。

(4)「天下一家」的精神：相信全人類有共同的命運。

美國的另一種控制

蔡三郎

由於七〇年代中期有大量證據指露美國聯邦調查局非法地對黑人民權運動，及各反越戰運動團體做政治性的滲透、分化等「思想控制」活動。司法部於一九七六年確立了一套「準則」——禁止聯調局對和平的政治社團做偵查工作，除非有實際證據顯示該社團牽涉違法犯罪活動。該準則意在保護人民的憲政權利。但是自從一九八〇年雷根入主白宮後，這套保護民權的「準則」已被糟塌得不成樣子。

右派保守主義意識型態強烈的雷根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施行「鐵腕硬漢」作風。它一方面大力支持在其勢力範圍內的「鐵腕政權」，支持這些政權鎮壓反抗運動的能力，焦點尤其放在中南美洲。據人權團體的資料，在雷根第一任內，包括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智利、烏拉圭等各國政

治不滿人士、學生被暗殺、失蹤、刑求的報告大幅增加。它另一方面既明又暗地企圖推翻尼加拉瓜社會主義桑第諾政府，並全力整編、武裝以當年惡名昭彰的尼加拉瓜「國民軍」(National Guard)為主的叛軍，而成為今日有名的「反抗軍」(Contra)。由於美國民衆對於殘暴的蘇慕薩政權及其「國民軍」留有深刻的惡劣印象，雖然雷根一再親自出馬為「反抗軍」做公關並大彈反共的調調，民意調查仍顯示民衆反對其對桑第諾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令雷根政府感到頭痛的是，一些人權組織、教會、學術單位等團體對中南美洲所做的報告否定了雷根政府對這些國家實況的陳述，動搖了雷根政權外交策略的基礎。這些團體完全未牽涉任何違法犯罪活動。依照司法部的「準則」，聯調局不能對他們滲透、分化或調查。然而，雷

根政府為了有效推行其保守主義的外交策略，司法部這套保障民權的「準則」已被強暴了。

今年二、三月間在眾議院民權及憲法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許多參與庇護政治難民運動的教會組織及反對干預中美洲政策的民間組織均指出其辦公室曾被破門而入，被盜走各類的資料、名單及電腦磁片；至於有價值的電腦設備反而不受青睞，充分顯示此類行動的政治意圖。會中，一位奉命對某組織做滲透工作的前聯調局探員作證指出，他的任務是對該組織做分化工作。作證時他指出，由於一直搜集不到該組織的違法證據，他才明瞭此項任務是政治性的。他亦提及曾有探員拿給他看從各項組織裏盜來的資料，證明了聯邦調查局和各組織所發生的盜案間的關聯。令人心驚的是，該前探員指稱他的原先任務是向薩爾瓦多國民軍提

供美國移民局將遞解出境的難民名單及抵達境的時間，並向其提供在美從事反對薩國國民軍運動的各類黑名單。衆所週知，薩國國民軍和臭名昭彰的「死亡執行隊」(Death Squad)關係密切。這暴露出聯調局和專事暗殺的「死亡執行隊」的直接關係。更荒唐的是在該前探員竟將兩位民主黨參議員及一位神父列入「恐怖分子資料冊」中，充分地打破了司法部所訂的所謂「準則」。

據一位人權組織負責人表示，在雷根政府所謂的「外交情報工作」及「反恐怖主義」藉口下，聯調局及中央情報局恣意滲透調查所有不滿雷根外交政策的社團和人士，其目的不僅在於收集政治情報，更是為了做有效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白宮在此類活動中亦有極不尋常的角色，該前探員稱，在他離開聯調局工作後，中央情報局曾接觸過他，意欲網羅他進入一個直接向白宮做報告的「愛國會」(Patriotic

Agents)組織，他們是這麼地說：如果你真的信仰保守主義，就不要管政府的正常管道——直接為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NSC)工作。這個國安會正是目前鬧得滿國風雨的「軍售伊朗」及「經援尼國叛軍」醜聞的主角。一直躲在國安會後面的雷根，可能才是真正這一整套「意識型態外交政策」及「思想控制」操作的主宰。而主宰著雷根的，相信正是代表美國軍火工業政經複合體的——保守主義。

家没人？人没家？

嘉嘉

聯合國訂一九八七年為「替無家者尋家年」。它也打算拍一部記錄片，號召一項國際共同合作，來援助在世界各地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這部記錄片，本來預定好是在巴西、斯里蘭卡、紐約等地拍攝的；但不久，即決定取消拍攝紐約的部分了。據說，這是因為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反對的結果。但是一位美國外交官員則有另一種說法：「我們對拍攝此影片，並無否決權；我們只是向聯合國的有關單位，提出一些我們認為對它有好處的意見而已。」

由這「意見」本身，我們可看出美國國會並不「欣賞」這部

影片的拍攝；而且美國國會自八六年起，即拖延美國應付聯合國的費用：一億一千萬元。

美國國會不「欣賞」此記錄片的理由之一，據說是因為此片並不「尊重」在美國一些不回家的人的「個人權利」。方才那位外交官員，即說得很清楚：「在美國，我們是有不少喜歡在街頭溜答的人。一大群人在路上溜答，並不表示他們無處可去。」

我們能直接了當的就指出美國政府不願意向世界承認她沒能力照顧自己的百姓呢？據估計，在全美各地，無家可歸的人數，在卅五萬到三百萬之間。英國的哈潑雜誌，最近就這方面做了

個調查，題目倒也取得十分有趣：「美國那些可憐又可恨的無家者」。

這些「可憐又可恨」的人，到底是那些人？據哈潑的調查結果顯示，他（她）們包括：越戰的「榮民」，因聯邦醫療經費縮減，而給拋出在街頭的精神病患、因養老金不足而生活困頓的老年人、逃家出走的青少年、失業者……等等。如按項目再排下去，則是傳統上習慣以街頭為生的流浪漢、四處打零工的流動工人等。

看起來，美國政府對這些「可憐又可恨的人」倒是不憐也不恨；它只是想把這些人給「藏起來」吧。

天堂之旅

·廖莫白·

各位旅客：此地是首都台北
時間上午九時，分員正直線上升
請你掩耳閉眼
車子馬上駛過惡臭缺氧的淡水河

到了林口和觀音，我們看到：
一切為了工業，我們的土地
有幾支廢水排放管
勃起的陰莖般強姦著她

大家稍安勿躁，那吵鬧的聲音
是三晃農藥廠與公害防治協會
些微的不快，為了經濟
官方正式解散協會組織

不久彰化就到了，請勿
將頭手伸出窗外
請你和政府站在一起
也相信王永慶防治污染的決心

「明德基金會」是回饋社會
最佳誠意的表示，你能不感動
我們的環保機構與官員
全部寄居在台塑大樓

用過午餐，在輕快的音樂聲中
我們巡看杜邦的家鄉鹿港
大有為的政府不管民意反應
這……我也沒話可說

一路沿岸南下，惜別的西海岸
有一百條細小、巨大的彩色河
傾盡全力注入海洋
我擔心魚蝦就要學王錫爵迷航

看——遠方烏黑的天色
就是高雄，鋼鐵、化學、石油……
各式工廠，佔據高雄的天空
請不要過度驚嚇才好

好戲尚在後頭，恆春
我們安全抱女人睡覺的地方
那兩粒突起高聳的雙峰
是今天不做，明天便後悔的核三廠

各位旅客，現在我們尚在台灣
請閉眼三分鐘，以便保持體力
車子不久，就要駛向——
天堂

（此文轉載自前進廣場月刊，
第四期，一九八六·七）

極權政權的頭痛時間

林仁傑

對數十萬流落在美國各都市
角落中的中美洲非法政治難民而
言，五月中發生的兩件小事，在
他們充滿酸甜苦辣的艱辛人生中
又添上兩天緊湊的喜怒哀樂之情
。

頭一件事乃瓜地馬拉八六年
新上任的具有文人形象的總統塞
瑞卓，在他首度訪美前，向美國
要求其新移民法能對在美國的中
美洲非法移民網開一面，讓他們

能在美國，即使給抓到後，至少
兩年以後才給遣送回國。他的理
由是：如果廿五萬到卅萬瓜地馬
拉的非法移民全給美國遣送回國
的話，這會給瓜地馬拉造成極大
的社會衝擊，而且對當地民主的

發展有不良的影響。另外薩爾瓦多總統杜阿德前陣子也對美國做類似的要求。

第二件事乃美國的反應也快，她的一位高級行政官員立即發表聲明說雷根總統將會回絕這位總統的要求。他也說，新移民法如有太多例外的話，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美國的新移民法自五月初即開始正式執行，它其中規定：任何雇主雇用非法移民一被發現，即會遭到處罰；另一方面它也大赦那些自八二年一月一日前即住在美國的非法移民。據估計如移民

局真正嚴格執行的話，仍會有近百萬的中美洲非法移民給遣送回去。

美國的一些政策，弄得中美洲一些總統十分頭痛啊。以瓜地馬拉為例吧：美國中情局自一九五四年搞垮瓜地馬拉具有民族主義、進步想法的阿本茲總統後，即扶植其軍人政權長達卅一年（直到一九八五年末）。此軍人政權的濫權高壓、殘殺無數民衆，血腥鎮壓原住民的暴行，已引起無數次國際公憤。在八〇年初開始，即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原住民往四處逃難。世界上也只有少

數國家與其維持友好關係、密切合作；台灣即是其少數中的一員。這軍人政權赤裸裸的暴行，導致美國國會前幾年都看不過去了，決定要制裁；這也才導致政權趕緊幫忙改其「形象」，借用「選舉」，換成個文人政府於八六年一月上台，好讓其向瓜國人民、向國際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也方便雷根向國會要求支助瓜地馬拉。

難民是美國幫忙製造出來的，現在美國又要把難民送回去。問題由你製造，由我來解決，怎麼不頭痛。

民主台灣訂閱單

訂閱「民主台灣」___份共___期
(每份每六期10元)請寄下址：

1. 自_____期至__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2. 自_____期至__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3. 自_____期至__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贈閱一期給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以上共訂費美金_____元。

我願捐款美金_____元。

支票寄：OSDMT Treasurer

P.O.Box 2112

Bridgeport, CT 06608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aiwan
(OSDMT)
P.O. Box 2112
Bridgeport, CT 06608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Bridgeport, CT
Permit No. 790

PROQUEST
ILLINOIS
LIBRARY

548

IL 60540